

# 地層

著 濤 田



---

---

---

---

地 層

東方文藝叢書

田 濤 著

東方書社發行

---

---

---

---

一

雲水從黃山關洩出來，溢流進大平原的肺腑裏，就變成一條碧藍平靜的帶子。這村便隱伏在它懷抱裏，從遠處看去，只見一片密密的泥土房子，被那些稀疏木根的樹木遮着，寺宇的寶頂上用石灰抹白的葫蘆光子閃着光。報訊村的外面有幾幾梨樹，葉子也都說得光光的，露出淺黃顏色。附近十幾里外便是一條鐵路，橫肥着蕪水，時常傳來火車的隆隆聲與汽笛的尖叫聲。

秋後的農民們是閑散的，除了趕着牛車把草糞運往田裏，便是掃着麥從田邊去拾糞；誰回來撒些豬圈裏。在村頭破土牆坍倒了的街上，有個小飯棚，這是趙三老頭的家，棚裏分前後兩座院。前院裏有間放火車的草棚一座碾磨坊；後院是他們一家人的住房，四間一房正屋，三間陪屋，還有兩三棵瘦瘦的老白楊，風一吹來，老白楊便是一陣刷刷聲，手裏形大葉子圍着一堆。鴿子飛落在地下的水槽裏飲水，遍地覓食，咯咕咯咕一個不止；突然受驚的呼嘯飛起來，鑽進屋檐裏去，二門的影兒裏面有女人的木底子鞋響，咯哩咯哩地響來。

「趙三媽，趙三媽，……，不在家麼？……」

是一個穿了寬肥藍布衣服的女人，手裡撐着一根拐杖，紮了褲腿，兩隻腳纏得極小。

在走處裏傳出了趙三媽的應聲，跟着是咳嗽，接着便跑出來一個穿着靛藍布衫的瘦弱伙子。

這小伙子看來不過十五六歲，金魚寬鼻頭，一撮大嘴，開來露出滿口黃牙齒，鼻樑下兩條鼻涕似大龍一般，他望見這個人，便發一聲怪笑，也並不給錢打招呼，扭扭身又在房裏跑去，一面跑，一面喊：

「媽，是錢大姨呀，給我哥哥說媒的呀！」

趙三媽一面搔着頭髮，一面已經走出了堂屋門，一張紅魚嘴早就裂開，露出稀零的幾顆焦黑蟲蝕牙，望見了錢大姨就哎喲了一聲，問她冷不冷，趕快請她房裏坐。錢大姨說就要回去的，有兩句裏裏的話要說，於是她側身倚了肥房的牆壁，擡起頭來告訴趙三媽說，給她大兒子領存說安的那門子事，因為聽說日本兵快過來了，娘家要套輛車子送過來。

趙三媽一聽得這消息，剛才笑的臉子立刻沉下去了。

「若是送過俺家門來，有個什麼好歹，俺也担當不起呀！」趙三媽用紅燭眼瞟斜說一下錢大姨說，「俺用袖筒把錢抽進去取暖。在兵慌馬亂的時，她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人是他家的人了，日本人若過來，縱有個什麼好歹，娘家門裏人也不會抱怨的。昨兒我聽說個緊，不是也飛過去一批飛機麼？今兒消息更緊了，站在高處還可聽見轟擊呢。」

趙三媽聽得錢大姨的話，眼睛瞪得更大，又完全注意到戰事上去了。嘴顫抖起來，直望着錢大姨的……

「……真是年頭越來越慌亂，以前是什麼兩軍打北軍，現在又出了日本人。呵，我也聽說昨夜裏從大道上過去很多軍隊呀！」

「我看就是這模樣吧，」錢大姨直起身子說，又撐起了拐杖，「我就告訴她娘家給你們送媳婦來。唉，這也是沒法兒的事，若是在太平年開誰敢把自己親生女兒往人家門裏送呢，就是抬着花轎子去接，有的還拿捏人呢。唉，……！」

銀大媽一面說，一面不停的長吁短嘆。然後不管趙三媽同不同意，徑自撐起拐杖往二門外走出去。趙三媽沉默着，也不知答應好，不答應好，突然傳來的這個消息，她不知是該歡喜是該苦惱，眼子裏似有千軍萬馬奔騰着十分不安。她低着頭把錢大姨送出二門，又拆了柵欄，鮑魚嘴動都不動一下，一切都使她感到壓迫。

錢大姨走後，趙三媽回進二門裏，鴉子們咕咕咕又落滿一地，唯小兒子金存勝子依了堂屋門，叫聲：

「媽呀，我昨兒個就看見一羣學生們，在廟台前面的場子裡宣傳抗日的。媽，還有剪髮的女學生，像傳教的一樣，還唱着歌子，拿着小旗子各處兒裏跑；媽，你看見麼？」

趙三媽抬頭望見金存，滿腹愁悶無處發洩，尋個空子便罵道：

「你這麼大了，不出去幫你爹撒土錢，亂處兒跑，去着那些唱的，養你這麼大有啥子用？看你爹

回來我會詳說，叫你也別坐過土炕。……」突然他又發瘋罵頭牌大眼瞎叫道：「起來，多大也不  
個好，靠牆那門櫃子學叫化子，在裏的窩相。……」

金存剛才的高興，被奪去了，人夜着嘴巴走出柵欄外面，庭院裡便只有鴿子在咕咕咕咕，連鴿子  
鴿子咕咕的響聲。……」

金存走出柵欄擦着外面的土牆擦眼皮。忽地得旁邊有人喊他：

「金秃子，你爲什麼哭？這麼大囉還哭，真不臊！……」

金存睜開眼一看，是楊把夥子史連科，因爲他生得皮膚似鐵一般黑，綽號叫黑肝貨。他看見黑肝  
貨，便提起衣角拭乾眼皮。他還想這黑人對他嘲笑，臉上露出酸澀的姿容。便瞪大眼睛罵道：

「老黑子，滾你媽的蛋，……」

黑肝貨看他還帶着抽泣的樣子，又嘿嘿的笑了，一面說着：

「秃和尚，門裏王，不敢出家門，淨在門裏稱霸王。嘿嘿，你是每漢子眼裏都對村外大寺後頭  
婆。」黑肝貨說着，攏緊了那雙黑臉子，兩隻眼睛瞪着他，雙手叉起腰來。

金存那寬鼻子翹動起來，忽然他把拳頭捏緊，叫道：

「走！到大寺後頭你敢怎樣老爺？……」

可是黑肝貨的臉又笑起來了，他究竟比金秃子年齡大些，不好再同他鬥氣，便發個鬼臉，嘿嘿笑

着，鳴的叫了一聲，回身向着街頭走去，一面走，一面還叫着：

「到大寺台上看戲去了。嗚！！！」

最後鳴了一聲，却回過臉來笑着，表示和金和尚講和，又站住脚問他去不去；金存是最愛玩的伙子，一聽說他去看戲，他心裏便動蕩起來，臉上也立刻浮起一層笑容，什麼都忘了，問黑肝貨去看什麼戲。

「宣傳抗日的。戲台子都搭起來了，聽說又來了許多新戲子，他們唱歌子唱得真好聽喲！！！！」

「不是早就走了麼？」

「走了？誰說的？他們就住在火寺裏喲。聽說還要唱好幾天哩，咱們村裏官人們也替他們砌了爐灶，只要日本人不過來，他們是不會走的喲。」

金存聽了心裏感到十分快活，立刻跟了史連科走去。走出破街頭，拐過一個彎子，便已望見高台廟下面的空場裏，圍聚了一羣人，搭了個很簡陋的小席棚子，棚子前面掛着一張藍布，大概這布幔裏藏着的就是那些戲子們了。金存一看見這許多人，便和黑肝貨一溜煙跑過去，一直跑到棚台前，往人羣裏鑽去。！！！！

忽聽得銀笛啣的叫了一聲，席棚子前面的布幔霍的被拉開，戲台上露出一個駝背的老頭子和一個姑娘來，臉上都抹了白粉黑墨；另外還有一個年輕小夥子，穿着長布衫，腰裏抽了一條繩頭，據說

這是姑娘的哥哥。老頭子說他們一家人是逃難的，因為沒有法兒生活才流離賣唱，看來真是可憐，也只好接濟便聽見老頭子和那年輕伙子敲起鑼鼓打起胡琴來，那用一塊粉紅手巾包起頭的姑娘也裏着怪調亮的嗓音唱起曲子。……

蘆溝橋爲什麼叫蘆溝？

蘆溝橋又是什麼時候修？

橋有多寬多長，多少洞眼？

橋上的石獅子有多少頭呀？

曲子很好聽，也很淒涼，金存聽得正入神，站在他身旁的史連科忽然用平觸一個他的背，低聲說：

「你看見麼，她的紅褲帶都露出了呢，……」

金存不耐煩的扭過頭去，不理史連科，又把頭舉起來望着唱曲的姑娘。唱到半路裏，便聽得人羣中有人叫好的。吵得不能靜心聽下去：

「這些人真討厭，沒有看過戲嘍，好就好麼，還叫什麼？」



「真該揍他們一頓。……」史連科握緊拳頭說。

但是，人聲立刻又靜下來，金存和史連科兩個人的精神又被那台子上唱小曲的姑娘吸去了，兩個人都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直楞楞瞅着戲台：……

他們聽得正入神，忽看見那台子上唱曲的姑娘沒了氣力，眼淚掉下來，唱不下去了。老頭子拿出鞭子抽起她來，台下人羣中便起了哄聲，禁止他抽起姑娘，有人喊叫放下他的鞭子。突然看見一個人憑空跳上戲台去，扭住那老頭子便打，說他太殘忍了。台下的人羣擾嚷起來，喊叫聲四處起着，站在金存身旁的史連科也揮起了拳頭，大聲叫着：

「干你的雞八什麼事？下來，不下來我揍你去！……」

接着他躍上戲台去。金存被一股怒氣鼓動着，也跟在史連科背後，抱了戲台柱子爬上台子去，一時台子上聚滿了人，有的揚拳打那老頭子，有的替老頭子報復，打打老頭子的人，一時異常混亂，四處人聲嘈嘈的叫着：

「人家是演戲的人喇別打他！」

只看見那老頭子把鞭子，扯下來，帽子也摘了，把臉上塗抹的髒東西一擦，大膽才看出他並不是真老頭子，却是個年輕學生。這時候，才都想起這是演戲的，……然而台下人羣中的秩序已混亂得不成樣子。戲台上的人都散去了，從後台裏又走出一個留着頭髮的學生來，兩手向着台下兩一拍，叫

道：

「請大家安靜些，我有話對大家講！」

戲台下的人像蛆一般蠕動了一會，逐漸安靜下來，便聽得台子上的學生撒着京腔，講起抗日的話來……

四天浮着幾朵秋雲，一會，就變成暗紅，太陽含羞的隱藏在那幾朵暗雲背後了。大地瀟瀟着，釜水裏亮閃閃光，映着空中的霞雲和岸堤上的梨樹，這一片美景並不是農夫們喜歡的，他們酸滿辛勞紋路的臉蛋被夕陽照着，在淺褐色的田野裏撒着土糞。

趙三老頭牽着破草襖，把最後一堆土田的土糞撒完，便背起鐵鏟子來那片梨園林裏穿出來。他那潮險黑黢黢的大兒子鎖存還在地溝頭趕着老騾車運土糞，他就大聲的叮囑說，車裏的土糞卸完就把老騾趕來吧，年頭慌亂，早點回去休息。他聽得鎖存應了一句，自己便逕自走向報訊村破街頭，拐進他回柵欄來。

他一走進小二門，就把鐵鏟放下，即聽得堂屋裏的老婆又禱唸着姓君。趙三老頭知道家裏一定又發生什麼事，不然他老婆不會喚姓君的……

「什麼事呀，金兒的媽？」趙三老頭問着，長嘆了一口氣。一天沒住手的撒土糞，感到自己的腰骨有些酸痛，便擡起褲腿，搬來一個小板凳坐在庭院裏，吸起旱煙袋。

趙三媽聽見老頭子回來，便唸着阿彌陀佛走出堂屋來，趕上去把錢大姨說的話轉告給他。她的嘴脣急得顫抖着把錢大姨帶來慌亂的消息，又告訴給老頭子和他商議辦法。老頭子除了吸旱烟，便是沉默，他心裏盤算的並不是人家要送過門來的媳婦，却是他房屋牆角下埋藏的那一塊銀子，若是日本兵過來，被他挖走了，那不就什麼全完了麼？

「金兒的爹，」趙三媽又伸長脖子撇起鮑魚嘴說：「若是人家明日套着轎車子把媳婦送過來，咱們連給媳婦睡的炕兒都沒有呀，你看我給你商量哩，你連哼都不哼一聲兒，光是吸煙，說話就到頭上，你也得想個法兒啦，你怎麼不管？！」

老頭子把含在口裏的煙袋一拔，往地下磕着煙灰，把嘴裏的煙噴出來，長嘆一口氣說：

「我怎麼不管！我們家裏屋子多着哩，送過門來那一間屋子都可住。那牲口屋不是空着麼，叫她住那間。」

「憑，看你這個人，人家新媳婦過門都是把屋子刷飾得白白的，牆上都使紙兒裱了，梁上還打起頂棚，你却叫人家睡牲口屋，看你這人，越老越糊塗，還怎麼是你嘴裏說的話！」

「不睡牲口屋睡那裏？咱們又沒有樓房瓦房？你說，我可想不出法兒來。」老頭子有些不耐煩的說，斜着眼睨了老婆子一下，又扭過頭去。

「你剛才不說屋子多着麼？我看給她把正房的倉屋騰出來，萬不能叫人家睡牲口屋喲。」

老頭子用鼻子哼了一聲，就算答應了。這時，他抬頭向房門望望，望不見金存，便大聲喊了一聲，房裏也沒有應聲。老頭子又抬起頭來，望着老婆子：

「金存這小子又跑到那裏去啦？」

老婆子告訴了他金存這幾天天天跑出去看抗日演說的，被她罵了一頓，不知他又跑到那裏去了。說着，趙三媽便從二門外面磨棚裏抱來一大抱麥草棍子，哩哩啦啦拖了滿地，放進堂屋裏，炊起鍋灶，噹噹噹開始抽送着風箱兒炊晚飯了。

庭院裏漸漸灰暗下來，鴿子們都鑽進了屋檐下的洞窠去。趙三老頭仍舊坐在庭院裏吸着旱煙，眼睛斜視着屋檐的一角，想着一些什麼事。

一陣轆轤的車輪響，他那滿臉黑雀斑的大兒子銀存，趕着老瞎驢回來了。在小二門前面院子中把瞎驢卸下車，摘下鞍套他一隻手拖了唏嘩作響的鞍套和皮鞭，一隻手牽着老瞎驢的韁繩，走進來，把老驢和鞍套什麼的，都一齊拖進牲口屋去。隨後他從外面摸來一桶水，給老驢飲了，又餵上草料，他也搬來一條小板凳坐在庭院裏休息，嘴裏吁出一口長氣。父子二人並不說話，沉默着，似乎都在聽堂屋中做晚炊的老婆子抽送風箱的有節拍的響聲，這是在飯前照例奏出的音樂，但在今晚上聽來，每個人的感覺與往日似乎不同。

「銀兒，」趙三老頭把煙袋端在手裏說：「明兒個你丈人家就把你媳婦送過門來啦，人家轎車裏

也短不了有人壓車來送，你趁早把頭剃剃，臉也洗乾淨，這可不是別事，是你一輩子的大事，要修好把你裝飾裝飾，叫人家娘們裏人看見也高興。」

鐵仔一聽得這個消息，臉上的黑麻斑不覺有些熱起來，低下頭不再看父親，在昏暗中玩弄着自己一雙粗魯的手指。他雖沒問人家把姑娘送過門來的原因，自己心裏却猜想到七八分是因人家不敢把姑娘放在家裏了。他立刻也感到心頭沉重起來，平時他對婆媳婦甜蜜的想頭，目前似乎一點也沒有了。感到的只是不安，……他把自己的手指捏了一會，抬起頭來，說：

「王大爺說，日本人已經過了二渡河，二渡河離這裏不過幾百里路；宣傳抗日的學生們也說，沒有幾天日本人就要過來了，王大爺他們正組織抗日隊呢，想把釜河邊裏的老百姓聯合起來，把槍枝動起來，日本人過來就跟他們幹。」

這三老頭突然又把咬在嘴裏的煙袋一拔，幽暗中露出他口裏的幾根黃牙，說：

「那怎麼能幹過人家日本人？聽說日本人很厲害呢，他們到處都殺得不要一個人，若是幹不過人家，那不是招禍麼？」

「聽演說的人們說，老百姓們人人都明白抗日的道理，人人都起來幹，日本國挺小，咱中國可抵他幾十個，咱們幾十個人殺他一個人，那還殺不過麼？可惜的就是眼下中國人都還沒有醒，都還不明白這個抗日的道理，所以才被日本小國欺壓。他們說的真好，王大爺是明理人，受了他們的宣傳，就

想起來數領。……」

「嚶嚶嚶，……」趙三老頭閉着眼睛笑起來：「王高餘那個老傢伙，一向專拉攏官人，他看見這次下鄉來宣傳抗日的，是官家派下的，他也就想跟他們拉攏。王大爺有的是錢啦！人家的田地望不見邊兒啦！該着人家數領，該着人家起來幹，……咱們不管，……」

「爹，若是日本人真的過來了，咱們可怎麼辦呀？」銀存抬起頭來問父親。

「日本人過來就顧日本，安安分分教老百姓，外邊的閒事少管。」趙三老頭回過頭說：「咱們又不是那國人家，咱們的老祖宗幾世傳下來都是種田耕地，沒有做過一任小官，咱們還有什麼大想頭。地就是咱們的命，以前南軍打北軍，北軍敗了歸南軍，現在中國給日本打，就是日本人過來了，他也總要老百姓種田耕地呀。……」

說着，他回過頭去又把嘴在手裏的那根旱煙吸着進嘴裏，呼呼吸起來。

銀存不說話了，庭裏裏暫時又沉靜下來。

趙三媽的風箱已停息。堂屋裏的黑牆上掛着一盞小燈，滿屋子瀰漫着煙霧和水蒸汽，從門頂上一個小窗口往外飛。飯鍋中吐吐的響，像詛咒什麼。堂屋的正中牆上，有個小土龕，供着趙三爺家祖代們的小木牌，一條一條擠得滿滿的還蒙着一根根的紅布帶，紅布帶被煙薰得已變成灰色。牆上掛滿塵十蛛網，時時被煙氣衝得飄飄的往下落，落到案板上一點一點黑的。案板上擺滿了碗，盆，抹布及

筷子，……還是切菜，切麵，同時也是放雜亂東西的地方。

吃晚飯時，天已黑了，一家人坐在堂屋裏的矮凳上，圍着一個不到三尺高的火爐煮子，那爐滿爇着熱飯的大瓦盆，圍着爐裏上着刺刺的蒸汽，趙三媽把衣角拭着爛紅眼皮，鮑魚嘴裏含着金存，「這該打的野人，到吃飯的時候還不回爐，不知又出去鬧什麼壞事了。」

趙三老頭盛了一碗菜湯熱飯，已經咕咕的喝起來。銀存也用木勺子把菜湯飲得乾乾淨淨，嘴裏發出響聲。山牆暗的燈影下可以看出父子兩個的面貌，都有着一個金魚寬鼻頭。偏頭燈，縱然銀存臉上的大黑麻斑那麼密。趙三媽坐在一旁並不吃，她心裡彷彿有許多事要給老頭子說，可是一時又想不到先說什麼好，最要緊的是明天轎車一到，她帶着門來，她這地方都沒處給轎車坐。這是最使她發焦的。

「金兒的爹，」趙三媽又提起衣襟拭一下眼皮說：「吃過飯，你們得把那倉裏的雜東西搬出來，就搬到牲口屋堆着吧，不管怎樣，今夜裏是非騰出一間房來不行喇。」

趙三老頭嘴唇上疏稀的鬍根黃鬚鬚，被滑鼻涕濕得閃着光，他把嘴裏的假嚙下，意起眼睛說：

「快吃飯吧，吃了飯就搬。」

「那小金兒還沒回來呀！」

「替他盛出點來，放在小盆裏留着。」趙三老頭說着，挾了筷子把辣腿提提，「這小子，天天兒

出去幹事，這麼黑了還不回來，……」接着，他的嘴便又噙噙啾啾響起來。

這三媽找來一個小瓦盆，用水刷乾淨，抹布抹過，拚過來正要給小金子留飯，只見二門外面嘖嘖一陣脚步跑進來，從堂屋門口洒出庭院去的燈光裏，看見那個寬金魚鼻頭的金存，氣喘喘的往這裏跑，一跳進了堂屋，被帶進的那股冷風幾乎把小燈吹熄了，小燈焰東歪西擺，頗不安了一陣，才慢慢靜下來。他一跑進堂屋，也不管父母罵不罵，拿起碗來便用木勺子盛飯，端着飯碗倒坐在堂屋門限上，嘴裡已經響響火作了。

做母親的雖然討厭小金子不守規矩，心裏總是疼愛他，他們那小矮飯桌上半碗用麻油拌過的葫蘆蘆鹹菜條，已經被銀存和老頭子吃去一半，她恐怕小兒子吃不着，趕快夾一筷子放到金存飯碗裏，隨後她自己也端起碗筷來吃。

金存吃完一碗飯，把肚皮的餓火壓了壓，見他的爹沒說他，他便說：

「那些宣傳抗日的人們還沒走呀，住在火寺裏，還要唱好幾天戲呢，你們怎麼不看去……」

老頭子這時候却忽然翻過臉來，用嚴毅的眼角向金存一掃，罵着：

「誰像你一天價沒事兒，不是看耍猴子的，就是看宣傳抗日的，天天滿處跑，不幹個正經事，明天跟我上地去撒糞。……」

……立刻照應下來，每個人都沉默着喝菜湯飯，沒一個人說話。……」



這天 朦朧亮，銀存跑到剃頭師父那裏去剃頭。剃頭師父住在報紙村十字街口，有棵老榆樹的土坡上，門子前面搭了一塊破席棚，每到集市日子，他的剃頭攤子就在這小破席棚下，現在剃頭的房門還沒開，銀存伸着頭往門縫裏聽聽，裏面沒一點動靜，只聽得剃頭的胖子還躺在牀上鼻聲噓噓大作。街上有一兩輛牛車起早兒拉土糞的，咯噔噔走了過去。

銀存伸手敲敲門板。喚了一聲剃頭劉伯，還不起來呀？那胖子才在房門裏翻了一個身，帶着有痰聲的嗩喉說：

「怎麼，這麼早來剃頭喇。嘿，起來啦，你稍待等一下呀！……」

一會，剃頭師父的房門嗚隆一下子開了，胖子劉伯的眼皮微腫着，兩手還提著褲腰，看見來剃頭的銀存，便問銀存爲什麼這麼早來剃頭？銀存滿臉麻斑有些發燒，只答應了一句有事情，便溜進劉伯的房門裏去，坐在一條漆紅的條凳上候他來剃。

剃頭房裏有一股臊臭氣息，衝着銀存的鼻孔，他對着牆上掛的一塊被水漲得模糊的小方鏡子，照照自己的面貌，打量很久，覺得自己的頭除去有點偏，臉上的麻斑，若仔細的看，也還不算多。他

心裏很急，盼剃頭的劉伯趕快過來把頭和臉給他修飾乾淨，他好快點回家裏尋個……

剃頭的師父出去撒了一泡尿，拉着褲帶走回來，惺忪的兩眼似乎還沒醒清楚。走進房門開始升爐炭火，還洗了一個臉，咳嗽着吐了幾口痰，才過來動手替他洗頭，磨刀子，用白布把他的衣服遮了，圍了脖子，圍囉囉了一陣，眼帶着窗上的紙發紅了，他手裏的刀子才舉上銀存的頭髮，拉開一道白痕。

「銀兒，你這麼早剃頭幹什麼去？年頭慌慌亂亂的，還要出去走親麼？」劉伯一頭吃吃的在他頭皮上拉着鋼刀，一而問他。

銀存心裏實在有些不耐煩，他本就早討厭他行動的遲緩。反倒又追問起他剃頭的根源來，一個剃頭師的職務只管替人家剃頭就完了。為什麼又要追問人家這些呢？銀存有幾分不高興。低着頭只說一句：「因為頭髮長了，才來剃頭的，不是要出去走什麼親。」

「爲什麼這麼早來剃頭？」

真是討厭，這剃頭的師父又這麼追問根底，銀存皺着眉頭臉快點別吧，自然有學才這麼早來剃頭的。

「銀存，」劉伯忽然低聲又說：「你可聽說昨夜裏大道上過了一夜軍隊麼？」

「誰說的？」銀存問，側起頭來望着剃頭師父劉伯。

釜水從黃山關洩出來，溢流過大平原的胸脯裏，就變成一條翠藍不帶的帶子。帶子裏面便隱伏在它懷抱裏，從這區看去，只見一片密密的泥土房子，被那些稀疏光裸的樹木遮擋，穿空的高頂上閃着灰綠白的胡藍光子閃着光。報訊村的外面有幾叢梨樹，葉子也都脫得光光的，露出淺灰顏色；附近十里外便是一條鐵路，橫肥着舊水。時常傳來火車的隆隆聲與汽笛的尖叫聲。

秋日的農民們是開放的，除了趕着牛車把草糞運往田裏，便是帶着籃子到院邊去採菜，帶着柴草進豬圈裏。在村頭破土牆界圍着的街上，有個小煤棚，這是趙三老頭開的，棚裏裏全前後兩座院，前院裏有間放大車的草棚一座碾磨坊，後院是他們一家人的住房，四間一掃正屋，三間附屋，還有兩三棵圍牆圍的老白楊，風一吹來，老白楊便是一陣刷刷聲，手裏形大葉子隨風一吹。鋪子裏響着地下的水帶裏打水，遍地覓食，咯咕咯咕一個個不止；突然受驚的野鴨飛起來，鑽進屋樑裏去，二門的雞群裏面有女人們水底子鞋響，咯哩咯哩地響來。

「趙三媽，趙三媽，……」，不在家裏麼？……」

是一個穿丁寬肥藍布衣服的婦人，手裏攥着一根拐杖，繫了褲腿，兩隻腳纏得極小。

在正屋裏傳出了趙三媽的聲響，閃着身響，接着便跑出來一個穿着藍布衣服，繫着褲腿的婦人。

這隨伙子看來不過十五六歲，金魚寬鼻，圓潤一張大嘴，兩旁露出兩排黃牙，鼻樑平直，鼻頭像大胡一般肥潤，他這見趙三媽人，便發一嘴便笑了，也並不給她打招呼，却扭身又往房裏跑去，一面跑，一面喊：

「媽，是錢大姨呀，給我哥哥送煤的那個！」

趙三媽一面擦着頭髮，一面已經走出了堂屋門，一張紅臉早就發開，露出兩排的幾顆黑黑蟲齒，錢大姨見了錢大姨就哎喲了一聲，問她冷不冷，趕快請她房裏坐。錢大姨說就要回去的，有兩句要緊的話要說，於是她側身倚了肥房的牆壁，翹起頭來告訴趙三媽說，給她大兒子銀存說妥的那門子親事，因為聽說日本兵快過來了，娘家要套轎車子送過來。

趙三媽一聽得這消息，剛才笑的臉子立刻沉下去了。

「若是送過俺家門來，有個什麼好歹，俺也担當不起呀！」趙三媽紅臉眼睛睜睜說一下錢大姨說，「俺用袖筒把胳膊抽進去取暖，在兵慌馬亂的時，她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人是你家的人了，日本人若過來，縱有個什麼好歹，娘家門裏人也不會抱怨的。咋兒我聽說這緊，不是也飛過去一批飛機麼？今兒消息更緊了，站在高處還可聽見轟擊呢。」

趙三媽聽得錢大姨的話，眼睛瞪得更大，又完全注意到難事上去了。嘴顫抖起來，直望着錢大姨的一副黑瘦臉。

「……，……，……，真是年頭越來越慌亂，以前是什麼南軍打北軍，現在又出了日本人。呵，我也聽說昨夜裏從大道上過去很多軍隊呀！」

「我哥就是遇害的，」錢大姨直起身子說，又撐起了拐杖，「我就告訴她娘家給你們送媳婦來。唉，這也是沒法兒的事，若是在太平年開誰肯把自己親生女兒往人家門裏送呢，就是抬着花轎子去接，有的還拿捏人呢。唉，……！」

錢大姨一面說，一面不停的長吁短嘆。然後不管錢三媽同不同意，遂自撐起拐杖往二門外走出去。錢三媽沉默着，也不知答應好不容應好，突然傳來的這番消息，她不知是該歡喜是該苦惱，腦子裏似有千軍萬馬奔騰着十分不安。她低着頭把錢大姨送出了二門，又沒出了柵欄，鮑魚嘴動都不動一下，一切都使她感到壓迫。

錢大姨走後，錢三媽回過二門裏，鴉子們咕咕咕又落滿一地，她小兒子金存勝子依了堂屋門，叫着：

「媽呀，我昨兒個就看見一羣學生們，在廟台前面的場子裡宣誓抗日的。媽，還有剪髮的女學生，像傳教的一樣，還唱着歌子，拿着小旗子各處兜裏的；媽，你看見麼？」

錢三媽抬頭望見金子，滿腹愁悶無處發洩，尋個空子便罵道：

「你這麼大了，不出去玩些參撒土裏，亂跑亂跑，去弄那些唱的，養你這麼大有啥子用？養你……」

回來我告訴你說，叫你也請去幾十錢。——」突然他又皺眉點頭睜大眼睛問道：「起來，去大寺不叫個好，靠牆那門裡子學叫化子，生就的窮相。——」

金存剛才的高興，被驚散了，鼓着嘴巴走出柵欄外面，庭院裡便只有鴿子在房簷下咕咕，連鴿子圓滾的雙管。——

金存走出柵欄踏着外面的土牆揉眼皮。忽聽得旁邊有人喊他：

「金禿子，你爲什麼哭？這麼大個漢子，真不臊！——」

金存睜開眼一看，是楞把夥子史通科，因爲他生得皮膚似鐵一般黑。綽號叫黑肝貨。他看見黑肝貨，便抬起衣角拭乾眼皮。他發現這黑人對他嘲笑，臉上露出幾蔑的表態，便瞪大眼睛罵道：

「老黑子，滾你媽的蛋，——」

黑肝貨看他還帶着抽泣的樣子，又嘿嘿的笑了，一面說着：

「禿和尚，門裏王，不敢出家門，淨在門裏稱霸王。嘿嘿，你是好漢子眼裏總到村外大寺後頭去。」黑肝貨說着，纏緊了那張黑臉子，兩隻眼睛瞪着他，雙手叉起腰來。

金存那寬鼻子翹動起來，忽然他把拳頭捏緊，叫道：

「走！到大寺後頭你敢怎樣來？——」

可是黑肝貨的臉又笑起來了，他究竟比金禿子年齡大些，不好再同他鬥氣，便做個鬼臉，嘿嘿笑

着，嗚的叫了一聲，回身向着街頭走去，一面走，一面還叫着：

「到大寺台上看戲去了。嗚……」

最後嗚了一聲，却回過臉來笑着，表示和金和尚講和，又站住脚問他去不去；金存是最愛玩的伙子，一聽說他去看戲，他心裏便動蕩起來，臉上也立刻浮起一層笑容，什麼都忘了，問黑肝貨去看什麼戲。

「宣傳抗日的，戲台子都搭起來了，聽說又來了許多新戲子，他們唱歌子唱得真好聽……」

「不是早就走了麼？」

「走了？誰說的？他們就住在大寺裏呀。聽說還要唱好幾天哩，咱們村裏官人們也替他們砌了爐灶，只要日本人不過來，他們是不會走的。」

金存聽了心裏感到十分快活，立刻跟了史連科走去。走出破街頭，拐過一個彎子，便已望見高台廟下面的空場裏，圍聚了一羣人，搭了個很簡陋的小蕋棚子，棚子前面掛着一張藍布，大概這布幔裏藏着的就是那些戲子們了。金存一看見這許多人，便和黑肝貨一溜煙跑過去，一直跑到蕋台前面，往人羣裏鑽去……

忽聽得銀笛啣的叫了一聲，蕋棚子前面的布幔霍霍的被拉開，戲台上露出一個駝背的老頭子和一個姑娘來，臉上都抹了白粉黑墨；另外還有一個穿矮小膠子，穿着長布衫，腰裏抽了一條繩頭，腰裏

這是姑娘的哥哥。老頭子說他們一家人是逃難的，因為沒有法兒生活才流落賣唱，看來真是可憐，且一接着便聽見老頭子和那年輕伙子敲起鑼鼓打起胡琴來，那用一塊粉紅手巾包起頭的姑娘也裏着怪調亮的聲音唱起戲子。……

蘆溝橋爲什麼叫蘆溝？

蘆溝橋又是什麼時候修？

橋有多寬多長，多少洞眼？

橋上的石獅子有多少頭呀？

曲子很好聽，也很淒涼，金存聽得正入神，站在他身旁的史連科忽然用手觸一觸他的背，低聲

說：

「你看見麼，她的紅褲帶都露出了呢，……」

金存不耐煩的扭過頭去，不理史連科，又把頭舉起來望着唱曲的姑娘。唱到半路裏，便認得人羣中有人叫好的。吵得不能靜心聽下去：

「這些人真討厭，沒有看過戲的，好就好麼，還叫什麼？」



「真該揍他們一頓。……」史連科握緊拳頭說。

但是，人聲立刻又靜下來，金存和史連科兩個人的精神又被那台子上唱小曲的姑娘吸去了，兩個人都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直楞楞瞅着戲台：……！

他們聽得正入神，忽看見那台子上唱曲的姑娘沒了氣力，眼淚掉下來，唱不下去了。老頭子拿出鞭子抽起她來，台下人羣中便起了哄聲，禁止他出鞭子抽姑娘，有人喊叫放下他的鞭子。突然看見一個人憑空跳上戲台去，扭住那老頭子便打，說他太殘忍了。台下的人轟擾嚷起來，喊叫聲四處起着，站在金存身旁的史連科也揮起了拳頭，大聲叫着：

「干你的雞八什麼事？下來，不下來我揍你去！……！」

接着他躍上戲台去。金存被一股怒氣鼓動着，也跟在史連科背後，抱了戲台柱子爬上台子去，一時台子上聚滿了人，有的揚拳打那老頭子，有的替老頭子報復，打打老頭子的人，一時異常混亂，四處人聲嘈嘈的叫着：

「人家是演戲的人喇別打喇！」

只見那老頭子把鬍子，扯下來，帽子也摘了，把臉上塗抹的臉東西一擦，大家才看出他並不是真老頭子，却是個年輕學生。這時候，才都想起這是演戲的，……然而台下人羣中的秩序已混亂得不成樣子。戲台上的人都散去了，從戲台裏又走出一個留著頭髮的學生來。兩手向着台子下面一拍，叫

道：

「請大家安靜些，我有話對大家講呀！」

戲台下的人像蛆一般蠕動了一會，逐漸安靜下來，便聽得台子上的學生撒着東京腔，講起抗日的事來……

四天浮着幾朵秋雲，一會，就變成暗紅，太陽含羞的隱藏在那幾朵暗雲背後了。大地逐漸蒼茫，釜水裏亮閃閃光，映着空中的霞雲和岸堤上的梨樹，這一片美景並不是農夫們喜歡的，他們酸澀辛勞紋路的臉被夕陽照着，在淡褐色的田野裏撒着土糞。

趙三老頭穿着破棉襖，把最後一堆土田的土糞撒完，便背起鐵鏟子舉那片梨樹林裏穿出來。他那滿臉黑黧斑的大兒子鐵存還在地溝頭澆着老瞎子運土糞，他就大聲的叮囑說，車裏的土糞卸完就把老瞎子趕來吧，年頭能亂，早點回去休息。他聽得鐵存應了一句，自己便逕自主向報訊村破街頭，拐進他田柵欄來。

他一走進小二門，剛把鐵鏟放下，即聽得堂屋裏的老婆又囉唸着灶君，趙三老頭知道家裏一定又發生什麼事，不然他老婆不會喚灶君的……

「什麼事呀，金兒的媽？」趙三老頭問着，長嘆了一口氣。一天沒住手的撒土糞，感到自己的臂有些酸痛，便擡起褲腿，搬來一個小板凳坐在庭院裏，吸起旱煙袋。

趙三媽聽見老頭子回來，便唸着阿彌陀佛走出堂屋來，趕上去把錢大姨說的話轉告給了他。她的嘴脣急得顫抖着把錢大姨帶來慌亂的消息，又告訴給老頭子和他商議辦法。老頭子除了吸旱烟，便是沉默，他心裏盤算的並不是人家要送過門來的媳婦，却是他房屋牆角下埋藏的那一塊銀子，若是日本兵過來，被他挖走了，那不就什麼全完了麼？

「金兒的爹，」趙三媽又伸長脖子撅起鮎魚嘴說：「若是人家明日套着轎車子把媳婦送過來，咱們連給媳婦睡的地方都沒有呀，你看我給你商量哩，你連哼都不哼一聲兒，光是吸煙，說話就到頭上，你也得想個法兒啦，你怎麼不管？……」

老頭子把含在口裏的煙袋一拔，往地下磕着煙灰，把嘴裏的煙噴出來，長嘆一口氣說：

「我怎麼不管！我們家裏屋子多着哩，送過門來那一間屋子都可住。那牲口房不是空着麼，叫牠住那間。」

「照，看你這個人，人家新媳婦過門都是把屋子刷飾得白白的，牆上都使紙兒裱了，梁上還打起頂棚，你却叫人家睡牲口屋，看你這人，越老越糊塗，還怎麼是你嘴裏說的話！」

「不睡牲口屋睡那裏？咱們又沒有樓房瓦房？你說，我可想不出法兒來。」老頭子有些不耐煩的說，斜着眼睨了老婆子一下，又扭過頭去。

「你剛才不說屋子多着麼？我看給她把正房的倉屋騰出來，萬不能叫人家睡牲口屋喲。」

老頭子想兒子碎了一聲，就算答應了。這時，他抬頭向房門望望，望不見金存，便大聲喊了一聲，房裏也沒有應聲。老頭子又抬起頭來，望着老婆子：

「金存這小子又跑到那裏去啦？」

老婆子告訴了他金存這幾天天天跑出去看抗日演說的，被她罵了一頓，不知他又跑到那裏去了。說着，趙三媽便從二門外面籬棚裏抱來一大抱麥草根子，哩哩啞啞拖了滿地，放進堂屋裏，炊起鍋灶，噹噹噹開始抽送着風箱兒炊晚飯了。

庭院裏逐漸灰暗下來，鴿子們都鑽進了屋檐下的洞堂去。趙三老頭仍舊坐在庭院裏吸着旱煙，眼睛斜視着屋檐的一角，想着一些什麼事。

一陣轆轤的車輪響，他那滿臉黑雀斑的大兒子銀存，趕着老騾回來了。在小二門前面院子中把騾卸下車，摘下鞍套他一隻手拖了唏嘩作響的鞍套和皮鞭，一隻手牽着老騾的轡繩，走進來，把老騾和鞍套什麼的，都一齊拖進牲口屋去。隨後他從外面提來一桶水，給老騾飲了，又餵上草料，他也搬來一條小板凳坐在庭院裏休息，嘴裏吁出一口長氣。父子二人並不說話，沉默着，似乎都在聽堂屋中做晚炊的老婆子抽送風箱的有節拍的響聲，這是在飯前照例奏出的音樂，但在今天晚上聽來，每個人的感覺與往日似乎不同。

「銀兒，」趙三老頭把煙袋端在手裏說：「明兒個你丈人家就把你媳婦送進門來啦，人家轎車裏

也短不了有人蹬車來送，你趁早把頭剃剃，臉也洗乾淨吶，這可不是別事，是你一輩子的大事，要麼好把你裝飾裝飾，叫人家娘們裏人看見也高興。」

鑽仔一聽得這個消息，臉上的黑麻斑不覺有些熱起來，低下頭不再看父親，在昏暗中玩弄着自己一雙粗魯的手指。他雖沒問人家把姑娘送過門來的原因，自己心裏却猜想到七八分是因人家不敢把姑娘放在家裏了。他立刻也感到心頭沉重起來，平時他對婆媳甜蜜的想頭，目前似乎一點也沒有了。感到的只是不安，……他把自己的手指捏了一會，抬起頭來，說：

「王大爺說，日本人已經過了二渡河，二渡河離這裏不過幾百里路；宣傳抗日的學生們也說，沒有幾天日本人就要過來了，王大爺他們正組織抗日隊呢，想把整河邊裏的老百姓聯合起來，把槍被鉸起來，日本人過來就跟他們幹。」

趙三老頭突然又把咬在嘴裏的煙袋一拔，幽暗中露出他口裏的幾根黃牙，說：

「那怎麼能幹過人家日本人？聽說日本人很厲害咧，他們到處都殺得不剩一個人，若是幹不過人家，那不是招禍麼？」

—11—  
「聽演說的人們說，老百姓們人人都明白抗日的道理，人人都起來幹，日本國挺小，咱中國可抵他幾十個，咱們幾十個人殺他一個人，那還殺不過麼？可惜的還是眼下的中國人都還沒有醒，都還不明白這個抗日的道理，所以才被日本小國欺壓。他們說的真好，王大爺是明理人，受了他們的宣傳，就

想起來做領事。……」

「嘿嘿，……」趙三老頭閉着眼睛笑起來：「王萬餘那個老家伙，一向專拉攏官人，他看見這次下鄉來宣傳抗日的是官家派下的，他也就急跟他們拉攏。王大爺有的是錢，人家的田地望不見邊兒，讓人家做領導，讓着人家起來幹，……咱們不管，……」

「爹，若是日本人真的過來了，咱們可怎麼辦呀？」銀存抬起頭來問父親。

「日本人過來就照日本，安安分分讓老百姓，外邊的事少管。」趙三老頭回過頭說：「咱們又不是那用人家，咱們的老祖宗幾代傳下來都是種田耕地，沒有做過一任小官，咱們還有什麼大想頭。地就是咱們的命，以前南軍打北京，北軍收了歸南軍，現在中國給日本打，就是日本人過來了，他也總要老百姓種田耕地呀。……」

說着，他回過頭去又把嘴在手裏的那根旱煙袋塞進嘴裏，呼呼吸起來。

銀存不說話了，庭院裏暫時又沉靜下來。

趙三媽的風箱已停息。堂屋裏的照牆上掛着一盞小燈，滿屋子瀰漫着煙霧和水蒸汽，從門頂上一個小窗口往外飛。飯鍋中吐吐的響，像詛咒什麼。堂屋的正中牆上，有個小土龕，供着趙二爺家祖代們的小木牌，一條一條擠得滿滿的還蒙着一根根的紅布帶，紅布帶被煙薰得已變成灰色。牆上掛滿塵蛛網，時時被煙氣衝得飄飄的往下落，落到案板上一點一點黑的。案板上擺滿了碗、盆，抹布

筷子，這還是切菜，切肉，同時也是放雜亂東西的地方。

吃晚飯時，天已黑了，一家人坐在堂屋裏的矮凳上，圍着一個不到二尺高的小矮桌子，那隻滿菜湯熱飯的大瓦盆，圍着矮桌上那盞油燈，趙三媽擡起衣角拭着爛紅眼皮，鮑魚嘴又轉頭看金存，「這該死的野人，到吃飯的時候還不回家，不知又出去鬧什麼壞事了。」

趙三老頭盛了一碗菜湯，已經嗚嗚的喝起來。銀存也用木勺子把菜湯倒到那盞油燈裏，嘴裏發出響聲。幽暗的燈影下可以看出父子兩個的面貌，都有着一個金魚寬鼻頭，但隱隱，縱然銀存臉頰上的大黑麻斑那麼密。趙三媽坐在一旁並不吃，她心裡彷彿有許多事要給老頭子商議，可是一時又想不到先說什麼好，最要緊的是明天驛車一到，她總得回來，她連地方都沒處給鮑魚嘴。這是最使她發焦的。

「金兒的爹，」趙三媽又提過衣襟拭一下眼皮說：「吃過飯，你們得快點把那倉庫的雜東西搬出來，就搬到牲口屋堆着吧，不管怎樣，今夜真是非騰出一間房來不行喇。」

趙三老頭嘴唇上疏稀的鬚根黃鬚鬚，被清鼻涕濕得閃着光，他把嘴裏的飯嚥下去，瞪起眼睛說：

「快吃飯吧，吃了飯就搬。」

「那小金兒還沒回來呀！」

「替他盛出點來，放在小盆裏留着。」趙三老頭說着，揀了筷子把褲腿提提，「這小子，天天兒

出去幹壞事，這麼黑了還不回來，……」接着，他的嘴便又唏唏啦啦響起來。

趙三媽找來一個小瓦盆，用水刷乾淨，抹布抹過，提過來正要給小金子留飯，只聽二門外鬧騰騰一陣脚步跑進來，從堂屋門口洒出庭院去的燈光裏，看見那個寬金魚鼻頭的金存，氣喘喘的往這裏跑，「跳進了堂屋，被滑滑的那股冷風幾乎把小燈吹熄了，小燈焰東歪西拐，頗不安了一陣，才慢慢靜下來。他一跑進堂屋，也不管父母罵不罵，拿起碗來便用木勺子盛飯，端着碗倒坐在堂屋門限上，嘴裡已經響響大作了。」

做母親的雖然討厭小金子不守規矩，心裏總是疼愛他，他們那小矮飯桌上半碗用麻油拌過的葫蘆蘆鹹菜條，已經被銀存和老頭子吃去一半，她恐怕小兒子吃不著，趕快夾一筷子放到金存碗裏，隨後她自己也端起碗筷來吃。

金存吃完一碗飯，把肚皮的餓火壓了壓，見他的爹沒脫他，他便說：

「那些宣傳抗日的人們還沒走呀，估在大寺裏，還要唱好幾天戲哩，你們怎麼不看去！」

老頭子這時候却忽然翻過臉來，用嚴毅的眼角向金存一掃，罵着：

「誰像你一天價沒事兒，不是看耍猴子的，就是看宣傳抗日的，天天滿處跑，不幹個正經事，明天跟我上地去撒種。……」

堂屋裏立刻悶靜下來，每個人都沉默着喝菜湯飯，沒一個人說話。……」



這天 陰沉沉，銀存跑到剃頭師父那裏去剃頭。剃頭師父住在報紙村十字街口，有棵老榆樹的土坡上，門子前面搭了一塊破蓆棚，每到集市日子，他的剃頭攤子就在這小破蓆棚下，現在剃頭的房門還沒開，銀存伸着頭往門縫裏聽聽，裏面沒一點動靜，只聽得剃頭的胖子還躺在牀上放聲噴嚏大作。街上有一兩輛牛車趕早兒拉土糞的，咯噔噔走了過去。

銀存伸手敲敲門板。喚了一聲剃頭劉伯，還不起來呀？那胖子才在房門裏翻了一個身，帶着有痰聲的喚喉說：

「怎麼，這麼早來剃頭喲。噯，起來啦，你稍微等一下呀！——」

一會，剃頭師父的房門嗚隆一下子開了，胖子劉伯的眼皮微腫着，兩手還擰着褲腰，看見來剃頭的是趙家銀存，便問銀存爲什麼這麼早來剃頭？銀存滿臉麻斑有些發澀，只答應了一句有事情，便溜進劉伯的房門裏去，坐在一條漆紅的條櫈上候他來剃。

剃頭房裏有一股臊臭氣息，衝着銀存的鼻孔，他對着牆上掛的一塊被水漲得模糊的小方鏡子，照照自己的面貌，打量很久，覺得自己的頭除去有點偏，臉上的麻斑，若仔細的看，也還不怎么醜。他

心裏很急，盼剃頭的劉伯趕快過來把頭和臉給他修飾乾淨，他好快點回家裏等候。……

剃頭的師父出去撒了一泡尿，拉着褲帶走回來，惺忪的兩眼似乎還沒醒清楚。走進房門開始升着炭火，還洗了一個臉，咳嗽着吐了幾口痰，才過來動手替他洗頭，磨刀子，用白布把他的衣服遮了，擰了脖子，囉囉了一陣，眼看着窗上的紙發紅了，他手裏的刀子才舉上銀存的頭皮，拉開一道白痕。

「銀兒，你這麼早剃頭幹什麼去？年頭慌慌亂亂的，還要出去走親麼？」劉伯一面吃吃的在他頭皮上拉着鋼刀，一面問他。

銀存心裏實在有些不耐煩，他本就早討厭他行動的遲緩，反倒又這問起他剃頭的機源來，一個剃頭師的職務只管替人剃頭就完了，為什麼又要這問人家這些呢？銀存有幾分不高興，低着頭只說一句：「因為頭髮長了，才來剃頭的，不是要出去走什麼親。」

「為什麼這麼早來頭剃？」

真是討厭，這剃頭的師父又這般追問根底，銀存皺着眉頭說快點剃吧，自然有那才這麼早來剃頭的。

「銀存，」劉伯忽然低聲又說：「你可聽說昨夜裏大道上過了一夜軍隊麼？」

「誰說的？」銀存問，側起頭來望着剃頭師父劉伯。

劉伯德止了幾天，從一個袋子的角抽出一塊黃亮亮的皮子來，鋪在手心裏，把那刀磨磨來，磨磨，這才又把銀存的頭搬過來，在那頭皮上拉磨，刀說：

「王老爺王老爺那苦楚的會明，從大道上回來說的，因為他上火車站去有事，回來晚了，這被林要引路。」

「嚙，過去多少哩？」銀存很關心的低聲問。

「過了一發夜哩，過去了多少咱可不知道。日本兵已經打過了那什麼河啦，宣傳抗日的人們，日本兵若是一過來，姑娘媳婦們都要遭殃呀，房子要點火燒，銀存拿槍走，你看這日子可還怎麼過？」

「嚙剛頭的莽師父嘆了一口氣，沉默一會，又說：『王大爺被那些抗日的人們逼得，真動窩，這討手裏的槍，給日本人幹，聽說組織什麼游擊戰，往鬼迷溝裏去，！！』」

「什麼游擊戰？」銀存聽得有了興趣，問劉伯。他從對面牆上那塊小方鏡子裡看見劉伯那多麼生動方臉，雖然許多受驚的紋路。

「游擊戰？」他從鏡子裏用手擦出一些水來，浸濕鏡子那末刺痛的頭髮，又繼續在他頭髮上，劉伯刀說：「游擊戰就是土匪一樣，藏進山裏，給冷子給日本人一刀子。你沒聽見宣傳抗日的人們說，他劉老爺守國庫好大，人多，有槍有錢，幫幫心來，像那八月十五殺賊賊，一段段可這好。」

「要麼要麼，……」銀存低着頭笑起來，「像你說的這，咱中國爲什麼還受日本國的欺侮，咱二夜把日本大殺淨，還怕他什麼！爲什麼他還敢進咱中國來殺人燒房子呀？……」

「那是宣傳抗日的人們說的呀，日本人我也沒看見過，他們都稱日本人小鬼子，聽說鼻頭下留兩縷小短鬍子，說話我們中國人聽不懂，」劉伯說：「他們叫百姓們都起來打日本人，還說叫百姓們拿出槍來，你看唾樹上貼滿了紅綠紙條子，都是寫的打日本的話。其實他小鬼子過來咱們躲躲，小鬼子過去了，咱們再回來，叫我這剃頭的去打鬼子，我才不幹呢。……」

「是呀，咱們又沒有槍，誰去幹那土匪勾當，」銀存說：「日本人過來，咱們顯顯就行了。」

這時候，窗上的紙已經被旭陽照得通紅，把這間敞敞的剃頭棚映得很亮，銀存望見牆上那方鏡子裏一個發亮的頭圍，已經被刮乾淨，留了一根頭髮，劉伯還在皺眉額蓋替他挖耳朵，挖鼻孔，刮臉，刮鬍鬚，……由這窗紙上的陽光看來，知那天已不早，不等劉伯替他收拾完備，他就催劉伯說：「不要再這麼過細，他回去還有事哩。於是剃頭的劉伯把剃刀收起，替他把蒙着衣服的白色單解下，又用毛刷子替他刷了一會脖頸裏的碎髮，銀存付過剃頭錢，很快的走回家來。看見他們小柵欄裏的庭院仍是冷冷清清沒有人，只有他弟弟金兒手裏攬着一把掃帚掃院子。

金兒看見哥哥剃頭回來，便笑着對他說：

「哥哥，人家早把新樓子蓋來了。」

銀存的新皮立刻感到發緊，心頭跳起來，這時他才注意到院子裏有車輪的鐵瓦軌了四條痕，馬蹄也不知砍了少印兒。他很奇怪，他便問弟弟：

「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這麼早？」

「你剛走出去剃頭，沒有多大工夫，轎車就來了，是一個女人壓車送來的，聽說消息不好，他們那裏離前線不遠了，火藥聽得真真的，他們把新嫂子一送進家，坐都沒坐，就轉回去，就是這回去趕快收拾東西搬家，往外逃的。……」

銀存聽了弟弟的話，不知是喜是憂，只感到頭皮熱灼灼的，心裏跳得也不同。他臉上每一顆麻癢都燒起來，呆呆盯着弟弟，弟弟又說，母親等他很久了，堂屋神桌上的香已插好，就等他回來拜天哩。銀存昏昏沉沉走進小二門，早已看見堂屋中椅子裏坐着一個面如生疏的姑娘，頭髮盤了一個小圓圈，插着兩朵紅花，纏足穿着一雙紅鞋子，身上的衣服雖說不怎麼好看，看來都是新換的。銀存的言在忙溜替她往頭上戴首飾，便見銀存回來了，就趕快叫道：

「銀存，快過來陪着她拜一拜，你們就算兩口子了。」

那姑娘低着頭，羞得不敢抬一下，銀存也粗紅着臉頰走過去，幫她拜過天塋，便很快的跑出來，跑進牲口屋去，躺在一條破爛的小木板床上，望着屋頂上幾個殘老的馬蜂窩出神。

他們那間倉房，是一間套間，早已騰空了給新娘子住，新娘子被引進了緊閉着門的倉房去，就

銀存和趙三老頭，每天仍照例到登河邊的田地去撒土糞。雖然消息一天比一天緊，老頭和趙三老頭

—20—

不怎麼舉放在心上，都以為還像以前南軍打北軍，軍隊打過來就躲，一陣風雨過去一定還是平穩下來，那消息傳來怎麼惡劣，他們也不管，把土糞撒完了，接着又是常常發的紅薯和蘿蔔。新近這門來的銀存媳婦也隨了他們父子的老驢車到田裏卸紅薯把子，金存也無暇三老頭使使刀鉤在薯邊，驢車放在田頭，老頭夜坐在車轆上，銀存和老頭這父子兩，一個人舉着一根桿，時常呼喚使使薯被紅薯或得要開紋縫的土壤。只有膽小的趙三媳婦在家裡看門，每遇到一次兵亂，她照例帶着王君做工夫，時常請王君保佑她全家人口平安無恙，趙三老頭雖然不大信神，可是也並不阻止她做工夫。

報訊村裡的財主王大爺，收斂民槍組織游擊隊的事，已經有了點眉目。小胖子金明，是這王大爺幫辦的，除了在王大爺家裏管一點廚灶馬廐的事，還要替王大爺跑外打聽市面物價行情，雖然他不識一個字，因他接觸人多，所以兩片小嘴唇會說動套拉攏人情的話，爲了收斂民槍的事，這小胖子也出力不小，他到水磨寨，十里鋪，廖家村這些個靠大道沿登河的村子都跑遍了，若採起了王萬餘的名字，在這三二十里的村店，雞人不知，那就不曉得！號召一些槍枝人民來，也並不算難事。及後他與奔跑游報訊村，報訊村裏最難對付的，就是有名的曾頭老頭趙三老頭，他性情固執，保守，對公衆的事，叫他出一文錢，出一點力氣，他決不幹。小胖子金明把報訊村每一戶人家都走遍，最後到了趙三

老頭這一家，他想這趙三老頭應該怎麼對付呢？金明小胖子琢磨小於反到趙三老頭的小棚裏去，進了二門，只見趙三老婆在灶門前跪香，做工夫，問了趙三老頭到什麼地方去了，然後給那老婆子搭訕幾句話。趙三媽一瞬眼睛看見是金明，王大爺的幫襯的，就趕快用手抹抹臉，表示對神佛謝罪，像一隻剛產蛋的老母雞從灶門口撲出堂屋來，第一句話就問日本兵到了那裏，聽說趙三渡河，不知道這事是真是假？金明胖子是跑外人，有什麼消息可一定通知他們避避家呀。

金明那多脂肪的圓圓臉子和藹的笑容，雖有什麼消息一定先來通知趙三媽，請她放心。日本兵實的消息他也摸不清楚，只聽傳聞說二渡河早已過來了，現在到了什麼地方，他金明小胖子也不知道。總之把值錢的東西先藏起來好些。金明小胖子一面說着，一面仍是和藹的笑容，退出二門來。隨後來到盂水邊上去看趙三老頭，有話要給他說的。

盂河裏的碧水澄澄得可以照見臉龐，無一點雲影即流着，遠遠有一條打魚的小船在盂裏，小於拿的魚子把魚網撒下了，盂雙黑魚也丟下水去，遠遠望見河片上撒網船都往盂把銀存盂裏。金明小胖子，穿着那件閃光的新衣服，踏上海魚船，在河裏裏唱起歌子來。

一隻早船划又划，

裏頭坐着一朵花，

脚又小？

臉又白，

四兩銀子換不來。

人家老婆會掙錢，

我家老婆划旱船，

嗚，嗚，嗚嗚嗚，

……

金明胖子從村頭灰色的梨樹林裡小徑上走到河岸，聽見河套裏的歌聲。知道這是捕魚的木手開水在唱，就禁不住哈哈笑了兩聲，叫道：

「你那可不最早划船，那是水裏的魚船哩。周七，捕了多少魚啦？」

這時，周七那兩隻貪婪的眼睛才從遠處頭戴花的銀存媳婦身上抽回來，望見河岸上的小胖子金明還有這人，也便答應道：

「我自然沒有旱船划呀，小胖子，河岸上那人有旱船划哩，哈哈哈哈……」

這時，金明的眼睛也望見了紅裝用的新媳婦，才似乎懂得了周七換子的意思，也笑起來了。想



周七頭漢子素日雖然不好多說話，但心眼子可真不少。金明胖子一團想滑，一溜直朝那紅薯田走去，遠遠已望見銀存和趙三老頭子吟吟着鼻音所地埂，一串一串的紅薯從土裏拉出來，放在他們的背後，像每頭上插着花的小媳婦低着頭，有時偷偷向人瞟一下，又趕快轉過頭去裝着沒有瞧。手裏攥着紅薯，身子捆紅薯，捆得一把一把放在屁股後面。最前面是那貪玩的懶傢伙，趙三老頭的小兒子金存，他也似乎很勤快的樣子，一隻手攔着被冰霜打枯的紅薯蔓子，一隻持了月牙鏟刀齊腰頸裡削下來，隔隔的蔓子堆在田裏。這父子兒媳倆個人，沒一個是閒的，儼然在田裏擺起陣列，緊張的工作着。

金明胖子一走來，趙三老頭已經把鏟銼放下，直起腰，裂着那有幾世黃黑牙的嘴笑着，對他叫了二聲：

「胖子，過來吃紅薯呀。」

金明也對他打個招呼，卻把眼睛偷向後面的小媳婦溜溜。

「趙三爺，」金明和藹的笑着，把褲筒提起來蹲在地下，伸手拿出一塊紅薯用多爾的手掌擦着乾。：「你們的紅薯長得塊兒真大呀！這麼大的塊子我還沒見過呢。」

趙三老頭裂着嘴笑了，也蹲下來，從腰裏拉下旱煙袋來吸着。

銀存也住了手，把兩條大腿叉開，坐在一捆枯蔓上，湊來談話。金明胖子把紅薯擦乾淨，便開始

這面紅嘴靚皮，隆隆的吃着生紅薯，那圓圓的胖臉依然充滿着和藹可親的微笑。他兩面咬着他那，一面和趙三老頭講道理，但見這老頭高舉了，才開始慢慢談到了王大爺組織游擊隊的事，他這老頭聽着聽着，以為他們自己家裏的，王大爺也是受了上面的委託，有槍的住戶，連槍帶人出來，沒槍的住戶，出一個人也就夠了。日本人過來了，便和他打聽，日本人過去，還是種他種的田，一幫一幫的，那事。

趙三老頭嘴裏含着半個紅薯，一口一口往外吐着白煙，起初臉上微笑着，鼻子裏哼着，聽着金明這手口裏的一片大道，漸漸的，他的臉色變了，微笑消失了，鼻子裏也不哼了。他現在才知道金明這抽這胖子的來意，原來就是要他這一戶裏出一個人給王大爺去當兵的。他趙家全戶老小男丁只三口，除去老頭，剩下的都不頂事，都不夠當兵的資格，若是把銀存放去當兵，他這趙家全戶用度新穀的，又要誰做呢？所以銀存出去當兵的事，趙三老頭是怎麼也不肯答應的。

銀存心裏沒有主意！他聽了金明胖子的話，覺得當兵打游擊也不錯，因為他在家裏每天做幾斤的，覺得沉默不過，實在也想出去跑跑，看看大世界；但又一想起他那剛過門的小媳婦，就又不想離開家。想到這裏，銀存便偷偷溜進媳婦去看着他的意思，他媳婦也偷偷望望他，兩個人的視線遇到一起，又恐被別人看見，趕快分開了，媳婦低着頭又拿着紅薯把，銀存也從腰裏拉出旱煙袋來，舉着煙袋的嘴他吸着旱煙，他媳婦落到面前金明胖子那裏去。

已明已暗，手裏攥着紅薯吃了半截，他一面嚼着，一面說：

「大道上又過兵啦，你知道麼？」

這三者頭把煙兒往破鞋底上磕磕，用手抹了一下嘴上的青糊額，發了一聲長吁！兩眼緊閉着，站起身來停了，不管金明走不走，又揚起了，吟着那紅薯粗梗了。銀存心裏很感同情，緩緩地給金明談幾句話，那老頭子却斜着眼睛叫道：

「天不早了，快點回吧，今兒還想回完哩。」

金明胖子走了，他想，這頑固的不拔毛無論怎樣往他臉上貼金貼銀，他是不領人情的。想想，真可憐兒勉強浮誇笑話，慢慢離開了紅薯田，影子消失在一片梨樹林裏了。

釜河水面上那排魚的周七，又在唱那「划旱船」曲子，聲音傳播到離三老頭他借紅薯田來，金明總的眼睛總是忍不住往河裏瞟，那唱腔便越來越近，小木划子漸漸划近紅薯田了，魚在水裏游來游去，周七的划子便不停的在河水上打旋子，拉網，把魚放進小木划的竹籃裏，唱聲便響起來了。

銀存偷望見他小媳婦的眼睛不停的往河裏瞟，心裏便有些不高興，停了，小木划漸漸近了，「河裏有什麼看的？」

小媳婦的嘴裏突然發出來，低了頭小聲囁嚅着，他聽得清清楚楚她自已命不長，發了一個眼珠子。

她這道度厲害，看看河裏的魚鷹捉魚，又有什麼關係？這麼撒下去，她總無機會上吊，也要跳河自盡的。噙着，淚珠兒就從眼裏滾下來。

銀存媳婦當着父親和弟弟的面，就這麼不聽銀存指揮，他感到有失尊嚴，心頭的怒火壓不住冒起來，把錢丟出丈把遠，從腳上脫下一隻鞋子，一面怒罵着，一面就跑上去，按住了他媳婦的脖頸，手裏的泥鞋不停地在她屁股上拍，那小媳婦哭聲大作，頭髮被散了，掙出銀存的按壓，哭叫着朝前跑去，銀存在後面追趕。趙三老頭却在銀存背後叫着：

「咳，咳，銀存，銀存，你要幹什麼？你發什麼瘋啊！放下你的鞋，在這野地裏你鬧的什麼模樣？也不怕人家笑話！」

銀存聽見父親的叫喚，便停住了脚。可是那小媳婦却哭哭啼啼一直奔回家去，見了她的婆婆，是大鬧不已，只鬧得隣舍們也都跑過他們家門來看熱鬧。到了吃晚飯，風波還沒平息，趙三老頭和他兩個兒子趕着裝滿紅薯的老驢車回來以後，銀存還聽見他媳婦爬在房裏啜泣，彷彿她平生第一次受過冤屈和虐待，不復了這一筆仇，她似乎不完一報，躲在那屋裏，也不出來幫助老婆子燒飯。

銀存的母親把銀存叫去，問銀存到底爲什麼打她，剛才過門沒有多久，就下這種毒手，還是受不得的。銀存把她向釜河裡擲那唱曲打魚的周七漢子的事，講給母親聽了。母親心頭上忍不住的火氣也衝上來，便在堂屋中大聲叫罵道：

「原是你給人送出膀子，這還了得！打的輕，銀存，你給我再重重打她一頓！才過門沒幾天，就發生這事，這以後她這變態驢行哪！這沒羞的，女人，她在家裏還不知變過多少漢子哩！銀存，你今兒問不出她這口供來，你就算頂了黑鍋，……」

銀存不知怎麼，眼睛裏忽然落下淚來。剛才那陣火氣早已平息，他心裏也在爲那陣冒失的行爲後悔，現在母親又要喚他去打她，他能不打她麼？可是他小姐爺身上的白肉，他又怎麼忍心打下去？他心裏異常不安，只好硬起頭皮走進套間房去。把房門插了，脫下一雙泥鞋只朝那炕頭的泥土上使勁的打，他越打越發出挨打的尖叫聲，泥鞋落地一下比一下重，小姐爺也嘶喉叫着，一聲一聲大，震如真的打他媳婦一般。院裏趙三老頭却嚇壞了，要進去拉，房門插着進不去，只在外面用手敲那套間的窗戶，大聲喚叫：

「別打啦，打死了要償命的喇，都是你娘那老妖精壞事。你兒子打媳婦，要真是鬧出什麼亂子，可是誰去衙門坐監哪！我的大爺，……」

房裏的泥鞋拍打聲停止了，女人的嘶叫也不息。堂屋裏那老婆子心裏似乎出了一口氣，等到銀存把套間房門打開，老婆子還在用手指着房門叫：

「做媳婦呀，可不比那當姑娘的，你可知道做媳婦的規矩麼？臨進門來你娘也沒囑咐過你麼？做媳婦得作在前頭，吃在後頭，行路要端端正正，不許斜眼看人，更忌諱在河裏望那打魚的野漢！你若

是再犯了媳婦短，就把你肉拋爛，休回娘家去，我這門裏可不要你這野媳婦。……」

老蔡不頭顱上騎起獨根奇筋，跳着怒目攻着那套間的門口。套間裏只聽見小媳婦輕微的抽泣聲。

### 三

一條大道，一直通過火車站去，據說這大道是專運軍火的，這道那些運送軍火下來的駁貨車，運貨包的駁駝，騎腳踏車和推獨輪車的，……如今那大道上運送軍火，也居然有汽車呼嘯着經過，整列的兵隊被黃塵瀾漫，騎兵奔騰着，……

幾天來的火車響聲也極稀少了。加添的是空中成羣的轟炸機，從頭頂上往往地這，嗚嗚的響聲響着，把沿鐵路的車站都炸得稀爛。

這天，有個從大道上跑回來的隣人，臉色變得極黃，遇到人便說：

「隊伍退下來啦，還跟下來很多逃難的，可不好了呀！……」

報紙村裏的隣舍們都嚇得面無血色，手足失措的往各自家裏跑去，把相鄰房門都圍閉起來。據說又傳來一種恐怖的消息，說是日本人一過來先索婦孺，後燒房子，躲在家裏可不止個辦法，趕快在裏邊溝裏跑。後來又有人說，年輕小夥子也得躲開呀，不然被日本人看見，不殺死，便弄去替他們修路。

力。於是，報紙村充滿了各種恐怖的謠言，一時十分混亂，各家都收拾東西，準備往鬼迷溝裏逃了。王大爺收斂民槍保衛家鄉的事，也有了眉目，他那緊蹙的金明小胖子，也趁這機會提了銅鑼沿街沿巷的敲起來，一面敲，一面還叫着：

「加入游擊隊的鄉親們，把你們的槍枝，子彈，手榴彈都帶着，在大寺台上集齊，往鬼迷溝定  
咣！」

噠，噠噠噠。……

人們驚恐的心境，一聽得這銅鑼聲，心裏更慌，有些女人哭起來了，也不知拿什麼東西好，只抱了自己的孩子，披頭散髮，跟了驚慌的人羣往村外通往鬼迷溝去的大路跑去。有的抱了包袱，挑了米，有的拉了老牛，老馬，……人羣中形形色色，都異常慌忙，恐怖，……

那素日對於逃難，搬家，沒一點準備的趙三老頭，聽得那些可怕的流言，又看見這般令人心慌的情景，心裏也不免有些發急，最害怕的是他老婆子，她不知如何好。只對堂屋中的灶王菩薩點頭，嘴裡不住的唸灶王經。兩個兒子和小媳婦，也面目失色的東張西望。金存小兒子跑出去一趟，回來報告道：

「爹呀，街上沒一個人了，人都跑空啦，咱們得快點走哇。……」

趙三老頭心裏的雜事都湧上來，這鬼屋房子咱怎麼躲着跑呢？突然他又想起了那塊爛在牆角下

的銀子，像日頭般在他心裏閃起了光，他驚慌的叫道：

「你們年輕的先走，銀存領着你媳婦走，金兒也跟着你哥哥走，我還要收換東西呢。……」

「娘呀，你也走吧！」銀存哭喪着臉說。

這時候，那老婆子才從灶台下爬起來，望着她兒媳婦和兩個兒子說：

「你們別管我，你們先走，我還有事哩，我走了這家裏誰照門哨！呵唷，天橋爺，若是真的日本

人過來，我這老婆子怕什麼？……」

銀存拉了他小媳婦的衣襟走出去，金兒跟在哥嫂後面，剛走出小棚欄，只聽嘩嘩嘩嘩一陣馬蹄

響，兩匹馬騰起黃塵飛馳，騎馬的人伏在馬背上，一溜煙兒逝去。金存被嚇一跳，轉身又往二門裏跑

去，看見他的母親，便大聲叫着：

「娘呀，快走吧，騎兵都退下來了。」

那老頭子在最裏面一間秘倉裏裏正揣着那塊銀子，聽見這叫聲，便驚慌的跳出來，急急的說道：

「看你這小子，你先跟着你哥走麼，又回來喚你娘幹什麼？」

老婆子又從堂屋裡灶台前爬起來，也叫金兒趕快跟着哥嫂先走，他們把家裏一些東西收拾一下

就去的。金存這才又跑出去趕他的哥嫂。……

三老頭偷偷出棚欄來，向着破街兩頭打量一下，望不見一個人影子，大概還報訊村裏人已逃光



了。他又急急忙忙奔回房來，用鐵錘三下兩下就把牆角下那塊銀子掘出來，使塊破布包着，闖到堂屋，把那給姓王君陸慶頭的老婆子拉起來說：

「你去把櫃牽出去，快走……」老婆子爬起來，滿面愁容，望着趙三老頭，說：

「這傢裏的東西，怎麼辦呀？還有房子呀？……」

「快去，你聽我的話就是啦！……」

老婆子看見趙三老頭滿臉起橫肉，便只好依了他。她剛走出了堂屋門，遠遠只聽得嗚嗚聲響，門外破街上又是一陣驚人的腳步聲傳來。接着便又聽得空中一聲哀號，拖了長尾巴擦着空氣飛下來，突然一聲爆炸，把趙三老頭的房子震得飛滿塵土，那次年積在梁木上的煙灰都似落雪般撲撲往下掉，屋頂和牆壁像坍倒下來，趙三老頭只聽得有些碎片飛過，把他堂屋的門板打了幾個洞。這時，他似乎才意識到是敵人的砲彈飛落在他庭院裏。庭院裏充滿了黑煙與灰塵，看見老婆子翻倒在地下了，他跑出去想把她扶起來，却發現老婆子的胸口已經露出碗口般大的一個血洞，血不停的往外吐吐的冒着，老婆子臉色臘黃，已斷了氣。再抬頭看，饑餓的廝棚半塊頂角坍下來，院裡那幾棵老白楊被破片打得剝開許多皮，落了許多枝葉，直把屋簷下的鴿子們驚得都撲撲飛跑了。

趙三老頭抱着老婆子的血屍，哭也哭不出眼淚，聽得外面的鬧聲更雜亂了，成排的槍彈掃着空中的樹枝，震彈不停的向遠報訊村裏的泥土房子裏落。……他突然又想起手裏那塊銀子，他什麼都忘

了，披掛那塊破布包着的白銀直朝柵欄外面彈出去。……在外面兜了一個圈子，立刻又返回來，鑽出小二門，跳進柵欄裏去。……

曠野裏，保衛家鄉的農民們，在往鬼迷溝去的路上遭遇到日本兵，素日欠缺訓練的農民，一聽得鐵彈的爆炸聲，都拋了自己的老步槍亂散了，同着逃難的人羣，像熱鍋中的螞蟻般，四處奔跑，有些把東西和糧食都丟掉不管都朝着遠處那層疊起伏的黃土層的溝渠逃去。一會，槍聲逐漸稀落下來，躲避在曠野中的趙三老頭突然從窗子裡望見外面曠舍裏飛起了煙，發出噼喇聲，朝那方向和距離，大概是王大爺家裏起了火。他心裏很明白這是日本人放的，接着便又聽得一陣馬蹄聲跳過去，有人在敲他的門了。趙三老頭想：「若是不出去開門，日本人一定是點火燒房子。」他大起胆子走出去開了小二門，看見一個穿軍服戴紅領章的兵，鼻頭下留着小短鬍鬚，兩隻亮晶晶的眼睛望見了趙三老頭，什麼都不問，便抬起皮靴直朝他的屁股上踢了兩腳，然後嗚嗚咕咕不知說些什麼。趙三老頭知道這是日本兵，爬在地下便磕響頭，也忘了懷裏還抱着一塊用破布包着的銀子，那塊沉甸甸的銀子一脫手，孤零零墜落在地下。日本兵看那東西沉重，知道是銀錢，便伸乎去拾，這時，趙三老頭才發現自己銀子掉了，趕快爬過去撿，誰知那日本兵早已把皮靴踢過來，一脚踢中了趙三老頭的腰門，他便滾過去了。等他醒來時，銀子早已沒了蹤跡，而且曠舍家的火漸漸延燒過來，火勢很猛，因為有黑煙，火苗直吹過來，已經把曠舍院中那幾株老白楊樹燒起來，發出噼噼響聲，火勢立刻蔓延到他的房

屋，現在他像在做夢一般，神經麻木了，也像瘋子般跳出了門院，直奔出小柵欄去。……

報訊村這一帶的鐵路被日本兵佔領了，火車站插上了太陽旗子，鐵路上時常有日本騎兵隊飛過，在車站附近搭起高架子，高架子上站了日本兵，舉着望遠鏡各處瞭望。鐵路上雖然也時常有火車通過，但是聲音傳進人們耳朵裏，已經不似從前那麼像音樂般好聽了，現在這聲音給人們的感覺是沉悶、恐怖、威脅，……這一帶的大地雖然還留着祖國的人民。但他們已不似從前那麼感到自由了，他們只感受壓迫和死的恐懼。自從日本兵把這一帶的土地佔領以後，這裏鄉村中的婦女，餓餓，糧食，……一切都彷彿已屬於他們的私有物，可以隨時進來姦姦，搶劫，姦殺，……這裏已變成恐怖世界。從那破爛的街頭或釜水河食裏，隨時都可以看見一兩具被剝光裸體的女屍，更可隨地看見那被剝掉頭的驢牛，在地下掙扎，發出悲愴的嗚吟，慢慢的流血而死。……

釜河沿岸以及靠近鐵路的村子裏，居民們都逃光了，只剩下殘廢，衰老，走不動的人們，還在這恐怖的村莊髮殘喘，釜河裏也時常發現一兩具被毒的死屍浮過去，它仍是那麼靜靜的溢流，帶着這一帶痛苦受難的人們默泣。……

嚴冬到來，下了一場大雪，大地變成銀白世界，荒野裏更看不見一個人影。只有那受到刺激過大的趙三老頭胡亂的在雪野裏奔跑。趙三老頭神經錯亂了，瞪圓兩個灰色眼睛，一面跑，一面不停的呼

「銀子，我的銀子呀，老婆子也死了，房子也燒了，銀子也被日本人搶走了。……」

兩腿腿子失了知覺，身體失去主宰，他奔跑着，奔隨着，無目的的奔隨着。……

原野，那赤裸的樹林，灌木叢，都蒙着白雪，稀零的槍聲，時常由那遭受過洗劫的鄉村中發出，那裏仍時常飛出一陣煙火燃燒起來，不知那一家遭殃的房屋被燒着了，更不知那一個不幸的人被那槍聲擊中了。村落裏坍塌的土壁露着缺口，枯黑的紅薯蔓掛在樹樞上，大路上的積雪被來往騎兵隊的馬蹄踐踏得稀爛，露出泥濘，冰塊，枯草，……

雪在融化了，遠望不見邊際的大平原裏，便露出不規則的一塊一塊泥濘來，只有那土坵，泄塘，樹叢，墳塚的陰暗處，積雪仍是很厚沒融解。冰雪融後的大路上，積滿泥濘與冰塊，四處的村落露出陰鬱淒涼的淡乳色，遠遠那高山起伏處，一階一階梯田露上去，瀾散着白色稀霧，梯田裏的麥苗，露出隱隱綠色，這結凍的地層，一直連接到遙遠隱約高聳的山影，那山影，這一帶的人民喚它做葉子山。這起上低下的地層，形狀頗奇怪，裏面隱藏着許多深谷溝渠，它們的形成不知是因地殼變動還是被原始洪水沖刷所成，是沒有人知道的；地層錯綜屹立，十分壯觀；在那大小溝渠以及高聳的土壁上，這天然形成許多洞穴，有人說這裏面的溝谷深渠是那釜河汎濶的初道，這些洞穴是以前人們避水災的居處，地層中有一條曲折多叉的深溝，不習路的陌生人進了這條溝，便迷了路，走不出來；溝中相傳發生過許多奇怪的故事，這裏面是隱藏強盜，賊窟，守寇的寨，有許多遊客被劫害，有幾姑娘們失節

，有些小孩們失蹤，……種種恐懼的事跡傳流在這一帶民間，所以這一帶人民喚這條溝做「鬼迷溝」。夜間母親騙哄小孩睡覺，也常用「鬼迷溝」中死鬼活魂來咬嚇唬孩子不哭。王大爺收斂民槍和號召來的農民們，組成那支保衛家鄉的游擊隊，自從在路上與日本兵發生一次遭遇戰後，散落到各處的人們，都到這鬼迷溝裏來集合。集合起來，人和槍枝雖然沒有多少損失，可是這次却給了他們一個嚴重教訓，就是素日沒有組織訓練的農民，一遇到激烈戰鬥的場面，便都心慌手亂，莫知所措了。這次遭鬼迷溝來，王大爺決心加緊訓練，使素日對槍法射擊生疏的農民們，都要熟練起來。他們一來到鬼迷溝，便分散住紮在各條溝中的土穴裏，每天從早到晚，各個高矮上山丘，陡起的土崖，樹林裏，深谷裏，……到處都可聽見喊口號，爬山，跑步，練習射擊的種種聲音。但這些槍枝子彈，來處不易，王大爺叮囑他們各個隊長分隊長員們，子彈要特別節用，子彈就是他們的命，這都是他們地方上血汗換來的，所以射擊打靶的事，就特別慎重。……至於他們的糧餉，更是一個嚴重的大問題，雖以前也在這溝谷中囤積了一部分米糧，但這歷許多年，餓漢子們吃飯，長此下去，非得儘先設法弄糧食不可，況且各村裏逃難進這溝谷中的飢寒人家，也不能不救濟呵！所以王大爺同這些農民們一遷進鬼迷溝裏來，頭皮感到最焦灼的便是糧食問題，第一項事要辦的，便是如何設法從四鄉往這裏搶運糧食，他已派出他的幫辦金明胖子出去張羅，一有眉目，便派人去運米。

鬼迷溝中各個陰暗的洞穴，稀少的幾戶人家，和那附近深谷盆地中的小村子，都架滿了衣服破舊

的漢子，和逃難的婦女孩子們，從此以後，遺鬼迷溝中便充滿孩子的哭叫，女人的啜泣聲。……

銀存領着他的小媳婦和弟弟，從報訊村裏逃出來，正遇上王太爺的民團給日本兵抵抗，他們三人從混亂驚恐中逃下釜水河套，從河套裏又拐進一條路溝，還在田野匍匐了一陣子，這樣才算脫開槍林彈雨的威脅，逃進鬼迷溝裏來，可是銀存小媳婦已被嚇得魂消魄散，兩隻眼睛哭腫了，頭髮披散着，渾身都滾滿塵土，簡直變得像個鬼。進了鬼迷溝，尋了一口土洞，銀存兄弟兩個從附近土山上採來一些乾草，墊在洞裡，就算做睡舖了。

銀存小媳婦過門本不久，看到自己隊的是個麻子臉偏頭醜男人，精神早就不快，又遇到逃難的折騰和苦難，如今看到又娶個這陰暗潮濕的洞子，不由得懷想起她的親媽來，哭腫的兩隻眼睛又淌出淚水，哭得更厲害了，銀存在旁邊怎麼勸她，她仍是不停的痛哭，只把銀存也哭得忍不住傷心，眼裏淚珠兒禁不住往外滾。最後嘆一口氣說：

「你哭得這麼傷心，什麼時候算了？咱們都是命不濟的苦人，偏偏你剛過門，就又要逃難。唉，偏願這場兵亂趕快過去，咱們好早點回去過日子。……」

說着，銀存也像小孩子般用手背揉起了眼皮，把眼皮也揉得紅紅的。

金兒坐在旁邊的乾草上，看着哥嫂兩個哭，本也難受，但他的眼睛裏是落不下淚的，他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哥哥哭，想不到哥哥也會這麼傷心。

「哥哥，」金兒忽然說：「你們別哭了呀，聽說日本人已經佔了鐵道和火車站，報紙村裏起了火，爹娘他們到現在還不來，不知他們怎麼樣了呀？」

銀存和他媳婦這才止住哭，銀存叫金存弟出去看看逃來的人們裏，有沒有爹娘逃來。他和嫂嫂要把這洞子用乾草鋪好，好給爹爹和老娘休息。金存在這裏也沉悶不過，早想溜出去玩，聽了哥哥的話，便一面搔着發癢的癩刺頭皮，一面很快的跑出去。……

金兒剛跑出這洞子不遠，便從一片樹林裡發現了一些雜亂無序的漢子，都穿着破爛的百姓衣服，攔着攔着老步槍，嘈嘈的講着話走過來，他猛然發現裏面有個黑臉孔對他笑，眼睛閃着光，露出一口黃牙齒，仔細看，才看出是黑肝貨那東西。黑肝貨一看見金存這禿子便從人羣裏走出來對他打招呼。黑肝貨第一句話便冒失的叫道：

「禿子呀，你老爹瘋了呀，還不去把他領來？……」

金存以為黑肝貨這討厭鬼，又給他開玩笑，罵他老子爹，他非常不高興，便瞪起眼睛來，叱道：「黑狗，你別拿着人家老爹開心玩，我罵你爹是瘋子，你準不願意。……」

「咳，……」史運付急得跳起腳來，叫道：「我說你爹瘋了並不是假的呀！不信問問別人，問問李小跛。李小跛，你過來給我做個證見，到底趙三爺瘋了沒有？他還喊着他的銀字，老婆子，房子。」

李小跛拐過一條短腿，擰着一枝破槍，也從人羣裏走出來，兩邊外眼角笑得打皺，露着上面一排黃牙，眯着瘦骨，斜了一隻眼睛望着金存正經的說：

「趙三爺就在前面的土山上，他才打報訊村裏跑出來，嘴裏胡言亂語的，胳膊也受了傷吓，大概吓得太大了！」

李小跛是報訊村裏正經人，不會說謊話的，這時，金存才相信他老爹跑來了，趕快向着前面一座土山爬去，翻過土山，在另一面牛山坡上，望見一堆人圍着，他跑過去，只見人羣圍的人正是他老爹，他老爹坐在一塊石頭上，左臂被破片擦開一道傷口，血把破襖袖子染污，金兒一望見老爹，眼裏一酸，淚珠兒直往臉蛋淌下來，一面喊叫爹爹，一面已撲進他老爹懷裏痛哭起來。

趙三老頭神經平息下來，一望見是他小兒子金兒，老眼皮中的淚水也把老臉濕成兩道線，父子二人摟在一起痛哭了一場。趙三老頭見他小兒子這般傷心，更不敢把他母親被炸死的事告訴他，只說個人摟在一起痛哭了一場。房子燒了，如今那報訊村中大火還是漫天漫地燒個不止。圍來的人們，一看見他們父子悲傷異常，都不忍再看這片淒涼悲哀的景情，都一個個散走了，這裏便只剩下趙三老頭和他小兒金存。父子二人悲傷了一會，那小兒子是傷心他老受爹到傷，趙三老頭難過的是他的家庭被火燒成灰，銀子丟掉，老婆子被炸死，——最後趙三老頭才止住流眼淚，替兒子用手拭乾眼皮，小兒子看見父親不哭了，便問母親怎麼還不來，是不是還在報訊村裏？趙三說等會兒再詳細告訴他，就把話頭拉到別處去



問他哥嫂倆在那裏，在路上受到苦難沒有？金兒如實的告訴了父親，趙三才對兒子們放了心，兩個人離開那荒涼的土山坡，金存引老爹下土山來，看他的哥嫂。

趙三老頭一進那土洞，見了他大兒子銀存和媳婦，把他們老娘被炸死的事詳細的講給他們聽了，自然又是一場痛哭流淚。……只有銀存小媳婦坐在陰濕土洞的乾草一旁，不哭。自從那一夜她被那婆子毆着銀存打過以後，她便對那婆子懷了恨心，所以現在她一聽得那婆子被炸了，心裏雖不快活，也不難過，只是默默坐着，漠不關心的出神，想藉許多她出嫁過門後一段新婚的事。

報訊村裏逃進鬼迷溝來的鄉親們，聽說趙三老頭從敵人火網裡受傷跑出來，都三五成羣過這土洞子來看望他，打聽一些報訊村裏敵人佔領以後的情況。……

接着又是李小跛和他的兄弟李小泉，張春山，周七，這幾個人來看趙三老頭。李小跛是個斜眼，駝背，有條短腿的拐子；他這兄弟李小泉，也有一隻斜眼，腿子並不跛，只是他的口吃，講起話來特別費力。張春山是個黃瘦的人。他們一走進這口土洞子，給趙三老頭察驗幾句：使你一語他一言的追詢起報訊村裏被燒的情況來，張春山却一個勁問他自己家裏房子有沒有被燒，他老娘，姐姐，媳婦，還有他一個不滿月的嬰兒，都被丟棄在家裡啦，……詢根問底，趙三也是冒冒彈雨鑽出來的，那裏知道張春山家裏的詳情呢？所以張春山這些緊迫的問話，趙三老頭一味的回答不知道，不知道……張春山所得的回家很失望，便沉默下來不再問，只聽李小跛和那結巴嘴李小泉兄弟兩個同趙三老頭的談話

。這半天也沒聽見周七那捕魚的水手漢子說一句話，張春山回頭一看，只望見周七低了頭，兩隻眼睛不停的向洞角乾草上瞟，張春山再往那裏一望，乾草上規規矩矩盤腳坐着一個臉皮潔白的小媳婦，張春山還沒有看見過，他不由得叫起來：

「哎呀，銀存哥，我們還沒鬧洞房呢，怎麼你媳婦的頭髮已經盤起來了？哈哈……」  
這一句話，却說得四週人們的眼睛都向洞角乾草堆上小媳婦望去，銀存不知怎麼好，臉子臊紅起來了。

那小媳婦早就覺察到身旁有周七那饕餮的眼睛，像鋒利的刀子般往她臉上飛，自從那次在釜水邊上換了銀存繡鞋底，以後再也不敢當着銀存的面偷睨男人了，所以從這些男漢子一進洞來，自始至終她是低着頭，未曾抬過一下，這些人們看來，她是那麼規矩，賢良，像木頭人兒，動都不動一下。

陳茂臉張春山雖然而皮薄，但在這羣人中，他還是輩數最小的，他便湊上前去坐在小媳婦身旁，向她臉下端詳一番，然後喚了一聲嫂子，正要對她開玩笑，却聽旁邊李小跛說：

「張春山，看你這人，當着老公公的面，怎麼胡鬧？……」  
這一說，却說得那小媳婦更不好意思，把頭低得更低些。張春山被說得也抽身回來，坐在這裏一堆人近旁，又聽他們談話了。

王大爺一得到報訊村被敵人縱火焚燒的消息，心裏格外不安，因他光桿兒隨了槍枝人民逃出來，家庭裏人口，財物，什麼都沒帶出，房子燒了不要緊，他最望念的是他那一家子人口，若被後日本人知道是他的家人，那還不一個個活剝皮麼？心裏想着，越發難過，立刻喚來一個忠厚誠實的人，派到報訊村去替他打聽家人的消息，探看房子被燒的情形。被派出去的漢子，名喚寶財，忠實可靠，沒一點壞心眼兒，身體又粗又高，是個健大個兒，受了王大爺的委派，尊命去了。

王大爺又叫那輪流放哨的漢子們，把附近緊要的路口都守住，並叮囑特別注意些窺，遇到可疑的人就擒來盤問，千萬不可放鬆一個。放哨的漢子們也都應諾着出去了。王大爺接着又爲糧食問題焦慮起來，他想：

「金明胖子被派出去張羅糧食，已經好幾天還不見回來，莫不是被日本人弄去了？」

一面悶悶想着，一面吸着紙烟，坐在一張太師椅裏，把一條腿蹣起來壓在另一條腿上，羔毛皮袍翻起一個角，露出那白絨絨的細捲毛。正在這時，他那當差小二忽然進來報道：

「老爺，有個女人要會你。」

他覺得奇怪，什麼女人？說話間，那女人已經走進洞來，背後跟隨着史連科那黑人。這女人臉上

留着！頭髮蓬鬆兒，臉子也還白淨，年歲也不大，穿一件淡紅花子襖，一條綠褲子，一對小紅鞋，頭髮梳得光溜溜的，王大爺並不認識，他想，後面既最跟了史連村，一定是史連村的熟人。那女人一進來，便向王大爺嬉笑着並起雙手拜了兩拜，給王大爺請了安。王大爺正在傾側，見這女人還看得過去，便趕快起來請她和史連村都坐了，史連村說這是金寡婦，因久慕王大爺大名，特來拜望的。史連村說罷，王大爺的八字鬚已笑得擡着跳了。

金寡婦這女人很能說話，對王大爺奉承了一番，王大爺笑得更高興，那金寡婦便不停的飛過眼來，說她不久前丈夫被日本飛機炸死了，現在就只剩她們婆媳二人，逃到這裏來避難，家裏沒有一個男人兒以後還需要王大爺照顧哩。

王大爺笑着滿口答應。

寡婦這時候才得機會向這洞子四下打量一遍，雖說是在土壁中挖開的洞，但在裡面看來，却像房屋兒一般，牆壁頂子都是用白灰刷過的，像雪一樣白，裏面還擺着套間，留着窗門，光線也甚充足。金寡婦那兩隻滿溜溜的眼睛向四週打量了一遍，滿口稱讚着：

「比房屋兒還好呀！，這真是貴人居住之地，就是土也會收拾的這麼好。……」

王大爺又是笑，他把茶人和糧食問題都忘得遠遠的了。

過後，那寡婦說她就住在這近處的十溝中，若是王大爺不嫌棄的話，可以到她家裏去坐。說着，

便告辭了，走出洞子去。

當差小二看她走遠了，回到洞裏說：

「這一定不是個好傢伙。」

王大爺捋着鬍子，又坐在太師椅裏，臉上露出微笑說：

「你怎知道，你認得她麼？」

當差小二臉上露着笑，說並不認得她，只是看外表罷了。王大爺於是遣小二把史連科喚來，問個底細。

「那金寡婦你什麼時候認得的？」王大爺臉上浮着笑。

「我認識也沒多久。」史連科說：「這個婦人挺好交際，什麼人她都給說話，她都想交朋友。」

「她是不是良家媳婦？婆婆管得嚴不嚴？」王大爺又笑着問。

「她才不是個爛貨哩，什麼人都往她家裏跑，他婆婆也還年紀不大。看那樣子也不像規矩人，對她媳婦一點都不管，彷彿還替她拉皮條，把她當野驢放咧。」

王大爺聽了這一片話，剛才對那金寡婦的一陣惡氣，都被澆散了。這以後那驢貨金寡婦，雖又來找過王大爺幾次，王大爺對她却淡然無味，無什麼興趣，這金寡婦自己似乎也覺得無法使王大爺上圈套，便又撈住史連科那頭驢子人往她家去睡。把史連科弄得魂顛倒，沒一點主意，金寡婦在她眼裏

變成第一等美人了。

見了史連科的人們，都給史連科鬧着玩笑，說他那麼黑，却得了那麼白淨一個老婆，前輩裏燒香磕頭也求不來哩。史連科聽後，黑臉子上只是嘻嘻的笑。可是誰都不知道金寡婦原是敵八派過來的開諜，大家都把她當做個人人可騎的馬兒，誰知道她到王大爺這裏來是有作用的呢？王大爺既嫌她驕，不理她，偏偏她又把那容易上手的直腸子黑肝貨勾引了去，直把頭腦單純的史連科鬧得迷迷昏昏，如沉入幻夢中，終日陪了金寡婦在遺囑迷霧中東溜西溜，南看北望，把路徑山頭都記熟了，這鬼迷滯中的漢子們還沒一個人知道金寡婦是個開諜呢，史連科還在領着她四處遊逛。別人有嘲笑他的，直腸子人還非常不高興，並且聲言不久就要給金寡婦結婚的，所以也無人管他，任他隨便遊蕩。金明胖子回來了，據他的報告，糧食很容易解決，在鐵路過去不遠，有一家富戶，一百多担小穀都被日本人縱火燒了，別處還存藏着好幾百担，日本騎兵時常過去搜邏，不知從哪裏搜出來，也將被焚燒的，那富戶很願意捐送給他們，只是近來日本人爲了防備遊擊隊襲擊鐵路，以附近鄉民限期把鐵路兩邊都築起一丈來高的土牆子，土牆子上還插了葛針，留着槍眼，所以要是通過鐵路去拉穀子，是很不容易的事。

王大爺聽了這話，眉頭皺起來。無疑的這是當前最大的難關了。便喚幾個老輩的人來，商量怎麼

## 處理糧食問題。

第一個進來的是李小跛那短腿拐子，他一走進來，露着一排黃牙，照例是眯了眼睛微笑，他並不提那糧食的問題，頭句話就告訴王大爺趙三老頭受驚逃出報訊村，胳膊上還受了一處傷，銀子丟了，房子燒了，這些不算，他老婆也被炸死呢，對人講起話來，十分懇切，問他日本鬼子比北軍還厲害不？他只是搖頭，說什麼也不再回報訊村了。現在他也要叫他兒子們都加入游擊隊，他自己也願意在隊裏跑跑腿子，幫幫忙，趙三老頭說着話，眼淚流下來，很慚愧的樣子。

那金明胖子卻在旁邊冷笑起來，說：

「按說，這趙三老頭不應該讓他再加入隊裏，你們却不知在我們隊剛收斂槍枝，招集人時，他夠多麼執拗的，對他講了千萬句好話，像央求神仙一般難，請他一戶加入一個人，他只是說日本人過來他只躲躲就是了，不願加入那什麼隊，什麼團，想起他的面孔來真氣死人。現在可好，房子燒了，老婆死了，銀子也丟了，才知道日本人的可惡，才想起我們這游擊隊是對的，才要加入。像這種人，什麼事兒都給他吃過苦頭他才幹，若不的話，打死他他都不會幹，這才是奴才性子。……」

金明小胖子說話，瞪着兩隻大眼睛，露出很氣憤的樣子。王大爺看了金明的表情，用手捂着小鬍子笑了。

「那麼你是反對趙三老頭加入這隊了？」李小跛斜過一雙黃牙，一下力。

「我並不是反對他加入我們的隊。」金明小胖子緩和下來說：「只是說的這個理是這樣子，他若加入我們的隊不是多一個人更好麼？不過他以前那種態度令人想起來真是可氣。」

「我是看見他們這次逃過鬼迷溝來，一家人都很悲傷。」李小跛說：「談起話來，趙三老頭和銀存都是怪激昂的，他們現在是睡醒了的獅子，若把他們收進我們隊裡來，我想是很好的。……」

小胖子沉默着不再說話。

王大爺的鬍子抖了兩下，答應了李小跛的提議，並且馬上請趙三老頭也來參加商議糧食問題的這個會議。

趙三老頭被人引來時，這洞子裏人已擠滿了人，雖也有幾個年輕人，但多數都是軍紀較高的鬍子的人，擾擾嚷嚷的談着話，洞子裏煙氣蒸騰的，咳嗽，吐痰，壓鼻子……各種聲息把這口洞子鬧得十分嘈雜，人們見趙三老頭進來了，他一條胳膊用繩兒套在脖子上，大家都用異樣的目光斜視他。他被請坐在一條長板凳上，望見面前這些亂雜雜的頭顱，有幾個他覺得很生疏。王大爺，金明小胖子，李小跛，都給他打了招呼，然後只聽王大爺把巴掌一拍，聲音才靜肅下來，開始討論糧食問題了。

王大爺穿了黑綢馬褂，深灰綢面子羊羔皮襖，拖了那兩隻底子有一寸厚的毛毡鞋，發光的黑棉褲，隨紮了口，頭上戴了髮疙瘩黑緞帽盔兒，態度特別莊嚴，眼睛灼灼閃亮。他先把隊上糧食的報告說了一遍，然後又把這隊伍成立經過的堅苦情形，以及那宣傳抗日的人們的扶助，幫忙，……一切經過，



又報告一番，還報告了其他一些事，才停住嘴。……

趙三老頭，一聽得他說那羣宣傳抗日的人們幫忙，心裏便湧上一陣不快，在報訊村煙，他最討厭那羣滿口裏講着抗日，日本人來了便躲得連影兒都不見，嘴裏吃的白麵白米，身上穿的洋布，日本布，……還要滿口喊着救國，不買日本貨，……爲什麼受他們的扶助幫忙呢？……他很想站起身子來發問，可是他把心裏的火壓了壓，又坐穩下身子沉默了，這也許是他在那寂寞的田地裏養成的習性，雖然對外面的事有心想，却不願說出口來，把心思藏進腦子裏，不說出，却做出，這也許是外人說他固執，孤僻的原因。……

這個會議的結果，大家商議妥當，連夜分派幾輛驢車去拉糧食，另外還要分路進行徵集糧食，並分路進深山秘境從速囤積，這樣便散會了。

這個會散了以後，趙三老頭又給王大爺談了一會話，才告辭回來。從此以後，趙三老頭一家人，全算是隊裏的人了，每天分三次跟了大家到附近一個山谷裏去吃黃米飯，吃起飯來，異常熱鬧。除了這隊裏的正式隊員們，還有隊員們的家眷，男男女女，蹲在樹林中，土坡上，三五個一組，七八個一組，有的還有十個二十個一組，圍成一圈兒，那高坡和深溝中便是一片黑蠕蠕影子躍地，儼似一羣螞蟻。

黑麻似偏頭蓋的銀冠，每到吃飯，也照例引了他小媳婦到那人羣中去，他媳婦兩隻小脚上穿着紅

鞋子，從漢子羣中走過，斜刺人們的眼睛，人們都看見她的小臉潔白得很。她丈夫却是那樣一個偏頭歪臉黑雀斑的醜傢伙，所以對她懷起邪念頭的人便不少。小媳婦是被打怕了的人，在銀存面前，怎麼也不敢抬一下頭，向別人飛一下眼，總是把頭低着像個木頭人鬼似的吃飯。

那在釜水邊就對這小媳婦懷了情的周七漢子，是個高大強壯的小夥，面皮生得不醜，比起銀存更好多，自從在釜水的漁船上對這小媳婦唱了那旱船曲子，小媳婦眼目中早已印下這年輕小夥的影子，可惜的想無機會談一次話，兩方面心中皆有幾分悵惘。每次吃飯，周七總湊近銀存他們夫妻兩個，端着寶米飯碗，一面嚼着，一面對着這雙紅鞋子瞟着。銀存對這事雖也看出了幾分，但無法說話，他是無法阻攔人家眼睛的，也儘管讓他在這，銀存只管低下了頭吃飯。

這次出去運糧食，周七的機會終於來了。王大爺招集的那次會議，決議案是分好幾組，要送着糧食去運糧食，並且每次的人都負責把鐵路兩旁的土牆子鑿開，通過驛車，還要探聽敵人動靜，過必與時還要抵抗。這一個任務是不小的，其中一組的組長被王大爺委派了金明担任，金明領導的這一組中都是熟人，是史連科，張春山，李小跛，趙銀存等。天色尚在蒼茫，護送運米驛車的各個小組便都分路出發去了。鬼迷溝附近也都設了埋伏，給出發的人們約好了險吉暗號。趙三老頭和金存禿子也被派去守山口，那墜了乾草小洞子中，只剩下銀存小媳婦守着，在黑暗的小洞子裡點着一盞孤燈，一個人一面做着針線，一面想着何時才能回家去？她出家離別老娘，在外面受到很多委屈，總想對老娘暢



已經不見周七的影子，只聽得徐世明還在這裏唧唧。

「他回去，還幹什麼好事？不是去吃酒，就給女人買牌去，說說這說說那，就睡下就睡了。咱們都回去加衣服去，看這山口誰守。日本人過來就讓他過，誰也別管管啦。」

「」

說着，徐世明也喘氣離開了山口，往回走矣。只剩下那老實的黃牛一個人，留在小土崗上放籠。

「」

周七一走回鬼迷溝來，並不知背後跟了那狡猾奸詐的徐世明來。還想，天已黑了，鬼迷溝各處也稀稀的有幾個放哨的，各處發出問口令的喊聲，從寒氣中傳來，這可證明這處的人們還有很多沒睡的，從那深谷裏，叢樹裏，到處閃着燈籠的火光。烏鴉在樹枝上拍翅膀，小孩子在土洞子中哭。……他很快的直朝趙三老頭他們住的那個很荒涼的洞子走來，只見土洞子中閃出淡弱的燈光，銀存媳婦正在小燈下一面縫補破鞋子，一面不住的滴着眼淚。周七驚然跳進去，喚了一聲銀嫂子，你做什麼？銀存媳婦被嚇一跳，望見燈光下是個面孔怪熟的人，腦子裏立刻就浮起：那天她在釜河岸上捆糶糶把子，河水裡那幾隻黑魚鷹捕魚，小舟上有個唱曲的漢子，……她趕快把眼淚拭乾了，問周七是誰，這麼晚還進來有什麼事？周七把他的姓名告訴了媳，又談起那日在釜水邊的事，在釜河裏捕魚的人，就是他。

銀存媳婦笑了，潔白的小臉在燈光下閃着，露出兩排小白牙，櫻紅的嘴唇不停的顫抖，心裏被一股熱潮沖激着，直把她的小臉蛋也燒得騰紅。

周七把老步槍擱在一邊，便坐在近處的乾草上，那兩隻貪婪的眼睛，不轉瞬的直望着銀存小媳婦的臉，頭髮，嘴唇，眼睛，衣服，小紅鞋，……把她全身都看遍了。

「銀存子，剛才你哭什麼？」周七問。

銀存媳婦被問得不好意思起來，臉頰又陡的腫紅了，望着周七，只是哭，從那破襪子上扯出爛布來，一面舉上面去擦着頭髮，一面說：

「沒有什麼，不知我那一輩子造下孽，嫁個這麼一家子人……」

「真的，像我嫂子這般家後的模樣兒，嫁給一個黑麻子，真是一朵鮮花插在大屎上，夠多麼可恨……」

銀存正打動了銀存媳婦的心，她又低下頭去，將個針扎進破襪子裏，拉着線兒說：

「俺不是怕，嫁給這一家人，連件衣裳都不給買，我身上這粗布衣裳，還是個家裏的破爛。」

「是呀，這幾年人兒還穿那粗布衣，真夠窩火的。」周七說着，邊厚的眉皺下那兩隻貪婪的眼睛。

銀存媳婦的臉上，然後伸出手去往她手心裏摸一下：「這襪子是誰的？」

「這不是那王八羔子的！」小媳婦也抬起頭來斜睨了他一眼，又望着手裏的針線。

周七見她反抗，趁機會從衣袋裏掏出一塊硬幣來，放在她手心裏。她立刻鬆手，買件東西，隨後便呼一聲把小燈吹了。周七在裏面換了小燈，一面不慌不忙，一面拿了她的手腕，她的褲帶，上上兩個人正在得意時，忽地見週士源口的一塊破布子喀噠一聲響，有人走過，兩人的力氣的手已經按住這一對人，聽得周七和週士源慌張起來，都叫苦不迭地回去了。這時周七那個人嘖一聲笑出來，說：

「周七，你可真做的好事，怪不得你要回來加衣服呀！哈哈。」

這時，周七才明白原是在世間那好笑的傢伙給他捉弄。周七拍肚清腔起來，心裏想這事直往裏裏裏。周七趕忙向徐世明求饒，徐世明還在笑個不止，他說：「你這人，給他三個錢，叫他放你。周七馬上答應，並且央求徐世明不要往外聲張。

「要買我的嘴，還得半正洋布。」那狡猾的徐世明又在大家叫聲。這道便聽得週士源一聲，一撮火柴滑落了，徐世明把火柴的亮直端送到週士源小媳婦面前，小媳婦剛才還在罵，但現在她沒了。週士源那裏乾草，看見有人用火柴來照她，她直用手中把臉擋了，羞再不敢見人。

## 五

明明小胖子，引了他那一個偷運糧食的隊伍，保衛着一輛大騾車，那輛騾車上小胖子，也騎了

趕車的車夫，趁着天光未黑，暮色蒼茫的時候，一夥人奔上一條曲折的路溝，這路溝兩岸栽種着許多柿子樹，梧桐樹，小柳樹，小榆樹，……還有些灌木和芒草，把這土溝夾成一條小胡同，結凍的泥土，被兩匹黑騾的鐵掌踏得噦噦作響，車輛上的鐵瓦，軋得車轍中的石礫咯咯噠噠，發出有節奏的音樂。一路上金明小胖子的嘴演說一般，對他們這個人講着沿途情況，鐵路土箱子情況，目的地情況，……馬車上載了幾把開土箱子用的鋼錘和鐵錘。史連科與張春山爬上溝坎，沿着那雜樹亂草行列，繞着小徑走着，僻靜幽暗。張春山一路問着史連科金寡婦的情形，問他金寡婦有多少年歲，金寡婦的婆子是不是想把她當野鷹放，張春山一次沒看到過她，問史連科可什麼時候引他去看一次？

史連科一談起了金寡婦，心裏便冒起熱焰來，精神特別振作，聽到別人口中說她模樣兒長得好看，走起路來多麼勾人心魂，說話的腔調像那銀鏽打點，……這談心解悶的資料蔓延到每個人談話裏，沒一個人說金寡婦壞話的，直把史連科心裏說得刺癢癢的，口中不住聲嘿嘿笑着。

「黑肝貨，」季小跛坐在騾車的前盤沿兒上，裂着嘴露出那排黃牙說：「若我是你的話，這一天也不離開她，天天把她摟在懷裏。黑肝貨，你可知道喇，鬼魅帶裏的野狗子也不少哩，你聽過她一天，說不定就被別的野狗刁跑呢。……」

「我聽過麼着，」在他背後張春山那聲及聲笑聲說：「你出來就把她掛在褲帶上，走到那地方，帶到那裏，停下來就把她放下，……」

「哈哈哈哈哈……」

眾人只有銀存始終沉默着，沒說一句話。因他一聽別人談起女人，他立刻便想起自己的媳婦在那土流裏受孤單，心裏格外感到難過；由這金寡婦的不守貞節，他也想起他的媳婦，假如也像這金寡婦胡亂勾引野漢，假若把牠搗成爛泥……

大家靜了一會，天已黑了，行在溝下的騾車還是發出那種呆滯無變化的顛拍響着，老騾子聳起耳朵，望着溝底前面的樹影，金明小胖子和銀存跟隨在火車後面，李小跛像一座泥菩薩一般，披了一件搖毛皮襖。團縮在車轆轆上，一隻手持了皮鞭，斜着一隻眼睛瞠着兩匹騾子的耳朵影子，嘴裏咬了小小煙袋吸着煙。

大家暫時沉默下來，各人想着各人的事，眼睛望着逐漸濃下來的夜空。空中的星星也漸漸淡滅了，像無數小眼睛閃爍着，大家彷彿都忘記這是出去冒險的。

李小跛突然把小煙袋從嘴裏拔出來。像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回頭望望車後面幾個人影子，咳嗽了幾聲，往地下吐一口痰，說：

「金明，我看不如這麼着，前面先去兩個探路的，若是沒有什麼動靜，就先把鐵道的兩道土擋子都挖開，車一走到就過去，也省得在那裏等呀，你覺怎麼樣？」

說完，李小跛便把皮鞭順在車箱中，掩了掩那大皮襖的邊子，聳起腰，把小煙袋鍋子裏的灰塗



掉，吹吹透氣，又裝滿一鍋子煙，刁在嘴裏，開始打起火石了。

嘍，嘍，……火炭飛着，夜色便顯得更黑些，遠近的樹叢，土坵，荒草，古墳片子，都是一團一塊恐怖的黑影。……

金明接受了李小跛的主意，他喚了史錫科同他一路到前面去探路，指了老步給和拙士騰用的鐵錘，鋼錘，並叮囑後面跟車和趕車的人，遇到岔路便看他們挖樹的標示，不要走錯路，說着，兩個人便往前面走了。這後面隨火車走動剩下李小跛，張春山，趙銀存三個人。

張春山在坡坎上，兩隻眼睛直睜望着新開闢，李小跛便喚銀存換替張春山在土坡上瞭望。銀存爬上那土坡的雜樹後面走着，覺得特別不慣，路不平坦，時常有些土塊亂轉石拌礙他雙足打路，眼間向遠處望去，也望不見什麼，只是一塊塊黑影，一個個黑茫茫的山谷，心裏便有些恐懼，寒冷，土溝下行走的老驢車影子滾動着，鐵錘，木板，鋼錘，……各種聲音都響響着，坐在車頭上的李小跛，把半煙袋的火點燃了提，叫道：

「銀存，要把眼睛睜大點呀，我們這火車就全靠你的眼睛了。」

銀存心裏有幾分不高興，但頭歪在夜色中搖了兩下，回頭望望遙遠的大車，說：

「天黑了，我的眼又不是夜明珠，遠處兒的東西我怎麼望得見呢！」他心裏想，「你這麼調皮的傢伙，總是支配別人，你自己卻坐着車賊眼光會將大車，連一步路都不走。」

「只把眼睜睜出個子，不說話兒了。」李小波又把他那雙眼睛睜得圓圓的。

「那還用你說，我走着的時候會打盹？我又不睡覺睡覺！」

「你媳婦把你的精神都吸走了，看你比以前瘦了多少，我及想時也替你打個氣。」李小波又笑着懶着玩笑。

銀存就翻開書，並不回答什麼，繼續翻着那本舊書，並讀。幾時山聽了那大車尾後，就笑着笑，用眼睛偷偷瞟着坡坎上銀存的影子。……

銀存心裏一陣不安，不知是為什麼，他心裏不說，又想到了他的小媳婦在那小土洞中受孤單，想想，心裏越發過，突然他感到身子一歪，孤零零一響，被一處斜坡子滑倒了，這輪轉人掉下去，跌進一灘泥草中，他爬起來，定睛一看，才望見草中都是大平野，那茫茫空不見邊際，心裏禁不住撲撲跳着，趕緊告訴大車上的伙伴道：

「到了，別說話了，前邊是平地了呀，快把煙袋弄滅吧。」

李小波擡起一條腿，把煙袋對着地底猛抽，他跳下車輪轉來，手裏擡起大皮鞭的竹竿子，斜眼睛睜又着兩匹驢子耳稍的黑影，隨在大車一旁一歪一歪的走。……

幾聲山雀在上頭叫着，大車旁一旁，時常伸手去摸那帽頂上的水珠，彷彿那心也會發顫，上飛掉。

大車滑下了一個斜坡，斜坡下面便是黑茫茫一片大平野了，他們都感到心身驟然空闊，聽不見一點聲音，沉寂的遙遠處只傳來一兩聲犬吠，驟蹄踏得結冰的泥路發出噉噉聲，車輪的響聲更大，使他們都感到被敵人聽見了，便把驟鞍套上的小銅鈴解下，小鐵圈子用麻繩拴了，讓去響聲。每遇一處岔口路，便從地下聽了響聲，確定方向再走，三個人都沉默着，眼睛向着四處不停的望，……

前面那兩個帶着槍和鏢打前哨的人，早已走出很遠去，史連科是個性急的人，但金明小胖子却與史連科正相反，處處小心行事，生恐遇到什麼危險，他本是引頭的，史連科跟在他背後走，覺得沉悶不過，看他走得像個女人那麼慢，史連科便把鏢槍與老步槍扛上肩頭。超過金明小胖子去，直向前面衝去，也不顧前面有沒有敵人，他是不怕危險的。

「黑野蠻，」金明小胖子在他背後嘶嘶叫道。「你別那麼慌張呀，這可不是忙得上金寡婦那裏去呀，你總得小心些才是。……」

「什麼小心些，像你那就小心過火了，生怕腳下踏死了螞蟻，走得那麼慢，照你那麼走天亮了也走不到的。」史連科有些生氣的大聲說。

「天活爺，你可小聲些喲，這裏有日本人哩。」金明小胖子有些驚慌的低聲說。「你看見前面那隻狗子麼？」金明指著前夜色裏地平線上一隻黑影。「那村子就常常有日本的騎兵隊來往，你可小心些呀，你這扮把戲，若是出了禍，不但是你我性命難保，後面那輛大車，還有別條路上的人，都……」

裏遭殃的。年輕人做事，總要小心才不會出危險。……」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史連科不耐煩的說。

金明小胖子知道這難對付的直腸子人生了氣，執拗性子上來了，便不再理他，兩個人沉默着走。

每遇到岔路口，斫路標的事史連科也不管了，金明小胖子便一個人用鐵錐小心斫路標，史連科走開又把頭低着等他，等金明把路標斫好，他又隨在金明小胖子背後沉默着走。

將走近前面那幢村影時，前面的小胖子突然停住了，對史連科說：

「現在你該等一等了，我得先去看看這村子裏有沒有日本人。」

說着，金明便將身上不必要的累贅東西，都解下交給史連科，並叮囑史連科若遇到危險，以鳴三槍為號，史連科用鼻子哼了一聲，金明小胖子便朝前面的黑影走去了。

史連科一個人被留在這半路裏，舉頭望了一會星星。又向四週打量一會，什麼都是生疏，黑暗，不可測度的。這裡是條大路岔口，路旁有枯涸的河道，河床上生滿荒草芒菓，他蹲在草叢裏拉了一泡屎，還不見金明小胖子回來，心裏不免焦灼起來，忍不住又咒罵着小胖子搗什麼鬼，把他一個人甩在這裏不管，他地方既生，路又不熟，假如遇到日本兵，不是白白送掉性命麼？再加他的金家爺等得他不知怎麼心焦呢，不知她又在家裏罵他什麼忘八羔子，小鬼子呢。他極想把運糧食這件事快快的辦完，好趕快回去看他那小相好。誰知他倒楣的偏偏和小胖子遇到一起了，這怎麼不使他心焦，發急！……

心裏越想，對父的小胖子越恨，他又解開腰帶撒了一泡尿，過後便緊抱了老步槍，冷得牙裏牙齒的抖起來，心裏正在發酸，只聽小河岸旁的枯草中有嗦嗦的響聲，他以為是小胖子摸回來了，抱起步槍迎上去，在路旁看了好一會，但一個人也沒看見，却發現在他方才拉屎的地方有一個黑東西，嘩嘩的吃屎，只見史連科了，把黑尾巴直豎起來，也不吃屎了，抬起頭來，兩隻黑眼睛，向他怒視着，鼻孔裏發出嗚嗚聲。……

史連科滿腹的悶氣正沒處發洩時，看見這黑東西對他示威，他被觸怒了，舉起鐵錘子走上去，那黑東西對他裂開嘴吼起來，他這才看清楚是一條黑狗。閃着兩隻冒火的眼珠，彷彿要與他決鬥的樣子。史連科端起鐵錘子，直朝那黑狗的腦門打下去，誰知那黑東西早知預防，他的鐵錘子還沒落到牠頭上，牠便呼的一聲跳起人把高，兩條後腿直站起來，簡直像個妖魔鬼怪一般，向史連科的身體撲過來。史連科感到毛髮根子一陣寒冷，索性把步槍和鐵錘子丟下，赤着兩隻手掌與那黑東西搏鬥，他望見牠的自裂開半尺長，滿口尖牙閃光，險些將他的腿肚子吞住。史連科更有些生氣，兩手猛然把黑狗的脖頸子扭住了，那黑東西便不停的在他手裏掙扎，四肢亂跳，一直把他捏得沒了氣力，史連科還沒放手，……

小胖子從黑影裏摸回來了，看見他把一條黑狗捏死，喘了一口氣，用手掌抹了額上的汗，叫道：

「哎呀，可把我嚇的不輕，我以為你同小鬼子死扯呢，正要偷上來幫助你，你怎麼給狗幹起來啦？牠怎麼了你了？」

這時，史連科才鬆開手，可是那黑東西已經伸直了四肢，軟軟的攤臥在地下不動了。

「我討厭這黑東西，」史連科說：「莫說一條狗，就是一個人惹得我討厭了，我也不願他是娘養的不是，把他幹掉再說。」

金剛知道他話中有話，可是怎麼能夠逼直腦子人一發見識呢？最後還是勸慰了他幾句話，並且從前面村子他已看過，沒有一個日本人，他們得快點過去，後面的火車就快到了呢。趁著，兩個人又把步槍，鎗，鏟，等物，楷在肩上，繼續向前去了。

過了這村子，前面一座大石橋在夜色下閃着光，橋下從水閘上漫下去的水，沖激得石塊嗚嗚吼嘩，這是釜水的一條小支流，金剛小胖子告訴史連科說，過了這石橋，距離火車道的土擋子就不遠了，說着，兩個慢慢扶着橋欄經過橋梁，從夜色下可以望見水閘下面激起白沫，翻着浪花，……過了石橋不遠，寒夜下便望見一帶模糊牆影，金剛頭上戴着一頂毡帽頭，灼灼閃光的兩隻小鼠眼東張西望，生怕有敵人，發生危險。漸漸那土擋子的影子清楚的映入目中，連上面的荆棘，槍眼，都可望見，走到土擋子，冒失的史連科什麼都不顧，舉起鎗，就對着土牆斬下去，只聽得嘭一聲：這可把金剛小胖子嚇壞了，伸手一把拉住史連科的臂肘，低聲厲厲的叫道：

「你怎麼這樣不顧生死，不看看有沒有敵人就下鎗，唉呀，給你一塊兒氣死了人。慢點呀，我來看看有沒有敵人你再斬，別那麼慌張，——」

金明小胖子順着鎗根走去，這裏史連科一下把鎗子丟在地下，抄了兩隻冰冷的拳，站在一旁不動。他雖然有些不高興，終於忍耐住了，靜靜等那小胖子回來。

金明順着土槍子根下一條小徑走不遠，有一口洞子，還不知是什麼人偷着挖開的，他把鎗根丟去轉回，又望望兩旁有無動靜，便縮回頭，來顧着小步輕輕跑來，小聲對史連科說：

「砍吧，落鎗要輕些呀，夜靜聲音傳出遠，我們不能不小心些。要留神土牆上有真劍刺着。」

史連科聽不慣小胖子嘻嘻，心裏很煩燥，揚起鎗頭，直朝土槍子恨恨砍下去，只見發出清脆的一聲，他感到手掌被那鎗柄震了一下，面前飛濺起幾顆火星，眼見他名自己手裏的鎗柄被震斷了，鎗頭落下地去，他的額上被鎗頭的一塊硬東西打了一下，被打得眼睛裏翻起一陣黑。……

金明聽見聲音，被嚇一跳，起先他還以為史連科柄把影砍中了敵人暗下埋的什麼炸彈，發出火光要炸，等他從火光飛閃下發現鎗根的石塊，他很快的意識到鎗柄人砍中了石頭。他又低聲喊起來：

「天活爺，你別光想着金寡婦呀，你却不曉得鎗根是石塊子砌的呀，砍中了石頭。」

史連科把手裏的一段鎗柄往地下一丟，舉手撫住自己的額上，叫道：

「你能幹，你來斬吧，我幹不了，我回去啦。——」

他一面慢慢離開土擋子，站在旁邊寒冷的地上，一面摸到自己太陽穴處濕淋淋的，似乎有什麼液體滲出來了，麻木無知覺。一會，太陽穴處便作疼起來，現在他才明白被剛才濺起的碎石片把太陽穴扎破了。

那小胖子還在一旁不住口的抱怨，說他說話聲音大了，若是被遠處的日本哨兵發覺了，兩個人都要遭殃的。史連科總有些生氣，又叫道：

「你別噁嚇，你覺得你是引頭的就壓人麼？我就不怕這種引頭的！你是王八爺幫我的我也不怕，我長這麼大，爺老子都沒管過，還要你教訓我！！！」

「我的爺，你別那麼大聲嚷吧，這可不是在鬼迷溝裏喇，附近還有日本兵站崗。」說着，金明胖子也有些氣，把兩丁的柄拾起：「什麼事不要急，不會做錯的。你看你把柄都震斷了，還發脾氣哩。……」

「混帳！混帳！混帳！……」

史連科直起胸脯，幾乎咆哮起來。雙手叉着腰，挪上幾步來，往地下揀起一塊磚頭呼一聲便拋過，險些擲中金明的腦頂，一響打在土牆上。

「好了，好了，你別打人，你不幹我幹好了，何必用着那麼生氣，我只央求你別再大聲叫。……」

金明小胖子說着，拾起斷了的木柄，把鋸頭上的一小截木柄退出，重新將剩餘的一段木柄安進，塞



了木塞子，便一下一下斫着土擋子。

史連科站在一旁不可做聲，却感到太陽穴處的傷口一會比一會疼得厲害，他從地下抓出一把沙土把傷口堵住，用包頭的一塊藍布把頭纏緊。最後他分開兩腿，坐在地下了。

土擋子剛被斫開一個洞口，後面的騾車輪子響聲便傳來，前哨張春山早已顛了小快步跑到這裏，口裏低聲打着哨子，喘着氣喚黑肝貨。黑肝貨坐在一旁生氣，越先是不理，但張春山那黃皮臉子却仍不住口的喚黑肝貨。……

「叫我幹什麼！玉八蛋！……」史連科在一旁罵着，一隻手仍撫了太陽穴。

張春山聽見黑肝貨罵他，不知怎麼一回事，順着路摸到土擋子，看見金明小胖子在那裏正賣着力氣，他也往肩上摘下鏟子，幫助金明開鑿路口。……

這次鬼迷溝裏派出去運糧食的車輛，十分雜亂，牛車，馬車，騾車，人推的獨輪車，……什麼車都有，都分路齊進，繞過敵人的佔領區，車輛多了難免不被敵人發覺，在金明小胖子他們這輛騾車，平安通過兩道土擋子，載了一滿車糧食回來，又通過土擋子和鐵路時，只聽得遠遠的傳來一陣槍聲，金明小胖子低聲叫道：

「壞了，日本人開槍了，快把騾子哄快點。……」

顛脚李小跛手裏的皮鞭直朝那老騾脖子土邊連剪幾下，用匹騾子都瞪直了四蹄，倒豎起兩隻耳朵

可是車裏的糧食堆滿了，直把車箱壓得咚咚的叫。馮子力最怎麼也沒法把這輛車推快。馮子力把這  
槍子以後，只聽得火車站那側方向射來的子彈，刷地寒氣感吼，一會槍聲更加稠密。

噠，噠，噠，噠，……

附近，似乎是他們的伙伴們的老步槍也開了火。突然發現夜空連續的有三四顆紅綠火球飛起，空  
空中射出幾條粉色弧線，直朝金明他們這輛馮子車飛射過來。

「漢奸放槍呢，」金明胖子慌張起來，叫着：「快散開，……」

幾個漢子護着大車散開一個弧形，李小波急得顛着兩隻圓子忙剪着李漢的大屁股。馮子力把這  
顆子的黑膠帶背上抽策，車輪嘩嘩的響起來，加快了速度。

槍聲更密更旺了，彷彿是從遠處士子中衝出來，有人大聲呼喊道：

「捉住那放槍的女人，……」

說話間，直聽得一陣亂雜的腳步，從煙氣沉沉的土橋子頂上，一條條黑壓壓的背帶和槍聲。在火  
槍上掃着，遠遠更屬幾顆砲彈落了下了。李小波趕快把馮子車趕下一條荒土路溝，馮子力把這  
漢子仆在地下，那槍青光透空的掃了幾個來回，照得樹枝像白煙似的，一下就被掃到遠處地溝裏去  
。遠遠有腳步的聲響，閃閃亂雜的槍聲，……

這處小土橋中一陣腳步，接着便有女人頭顱尖銳的叫起來：

「——小三八，小兔子兒，……你哭什麼呀，救救我，……」

仆在附近凹地下的幾個伙伴，聽得這聲音極熟悉的，都慢慢匍匐上去，大家都聽出這很像金寡婦的喊聲。這趕這女人的人，是他們另一組的一個漢子，這時也聽出是金寡婦的聲調，素日地那聲聲的變色，立刻引起他心中一陣怒火，趕上以後，抓住她便伸手勒她的脖子，誰知這時忽然從小土溝上響起幾個端了步槍的影子，金明小胖子喝道：

「幹什麼的？把手伸起來。」

這趕金寡婦的那漢子也不知上面是自己人，嚇得把雙臂舉起。金寡婦這時又尖聲叫道：

「——小三八呀，不安好心眼兒的，你，你，你，……」金寡婦說一個你，巴掌便落一下，把那漢子的頭盔打得如落雹子一般，兩隻巴掌打得噹噹的響，接着，她便假聲假氣的哭起來：「……呵，他欺侮我，他要把我……唔呀，不安好心眼兒的小三八呀，……呀，救救我，……」

這時，大家才從黑影裏看出金寡婦穿的那件淡花襖子，頭髮披散在臉上，那舉着雙手的漢子這時也才認出面前這些持槍的漢子們是自己人，便打了一聲招呼，說：

「誰欺侮她？她放信號，我們發現啦，我追上來，隨處跑，誰知她是金寡婦呀？」

「胡說，誰放信號？你個小三八，你個小兔子，想弄人家沒弄到，反給人家臉上貼膏藥，你個小三八羔兒，你，你，你，……」接着，金寡婦那飛快的兩隻手掌如落雹子般打到那漢子的頭盔上！

「你剛才爲什麼動我的褲子？你爲什麼拉我？又說我放信號槍呢？……你安的什麼心眼兒吧？……」  
這一問，却把那漢子問得瞪直了眼睛，沒話回答了。

「你這黑天半夜出來幹什麼的？」黑肝貨站在一旁，氣得心火直迸。

「我是給我男人燒紙去啦，我男人今天祭日，蒼黑兒燒紙鬼出墳，所以來的晚，誰知就遇上了你們打槍。那放信號槍的不知是什麼人哩，我看見有一個人影子從我面前跑過去，誰知他是放信號槍的？我若知道我早把他抓住啦。他們看花了眼哪，把那膏藥貼到我臉上，偏巧又遇到這個人要整着我，不准我動，還堵住我的嘴不許嚷，……」

史連科實在忍耐不住，跳上去一把抓着那漢子的衣領，幾個耳光搗下去，直把那漢子搗得眼皮裏迸着火星，頭昏暈暈的，也沒話辯解，然後便從地下揀起了老步槍，回頭便走，回去找他們那一組人去了。

遠遠槍聲漸漸稀落，李小跛早已把那藤車趕得沒了影兒。史連科見那漢子已去，似乎還沒解去心裏的氣，又把金寡婦抓來，生氣的問她：

「你這女人，爲什麼一個人出來，你就不知如今世道多麼亂麼？」

那金寡婦趕快在黑暗中對史連科說上一個朝天，說：

「俺婆婆本想跟俺一路出來，因爲受了風，頭痛發燒，躺在炕上直呻喚；俺去找你，聽說你也這

去敢，這燒紙的祭日又不過別的事，可以錯後呀，沒法子，所以只有二個人摸出來。……」接着他又把聲音放低說：「剛才真把俺嚇一跳呀，他把俺推倒就解俺的褲帶，若是俺不叫，真要吃虧了。」

史連科聽她這話，心裏又是一陣憤怒湧上來。若是他再把那野漢抓住，他准定把他打死。……史連科想着，牽了金寡婦的手，隨了伙伴們，順着一條荒土溝子往回走去。……

## 六

偷運糧食的車輛們，通過鐵路和兩道土擋子，有的經受到槍聲和探照燈的驚擾，保護車輛的各組端了老步槍的漢子們，也選了幾槍，敵人夜間不敢出擊，伙子們也抱了互不侵犯的態度，都平安的隱藏溝渠中，返回鬼迷溝來了。銀存當夜返回他們那口小土洞子，因為疲勞，一回去連燈也不點的便撲着壁地的乾草，撲着小媳婦睡了，不用說並沒發覺小媳婦和周七的私事。第二天和以後幾日，依舊如平時同樣態度對待她，沒有什麼變化；只是這小媳婦遭受那次羞辱以後，格外變得神經質起來，非常擔心銀存發覺，尤其是她的公公趙三老頭，若是被他們這些情同執暴燥的父子們知道了，那還不把她活活挖眼剝皮，煎吃了肉麼？……小媳婦想，心中兢兢戰戰，見了誰都不敢抬一下頭。

周七漢子自從與銀存媳婦鬧了那次情事，被徐世明拿住，只給了徐世明三塊銀圓，那半正褲布沒

給他錢，徐世明這錢辦的壞蛋，誰說沒把那事宣洩給別人知道，但從這以後，可拿住了周七的短處，見了周七便開口向他討洋布。問他什麼時候又，若再不買，他就要發火了。一個強硬如鋼的漢子，竟人家拿住一處弱點，也就直不起腰來，只有低聲下氣，對那壞東西說好話，請他不要把他那事說出去，再不然就請他下山谷小村子的破街頭小酒店中去吃兩杯燒酒。但是次數多了，周七耳中天天聽那徐世明挖他短的話，他也難以忍耐，本來想等有了錢再買半疋洋布還去算了事，但看徐世明這貪得無厭的情形，就是把那半疋洋布的心債還給他，他恐怕還要得寸進尺，要拿他這弱點處敲詐他別的東西呢。——周七索性不理他，他再拿要告訴人的話威脅他時，他連燒酒也不請他喝了，態度極其強硬，周七那冬瓜形的頭蓋一發怒時，許多青筋都鼓出來，兩隻眼睛似虎豹般兇悍。

「你去告訴人，我是再沒錢給你吃酒，也沒錢給你買洋布，你這貪得無厭的東西，你若真能把我的事告訴人，老爺的垂頭可不把你的腦袋撲碎！你可知道老子是不怕死的！」周七說着，那兩個各種的拳頭握得鼓起許多肌肉血管，臉上和身上的血都沸騰着。

狡猾的徐世明，看周七動了怒，也知道他在釜水中那般變動，動起武來不怕生死，便軟和下來，從此，徐世明來擾擾周七的次數便減了，周七的私事他也不敢冒然宣洩出去。……

夫們還是這樣在鬼迷溝中過着不安的日子，那出去替王天爺探看家底的家財僕人便兒回來了，他帶來一些恐怖的消息，報告王天爺說，王天爺的家庭房屋，全被敵人燒光了，撫慰家人想被日本

人殺絕，王大爺一得到這個消息，心裏立刻被掀起一陣悲傷，彷彿他做了一個惡夢醒來，眼睛裏也忍不住滾下兩顆淚珠。——除了這個消息以外，陳寶財還說，火車站上的日本兵發覺鐵路兩邊的土牆子被人掏開許多洞眼，報訊村，水磨寨，沿釜水這一帶的大村小莊，挨門挨戶，不滿一家的搜索，屢見年輕小漢，便用繩繩兒拴了，看見年輕姑娘和媳婦，被塞上大牛車，年輕小漢們被拴了好幾大條，結成媳婦載了好幾大牛車，都弄到火車站去，村子被點起火，也挨門挨戶的燒，那鐵道近處的大村小莊全被燒着了，沿釜水河各處都冒着火苗，黑煙……聽得這些消息的人們，一個個都瞪着眼睛發愣，似乎都想着他們自己的房子，家裏的媳婦，老娘，和孩子們，有些忍不住的淌下眼淚，有的在心裡叫聲別哭，燒就燒了，殺就殺了，反正是要給日本鬼拚命啦，大家都拼死拼活的給死的人們復仇。還有什麼別處……

那趙三老頭，聞得這些壞消息後，也想起他那被炸死的老婆，馬棚中的老時鐘，和他那被炸毀的房屋——現在敵人既把報訊村又劫燒一遍，挨門挨戶的點着了火，他的房子也早變成灰燼。……自己似乎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在他心中一日一日生長起來的，是對日本鬼子的仇恨，如今他神經似乎被許多恐怖的事情刺激麻木了，無論怎麼大的刺激，也不能再令他神經靈敏，他已知道日本鬼子原來是從前像南軍與北軍那麼鬧鬧而已，一陣風兒過去，還可以回夫耕山耕地；日本鬼子一過來，他不但不能准你種地耕田了，連你的房子都要燒得不剩一間，人也要殺絕的，以前他們從不地上時常看見吐血的

的衣車墨帶子，也要藏進那土盒子裏去，什麼物都變成他們自己私有物了。

「金兒，」他喚他的小兒子到跟前來，說：「你哥哥上那裏去啦？」

金存走到父親面前，覺得父親自深淵裏迷溝後，漸漸變得與在釜水岸邊種田時不同了，很少看見他臉上浮起以前在陽光下那溫和和藹的微笑，他臉上顯得比以前沉毅，削瘦，嘴唇上那稀疏變黃短鬚，也顯得長而無序。金存一面用手抓着發癢的癩痢皮頭，一面說：

「我哥哥在山谷下小村子裏吃酒呢。」

「叫他來，天夫夫喝酒。」趙三老頭端起旱煙袋，打着火石說。

金存一面搔着癩痢頭皮，一面跑出去喚他哥哥。一會，只見銀存紅着酒熱的臉孔走回來，金存跟在他後面。

趙三老頭把一鍋旱煙吸畢，磕出煙鍋裏的灰燼，坐在土洞子門前土坎下邊一塊石頭上，一面用手捻着他那幾根黃鬚鬚，一面喚着他兩個兒子到跟前來，臉孔嚴肅的說：

「銀存，金兒，今天我有幾句話告你們，你們都坐下來。」

銀存和金兒並坐在對面幾塊石頭上，兩個形狀相似的偏頭蓋，面皮上都閃出黑紅的光，四條視線直對到趙三老頭那瘦老的臉皮上。趙三老頭用旱煙袋往地下點了幾下，咳嗽兩聲，吐出一口痰說：

「銀存，金兒，你們的老娘被日本人的砲彈炸死了，咱們的房子聽說也都燒光了，除去咱們那點



飲旱地，日本人沒法子搬的走，別的你們什麼東西都被日本鬼毀了，現在就是想回去種你們那幾畝旱地，他們不允許你呀！我是豁出來啦，那幾畝旱地我也不想要啦，日本人抬着轎子接我去種地，我也不想回去，日本兵原不和那南軍北軍一樣，咱們怎麼能給他替埋呢？」趙三老頭翻一翻紅眼皮，暫時停住。

「爹，你說怎麼着呢？」銀存問。

「怎麼着，」趙三老頭又用旱煙袋點了點地說：「我豁出了我這條老命啦，怎麼不是個死呀。現在我告訴你們，我若給日本人打死了，你們就把我埋在鐵道邊上，就是我死了，變成鬼魂還是給日本人拚的，除非他們退了走。……」

銀存聽見父親這麼悲沉的話，心裏湧起一陣酸疼，眼睛裏的淚珠撲撲落下來，他疑爲老爹的脚又失常了，哭着說：

「爹呀，你怎麼說這個話，人沒到死，總說死，死的，說這不吉利的話幹什麼？」

金兒見哥哥落眼淚，他自己眼睛裏也一陣酸，低下頭用手背揉起眼皮來。

「你們都別哭，哭有什麼用？」趙三老頭用煙袋在空中點着他們說：「你們真是沒用處，光會哭，就不會想想誰叫你們逃出來挨飢受凍，跑到這裏來受活罪！唉，……」趙三老頭深嘆一口氣，又說：

「我這一輩子還是頭一次受這麼大苦呀！」

銀存的小媳婦，在土洞子裏聽得他們父子三人哭聲喚氣，不知幹什麼，便偷偷溜到洞口，輕輕敲進土洞口的破窟窿，用一隻眼睛向外窺看，看見他們父子倆流眼淚，不知發生什麼悲哀的事，她心裏立刻又想到那天夜裏周七和她的私事，莫不是被他父子們發覺了？想到這些，小心房卜卜跳着。但仔細再聽，再看他們的動靜，才知道不是爲了她的事。她清楚是談打日本的事。她心裏又恨恨的想：『你們早學都吃黑飯子死光，我舒快快找個沒黑飯子的男人。』

小媳婦心裏常常胡思亂想，每日剛在土洞子裏不敢出去，生怕銀存發現她什麼私事，再按那舊情的泥鞋底。她在這洞口破窟窿下聽了一會，又悄悄退回洞裏，盤腿坐在墊地的乾草上納鞋底。外面父子三個談話後，便分散了，趁三老頭和會存下山谷小村子去，剩下銀存一個人坐在石頭上歇了一會，便走進土洞口破窟窿裏來，一屁股坐小媳婦身旁乾草上，仍是悶悶的發歎。小媳婦吃吃從鞋底裏撿着用鋼針穿過的麻繩兒，見銀存發歎，起初並不理銀存，仍是一下一下拉着麻繩兒。很久，見他仍發歎，她便側起眼角向他望望，把鋼針向頭髮中磨擦，問他：

「你爲什麼老是發歎呀？」

「你爲什麼老是發歎呀？」

銀存這才嘆出一口氣，回過頭望望小媳婦的臉，說：

「我今兒不願同你訴苦，也省得你替我担憂。」

小媳婦看見他頭上的黑髮露出憂愁，潤潤的臉子，也覺得怪可憐的，便伸乎把他那多雨的手拿過來，說：

「什麼憂愁的事兒不願告人？告訴給我也不緊。」

銀存又把頭扭過來，聽見她衣囊中幾塊銀圓亮晶晶的響，他兩隻眼睛便不停的往她身上瞟，問她那是什麼響，她說是從娘家帶來的銀圓。銀存說他早爲什麼沒見過她有銀圓？她臉上立刻腳紅起來，又說她一向裝在內衣袋子裏纏得緊緊的，他怎麼會看見。近來因內衣袋子破了，所以就把銀圓裝到外衣袋子裏。銀存想起別人家的媳婦也有體己錢，也就不再追問下去。却強按住她，從她衣袋裏掏幾塊錢來，笑嘻嘻要下山谷小酒店子喝酒去，說着，便走了，這幽暗潮濕的土洞子裏又只剩下小媳婦一個人了。

銀存走後，土洞子裏格外寂寞，小媳婦又繼續納一會鞋底子，沉默着，怎麼也不想再納下去，便對着那遮去洞口的破席發癡。席子外面有人打着口哨走近，那人在唱着：

一隻旱船划又划，

裏頭坐着一朵花，

脚又小，臉又白，

四兩銀子換不來，

小媳婦的小心胸又下下跳了，悄悄站起來，溜到破簾篷房一隻眼睛朝外望，唱曲子的人又是那隻高火捕魚的周七。原來這周七自那次與銀存媳婦鬧過一次情場後，被徐世明壞東西捉住，沒有走漏消息，他心中便一直念着這小媳婦，時常一個人走到道士溝附近兜圈子，又恐怕別人看見，也不敢走近道士洞口，只在樹林中繞幾遭，望不見那穿藍布衣雪白臉的小媳婦，便又盤回去。次數多了，實在忍耐不住，今日他便情不自禁唱起那旱船曲，站在對面坡坎上樹叢中，探出頭來望着這邊道士洞口的破簾子。突然，破簾的一角被掀開，小媳婦親自帶似雲的臉閃出來。兩個晶亮的眸瞳像一對黑珠子般在太陽下放光，直朝他這邊射過來。

「銀存嫂，銀存哥和老頭子們呢？」周七從樹叢中露出聲來問。

「都出去了。」小媳婦答。

「我在這裏看過你好多次，怎麼你總沒出來過？」

「有他們在家，誰還敢抬一下頭，那更不敢走出來看一下啦。」

周七從樹叢中向山下看看，見沒一個人，正要跳下坡坎去，忽聽得枯樹枝上噉噉一聲響，一塊石子山空中落下來，周七被嚇一跳，回頭一看，只見見李小跛的兄弟李小泉斜了一隻眼睛從坡上追過來。

，手裏還持了石頭，遠遠喘着氣結巴着一張嘴叫：

「截截截着呀，……鬼，鬼小跑過去去去啦。……」

說話間，早聽樹叢裏喇啦一聲，一隻長耳朵的白兔兒，從周七面前射過一條白線，嚶嚶的跑遠了。李小泉喘着氣跑過來，後面還跟着鐵存弟弟金存焉禿子，跑到周七面前，見白兔早已望不見影子，怪周七不截住，却放牠跑去。周七說，他在走路兒，誰知後面有兔子跑過來，隨他又和他們談了幾句話，便同他倆領下山谷小村子來。

李小泉是個好淘氣的小夥，他問周七一個人跑到這沒人的樹林裏來幹什麼？周七只說是出來隨便走走，沒有幹什麼。李小泉却斜了眼扭回頭來看着禿禿頭，笑着說：

「他他他他嫂子是是是人家眼裏的小小小小妖嬈，看見她的人人人都都着迷迷了，……有有有有好多人都都都想她，……若有一天發發養下一個胖小子來，……我我我看靠不住是是是他哥哥的。……」

李小泉說完，還用眼角斜了金存禿子一下。金存本是老實人，被李小泉說了，只是鼓起了嘴生氣，並不反抗。李小泉可就更得意了，又結巴着嘴叫着：

「禿禿禿禿禿呀，你你你可別要娶那麼好看的小小小小媳婦呀！你你你若是娶娶娶媳婦，不娶麻子，就就就娶一個眼的，才才才給你這這這癩癩癩頭相相相壓呀！若若若娶了漂亮一，你你你你你

可小心些，做你哥哥當當當當忘八呀！……」

金存癩癩頭縮着眉頭，抬起臉向李小泉瞅一下，又低下頭去，嘴裏咕咕咕着一些什麼。……周七聽李小泉的話，覺得彷彿暗中影射他，心裏不免起了疑心。李小泉怎麼會知道他同銀存小媳婦的關係呢？不可說一定是徐世明那狡猾東西說出的。一時對那徐世明懷起憎恨。……他又同李小泉和金存打趣着，不知不覺穿出一斜坡的樹林，隨着一條羊腸曲徑下了山谷，走進一片亂雜的泥土場子的無規形的破街上，看見各處都是持老槍的伙子們，三五一起的談笑着。

這裏伙子們多數都在談着一些敵人縱火焚燒鐵路一帶村莊的消息，新近逃來一批難民，這消息是難民們帶來的，他們說，日本鬼把這往火車站去的小夥子們，都閉關圍殺光了，把姑娘媳婦們的衣服剝光，被他們輪姦以後，一個個被拋在樹身上，活活渴死凍死下來餓死。……敵人還敢出動軍隊，說要肅清鬼迷溝裏的游擊隊。周七聽得這消息，有些發呆，便跑進伙子們羣中，問個仔細。

這消息傳進鬼迷溝後，鬼迷溝裏的遊擊隊們，便格外緊張起來。王大爺自從得到他的家庭被焚，人口被殺的壞消息以來，精神自然沒有以前那麼好了，每天除了吸煙，便是一個人悶在樹林中孤僻的小徑上散步，想把他一胸的憂鬱藉此消散。自從這第二次的消息再傳進他耳中，受到這消息的刺激，便傳告隊伙們，趕快把家屬往深山裏遷去，各條路口特別加嚴密查行人，便是在這附近每一條小溝中，也都放了步哨。

陰暗，淒涼，悲涼的天空，山野都被這天空裏的寒氣包圍，瘦瘦的小風兒，像刀子般刮着人們的耳朵。這裏有一處山口，放牧的漢子們，是金明小胖子每頭，有黑勝寶，黃牛，趙三老頭與銀存兄弟，他們都帶了步槍，眼珠都望着曠野遼闊的村落。趙三老頭因為上了年歲，不能久站，便坐在地下，一面用手捻着黃弱雞，一面說：

「我們這些人，都聚在一起守這山口，我就是荒廢了，不如用去兩個人往前頭探探探探。」  
趙三老頭的這個提議，首先反對的是為頭的金明那油滑的小胖子，他在報訊村時，金明第一次請他這趙三老頭加入游擊隊，遭了拒絕，他就對趙三老頭起了戒心，如今趙三老頭雖說加入了，金明小胖子還是很不高興他，處處給他做對面。

「若真的日本兵過來，這幾個人守山口都不夠的，怎麼還讓派兩個人出去呢？」  
對小胖子說話時，臉上雖帶笑，但內心似刀。史錫科這漢子最討厭的是這個人，看到他臉上不真誠的笑，心中便有些氣憤，叫道：

「趙三爺的話說得很有理，在這裏死守著，小虎子個個過來再多些天也沒用嗎？我贊成出去兩個人探敵情。」

金明小胖子的嘴角唇脣鬆起來，隱隱史錫科的面孔，似知道有意給他做對面，臉上仍是浮着狡猾的笑容，對史錫科說：

「那麼，派你出去好不好？」

「好，我就去。老爺還怕死不成！」史連科很自負的跺了一腳，指起老鎗就要走。

「嗯，你等一等，再去一個人呀。」金明小胖子說。

等到派選第二人出去時，大家都沉默了。趙三老頭看這情勢不佳，便站起來說他去，誰知却被史連科拒絕了，說他年歲大了，若真的遇上了敵人，跑都跑不動的，趙三爺怎麼能去呢？趙三老頭沒法子，便扯起他的兒子銀存，罵道：

「爺國的東西，有什麼怕的？就不敢挺挺胸脯去一遭！就是被鬼子打死也值的呀！」

銀存慢慢荷起槍來，準備要跟史連科一路去時，史連科却一把拉住了大肚皮黃牛，叫著說：

「咱們是好兄弟，咱們一同去，別人要去也不讓去。……」

黃牛平日和史連科這正直人最要好，很快的答應說要去，說着，又給史連科建議最好不帶鎗，裝個行路兒的或拾錢的，就遇到鬼子，嫌疑也小，若是被他們發現帶了鎗，那一定白白犧牲的。史連科聽黃牛說的話很對，兩個人把槍彈解下，交給金明小胖子保存，便出發了。在路上，兩個人商議着又分兩路，小心前進，偵察敵情。

黃牛這大肚皮矮子，是個魁死種，忠厚，可愛的人，他自與史連科分開，便向着一條崎嶇的草溝走，走進一個村子，這村子因遭被破寨牆圍着，一些古樹從牆裏面探出枝椏，望不見一隻小鳥，寂



寒者凍僵，恐怖，寒冷，……便黃牛這矮子感到特別緊張，他不知這寨子中有沒有敵人，寨子外面也沒一個人可問，這村子彷彿一座死去墓般，他在寨牆外面稍微遲疑一下，最後大起胆子向寨牆的一處破釘踏進去，看見農家們的柵欄，黑漆門，一家家都是關門閉戶，下了一尺長的大鐵鎖，外面那牛欄豬圈都是空空的，沒一匹豬，牛，一隻雞，犬，滿街這巷都是馬糞，草節，呈露着狼藉，刺目的荒落景象：街頭一家挂香烟盒標子的雜貨小店，鋪板也插着。望不見一個人影，也似乎聽不見一點聲音。黃牛感到一陣恐怖，心房裏卜卜跳起來。前面一家大門牆上，他發現一條血淋淋的破布衫，當他走近時，才看清楚是條被慘害的死屍，頭與四肢，都被大鐵釘釘了，身上露出一條條的刀痕，肚腹也被剖開，腸胃心肝掛在一團，……黃牛看了，兩條腿發起直來，飛般穿過一條破街，腿子已經軟得抬不起來了。

跑出這破村寨，前面不遠處已望見釜水堤了。堤上他望見有人來往，也聽得人談話聲，他正想上前面去問個消息時，忽聽得耳旁呼嘯一聲，一塊磚頭從空中飛下來咚的一打在他面前。黃牛回頭一看背後一座土壁上粘着一個白鬍子的老頭，手裏又拿起一塊磚頭，對他隱笑。

「幹什麼？你為什麼打我？」黃牛問。

那老頭子笑罵失常，並不回答，只把他手裏一塊磚頭又向他擲下來了，並且笑聲說：

「你為什麼把我兒子釘死呀？我打的就是你……」

「我什麼時候釘死你的兒子？你胡說！」黃牛有些生氣的瞪着眼睛。

「你沒有鬼麼？那天問牆上，……」

黃牛心裏立刻想起剛才從牆上看見的那條血肉模糊的屍首，原就是這老頭子的兒子。他看過老頭子說話的態度失常，似乎受刺激過大，瘋了，胡亂的用磚頭打人。他正想快點離開他這些，却忽聽見他的兩隻眼睛出來，叫道：

「來了，我的天老爺，……他們又來殺我的兒子了。……」

隨後老頭子便在那土堡上慟哭起來。黃牛不知怎麼一回事，回頭看見四五個手持了刺刀步槍的日本兵，距離他最多不到一百步，他們正要搜索行人，盤查了黃牛這年輕小夥，連根步槍都帶回偵察，不準他動。……

## 七

這裏，史連科這個直隸子人，自從他與黃牛分手以後，把袋頭的藍布巾解了，捲了小棉襖的領子，扎緊揹包，從百姓家裏陳陳一付拾遺的傢具，把幾管子掛在肩背上。獨銜手摀在口裏，扮做一個拾錢的，一面用眼睛掃着兩邊的曠野，一面揀着路上的馬糞球走着，順着一條被破壞成一條一條橫溝的馬路，看看天色已經不早，遠處的村落都被黑暗籠罩了，公路兩旁，壓或有那賣鹹條和燒餅的破草

棚，現在也都空空無一人，輔門拔子都被摘光，裏面只剩了破爛的爐竈，有一兩張被丟的破桌椅翻倒在地上，堆着馬糞和草印，到處都露着恐怖，淒涼，狼藉的景象。……

史連科用眼搜尋着路旁散落的破草棚，看不見一個人，都是破爛不堪，沒有一處可以宿棲。他愁，若是天黑了，還得不到一點敵人的情形，這差怎麼改呢？他正爲這問題想時，突然境前面夜色中，一幢陰暗的樹影裏，稀稀落落漏過來幾點微弱的燈光，他以為前面一定是敵人的火光，可是又尋不到敵人開闢，心裏盡是猜慮。也沒法子，只好再硬起頭皮往前走一段，看着那樹影背後的燈光，到底是什麼？一面想着，一面拖了筲箕子又向前走起來。翻上翻下，不知越過了多少橫溝，越走天越黑下來，那被破毀的公路橫一道豎一道的土，更亂了，連公路的面目也難以辨別。當他走近那樹影燈光時，才發現前面隆起一條河堤，原來他已走到釜水了，一片廣場上圍着一些人，一盞盞籠掛在一棵枯樹上，人羣中站着幾個日本兵，樹枝上倒吊着一個人，日本兵們在用皮鞭抽打。聽得還有哭聲，叫聲，……史連科不敢冒然走上去，圍着一條放繞到河堤下一家小飯館，他把裝着筲箕放在飯桌子旁邊，看見小飯館中案板上擺了各種魚肉，爐灶旁邊一個拉風箱的老頭子，臉兩邊生滿絡腮鬍小鬍，兩隻手握緊那風箱自動送把，一個勁兒的抽來送去的直把那風箱管子抽送得嘩嘩的抽不停的響着，另外便是一個滿臉都打起皺褶的老婆子，上身穿一件油板板的破棉襖，像此兩條袖筒，露出半截裏的爭腕，在那油滑滑的案板上，正用刀子剖着一條紅魚的肝腹，此外便看不見什麼別的人。

抽送風箱的絡腮鬍老頭子，望見史連科這年輕的黑漢走進他的舖子，便覺得很奇怪，用驚奇的眼光打量他。史連科肚皮早已感到餓了，看見那老頭子剖魚，便叫道：

「喂，把那魚賣給我吧！」

老婆子斜着眼睛瞧瞧他，覺得這麼一個莽撞的黑小夥子，從那兒來的一股風吹來的，還是她的銀睛看花了？好幾個月這裏沒有看見過這麼年輕小夥子了，就是有也早被日本人搜去做苦力，這個是從那兒來的？她正發噙噙着，却不妨那黑漢子伸手從爐灶旁邊的桌子上抓一個燒餅塞進嘴裏，大口嚼起來了。

老婆子看他簡直是個瘋子，燒餅的價錢也不問問，拿起來就吃，那有這個道理！老婆子瞪着眼睛大聲叫道：

「你是做什麼的？價錢都不問一下，就吃，你知這我們的燒餅值多少錢？你吃得起來！」

史連科並不理他，那個燒餅已經三口兩嘴吞下去。他又伸手拿起第二個了。那老婆子更有些發慌，正要開口叫時，抽送風箱的絡腮鬍子老頭子跑上來，趕快禁止他老婆子千萬不要叫，他說吃兩個燒餅不算什麼，若是一叫，把那大場上的日本兵喚來了，這個人命確定送下虎口去。——接着他低下頭來，和藹的笑着問史連科：

「老鄉親，你從那兒來的？」

史連科一滿嘴的碎餅，在口裏搗不轉來，怎麼說出話來呢？只是瞪了兩隻眼睛，一面嚼爛了餅往喉嚨下嚥，一面說：

「我是行路兒拾得的……」

那絡腮鬚老頭子，倒被他這句話嚇了一跳，瞪出眼睛來，低聲說：

「你胆子倒真不小，這是什麼時候？你還敢出來拾糞！老鄉親，我不瞞你說，現在日本人對行路的人搜查的怪嚴哪！你可不知道這幾天日本人從道路口上捉去多少人喇，捉去了，不開三七二十一，先倒吊在樹枝上抽一頓皮鞭再說，今天兒高還弄住一個矮子哩，你從那大場旁邊過來就沒看見打麼？喇呀，真慘哪，想起來飯都吃不下，我勸你趁着趁黑兒，七十二計以走爲上計。……」

史連科立刻想起剛才他看見的那片空場上，一棵樹上掛着燈籠，下面吊的那條血人來。身上不覺寒冷一陣，嘴裏嚼着的餅餅，也溼了味道，嚥下喉嚨去，問道：

「你可看見捉去的那人麼？」

「看見的，……」那絡腮鬚老頭子說。接着他說那漢子生得似牛一般健康，圓肚子大眼的，倒是一個硬棒人，日本人怎麼打他，給他鼻下眼裏灑辣椒水，把他治理得死去好幾次，七竅裏都出了血，他始終沒說出一句降服的話，反倒滿口裏罵着日本鬼子，不得好死的，打死他也不認說一句鬼話，比一點好消息，這真是個有骨氣的好漢子，旁邊看的人有些也都替他偷偷掉淚呢。

這絡腮鬚老頭子說着，眼睛裏也忍不住濕濕地閃光了。老頭子的話使史連科想起他的伙伴伊賓牛來。

那老婆子這時從後面扯了老頭子一下，鼓着嘴用眼睛斜睨他一下，小聲說：

「你要小心，外面就有他們站崗的呀，晚上還有人來吃魚的，……」

這時，那老頭子彷彿也意識到外面有人，告訴史連科快點吃幾塊燒餅就走吧。

史連科是來探敵人消息的，天已黑了，這裡路又不熟，他往那裏走呢？史連科坐在一條板凳上，嘆了一口氣，也不想再吃燒餅了，眼睛却直楞楞的望着絡腮鬚老頭子。

「這裏叫什麼名兒啦？」史連科問。

那絡腮鬚老頭子對他望了望，又向那店子外面黑影裏望望，說：

「看你這拍驚的，連這地兒都不知道，怎麼到這兒來拍驚？我看你不像拍驚的！若是叫日本人把你弄去了，真是麻煩呢。」那老頭子又鬼祟的向外張望一下，說：「我告訴你吧，這兒是停船的碼頭，名叫黃沙埠，往西走幾里路就是火車站，半里路有個村子，村子這面三叉路上日本人就設了卡子，往來行人都經過檢查，你可不能再往前走呀。」

「老鄉親，你可知道火車站上，有多少日本兵？」史連科又問。

老頭子搖搖頭，可是又立刻停住，望着史連科說：

「這親呀，我跟你這人很真誠，不瞞你說，日本人發現了塊塔溝裏有游擊隊，所以近來情勢很緊，每天不知搜捕多少人去拷問，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個被打的人，聽說也是游擊隊裏派出來的，像你這種從外地來的生人，可得小心喚，我看你今天晚上不要再亂走，就宿在我們魚船上。我們是半夜門熟的呀，不過現在河裏魚少了，所以就在這岸上開個小館，你再吃幾個燒餅吧，等會兒我就領你到我們船上睡。……」

史連科心裏緊張起來，一面感謝老漁夫，一面想着廣場上那受刑的人一定是黃生，他遭到這樣的「不幸」，他一個人又沒沒法子挽救他，史連科心裏翻上翻下，像海裏的波浪，怎樣也平息不下來，他只喝了一碗麵湯，付給燒餅錢，老頭子堅決不要，說是今日老頭子避過，兩個燒餅算什麼。隨後史連科攙起篋筐，拖了篋篋，跟着路燈騎老頭下河裏的魚船去。

由這裏往河裏去，順着一條小徑，翻過一道土堤，河堤上生滿黑森陰鬱的濃樹，在夜色中像一片芒草，史連科與老頭子穿過濃樹叢時，還聽見旁邊廣場上的皮鞭抽策聲，在那附近的枯樹上並多添了一些鳥窠，一些人站在那裏看。被抽的人，因忍受不住那慘酷的皮鞭，只是咬呀咬呀的。路燈騎的老頭子，突然扭回頭來，露出鬼祟的樣子，把嘴湊到史連科的耳朵小聲說：

「你聽呀，那人還沒死呢，還打哩。……」

史連科從濃樹的隙縫望出去，四週還有些日本兵與中國人點着火把，火光照耀中，露出二條赤線

滄身上身紅血淋漓的人體，吊在樹頭上，頭朝下，混身的皮肉都被皮鞭抽得裂開了骨節，血不停的往下滴着，是個結實的矮子。史連科不覺看呆了，站住忘了走路，只聽得那持皮鞭的人在叫着：

「招不招呀？招不招呀？」

被倒懸在樹枝上的血人，頭早已暈了，還緊咬嘴唇掙扎，與苦痛掙扎，一聲不響，於是 啪 啪的皮鞭又飛落到那皮肉翻開的身軀上，皮鞭的穗子全被血染污了，那穗子上繫了許多鋒利的小鐵釘，所以在空中飛起來，彷彿有許多紅肉塊被沾起，仔細再看受刑者的面孔，史連科心裏不禁打一個寒戰，心窩卜卜跳起來，原來這被打的人當真是他所預想的黃牛喇！

絡腮鬍老頭子發現史連科望得發了呆，便趕忙用手扯他一下，低聲說：

「快走，這裏待不得呀。」

史連科才回過身來，深嘆一口氣，沉默着。不說一句話，跟了那老頭子翻過河堤，望見夜色下河水閃閃，星光的影子似螢火般隱約，岸旁停泊着一叢船影，許多的槍桿伸在空中搖蕩，船艙中間或有微弱的燈光漏出來，在發黢的水皮上顛簸，……這些都露出恐怖，饑餓，悲涼，……使史連科的心臟感到哀痛，寂寞，……

絡腮鬍子的老人，把史連科引下一隻漆黑有個窟窿的船艙裏，叮囑他藏在船裏別出來，他還要同夫收拾那飯甑子去，脫着，老頭子已經像一隻肥牛般慢慢下船去，影子隱沒進那河岸上的濃樹叢中了。史連科一個人留在漆黑如地獄的船艙中，心中實在難挨，他想起剛才黃牛發馬在樹枝上，打他的皮



「露骨斷，那鮮血淋淋的影子如今又現在眼前，他又對着那影子嘆口長氣，再想想他自己的處境，不禁又想起了金寡婦那張白淨光滑的臉子，她那一對凸在胸前衣服下的奶子，他思想了半響，睜開眼看，面前仍是這個黑暗的大船。他想，今天真是到了邪路，爲什麼跑到這兒地方來呢？再出一口長氣，實在坐不住，更不想睡下，便把葵篋篋提到船頭上來放下，他自己用雙手籠了兩膝坐在船頭上，對着大河岸的水影出神，腦子裏仍似滾騰着千軍萬馬一般不安靜。

寒風從河面上吹來，把他的棉衣颯吹透，他望着對岸，對岸堤上也是被一些樹子籠罩着，只是二帶黑影，什麼都望不見。一會，那絡腮鬍老頭子回來了，後面跟了那臉皮打皺的老婆子，兩個人把這些傢俱，鍋碗，都搬回船上來。老頭子突發現史連科坐在船頭上，便驚慌的小聲告訴他：

「老鄉親，這裏可坐不得呀，河對岸有日本兵站崗，被他們看見要打槍的呀，你還是進船去罷，

……」

他背被脹來的老婆子，口裏却在囁囁着：

「都是你這惹心腸好多事，日本兵夜裏也常過河來的，若是個個進來搜檢，你的船都不想來了。」

「別多嘴，我自有個主張，還用着這老婆子給我修羅。」老頭子瞪起眼睛說：「日本兵對咱中國人夠多麼殘暴呀，看見華人還不救，像你這般腸好婦，還算是人，你沒看見這兩天日本人用皮鞭抽死多少人麼，我若是有槍的話，早要抽這破船，投進東迷溝的柳樹林去啦……」

「你可去呀，絲毫攔着你不？」那婦人叫得更響。

「你這好婦，不要大聲呀，你不知道對面有日本兵站崗麼？」

那絲絲鬚老人，一把便將老婆子扯下船去，老婆子手裏頭的鑊碗傢伙，被震得嘩嘩作出聲響，在船下滾滾了，還小聲喚喚：

「都是你的過呀，若不是你，哨士兒怎會出去打日本？從他眼溜王大爺那隊伍去了，到今兒也不見個音訊，不知是死是活哩。嗚嗚，……」

「還哆囉，把你扯下河裏去。」老人切着才賊厲的叫着，瞪出兩個大眼睛，在夜色中閃着。

史連科奇怪起來，他立刻想起了周七也是這釜水中捕魚的，他不是報訊村裏的人。他也曾聽出過他的父母，住在另一處的一條木船上，……史連科立刻轉過頭望着老頭子，由他圓孔的輪廓看來，也很像周七，他問了老頭子的姓兒，果然姓周，這很使史連科興奮，立刻俯身與老頭子下船，問他兒子叫什麼名，一切情況都證實周七確是他們的兒子時，史連科雖說是直腸子人，似乎還不敢乍然告訴他兒子的消息，恐怕在還沒夜裏惹得他不安。可是那老頭子早就對史連科有些懷疑，又聽他不住口問他兒子周七，更使他懷疑加重，連連反問着史連科道：

「怎麼呀，老鄉親，你認識我的周七麼？我看你一定不是抬藝的，你也一定是……，你快告訴我周七的消息吧……」

那老婆子聽得這話，立刻停住發泣，又驚又奇，也把耳朵伸過來聽。這到弄得直腸子人沒法再遮掩，只好把他自己是什麼人和周七的消息，都一齊小聲兒告訴老頭子了。

誰知事情也湊巧，在史連科與黃牛離開鬼迷溝以後，守路口帶隊的金明小胖子，眼看天快黑了，仍不見他們出去偵視敵情的兩個人回來，難免又要抱怨出主意的人趙三老頭，他的理由是換哨時間到了，兩個人還不見來，若是有個什麼歹處，怎麼回去報告王大爺呢？金明像個老婆子般，滿口嚕嚕不已。趙三老頭也早已知道金明小胖子有意給他做對，等到那第二班換哨的人來時，他有些自負的對他的兒子銀存說：

「史連科和黃牛還沒回來，這是我出的主意，我也沒法去見王大爺，我就不如也出去一趟，你也跟我去，咱們殺死幾個鬼子，若也有個真的有什麼意外，咱們也乾乾淨淨送死算了。」他說着，嘴唇上的鬍根黃鬍鬚抖着。

那剛來換哨的一班人，有的阻攔，有的也附和要去，這裏面也有周七和李小泉，兩個人向來歡喜湊熱鬧，聽了也堅決要去，一行四五個人，那帶了手榴彈與老步槍，趁着夜色朦朧中便出發了。大家公推趙三老頭領隊，出去打「麻雀戰」。

在路上，趙三老頭說：「我們既願出來，都是想弄死幾個敵人的，若弄不死幾個敵人，咱們怎麼

有險回去？所以不管怎麼樣非弄死幾個才能回來。」他對銀在說：「你在前面走，你的跟刀比我強，好看動靜。」

隨後他又告訴周七與李小泉兩個，若走到釜水時，趕快搶隻小划子渡河，兩個人也都答應。幾個人脚步飛快，不久，便從夜色中望見釜水堤了。周七在釜水中划過船，對釜水沿岸的碼頭村鎮都熟悉，他一望見前面的影子，便對趙三老頭說，過河是黃沙埠碼頭，這邊大概有敵軍駐紮。趙三老頭停了一聲，睜圓兩隻眼睛望着，繞了小道過去。……

這裏再說史連科那急性人，下到絡繹着老頭子船舷後，正與老頭子談得甚歡，却聽得對岸河堤上有人喊聲，這裡河道本來甚窄，又在夜靜時分，對岸種種聲音都可聽得清楚，灌木的枯枝在嘩嘩作響，似乎有一羣受驚憐的人跳下來，脚步十分亂雜，接着便聽見水面上有轟轟聲，很快的向這裏滾過來，對岸的敵人開鎗了，只聽得嘩嘩叭叭響着，機關鎗也嗚嗚吼吼起來！

卜卜卜卜卜卜，……

河灘與堤上，到處都發出步槍和機關鎗的聲響，槍彈在空中交響着嗚嗚，擊中了這附近的民船，船隻們在水面上滾起來。……那老頭子被嚇壞了，爬在船艙下發抖，滿口裏喊叫阿彌陀佛和天菩薩，緊攥住老頭子一條大腿不放。……

史連科心裏也是一陣寒冷，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他想，一定發生了什麼變故，若敵人進來搜捕，他要遭受不幸了。便由船裏爬上船頭，正想跳上河堤冒着彈雨逃跑，却聽得水面上蕩漿聲更近，分明的望見波動的水面上，有隻小划子飛駛，划子裏的人似乎都仆下去。連蕩漿的人也只露出兩根胳膊，手溜擺擺那兩片漿葉，打得水面起泡，小划子似梭子一般直向這裏駛來，他聽得上面有趙三老頭說話：

「……放槍也不管他，非過河去不行，除非他把咱們都打死完。……」

「向左拐灣，李小泉，搬艇呀！」這是周七在說話。

接着，又聽見結巴嘴李小泉，在那小船裏咕咕什麼，他聽不很真，可是他斷定小划子裏是自己人了，就向着水面上小划子喊了一聲：

「李小泉，趙三爺，我是黑肝貨呀，快過來救我……」

三老頭一聽見那船隻中突發黑肝貨的聲音，立刻叫蕩船的棧手周七在那船影蕩去，銀存爬在船下在喚着：

「黑肝貨，那裏可有日本人麼？」

黑肝貨回答沒有，心中亂迸亂跳，恨不得一下躍上他們的小划子去。正在這緊急關頭，對岸突然又掃來一排機關槍，槍彈直如落雨一般洒在這裏的船隻上，聽得船艙中那老妻子突然哭起來了，並且

賊船了不得呀，七兒的爹中彈了，救救呀，……這時，他才突然的想起船中一對老人是周七的父母，他幾乎大聲叫起來：

「周七呀，你老爹中了彈呀！……」

正在加勁搖櫓的周七，聽得黑肝貨的話，被弄得莫明其妙，不知他老爹老娘就在黑肝貨所爬的船上呢。等小刘子一靠那隻船，黑肝貨急得像一隻野獸般躡過來，撲住周七一條胳膊，也不知怎麼說好了，只是叫着。

「周七，你快去，你爹剛才中了槍彈，你老娘快哭死了。……」

周七却被弄得一心疑團，等到他弄明白這件事以後，他才跳上那船去。誰知對岸的敵人發現這裏的談話聲音，機關槍又似冰雹般直朝這裏掃來，周七剛剛把那老婆子拖上船頭，老婆子哭泣着，聽見敵人的機關槍掃來，嚇得胡亂的掙扎起來，只見河水裏撲通一聲，老婆子翻下水去了。……

氣候十分寒冷，接近河岸的水結起薄冰，遠處棲落在沙灘上的雁羣，吱啦吱啦的吵叫，發槍聲驚起的銀星被凍得顫抖着，遠處河水的急流被岩礁阻得嘩嘩作響，已是午夜以後了。小刘子上的伙伴，遠遠到敵人機關槍的威脅，不能停在水面上候周七，已轉進一個河灣處，停船上岸了。

幾個人剛爬上岸時，因對岸射來的機關槍太猛，大家都抬不起頭來，便仆在一條草溝子裏，離三者頭在憤憤的說：

「咱們都準備好，摸不着他小鬼子，不打槍，反正在那邊給我們放倒了兩個，就是現在回去也穩空跑一趟。」

史連科早已把裝銀套筐丟在船上，手裏空空的，立刻想到自己沒帶槍來，趕快從伙計們身上討過幾枚手榴彈，準備在手裏，他立刻又想起黃牛受毒刑的事，還沒報告趙三老頭，等機槍平息，他才把黃牛的事報告趙三老頭了。趙三老頭一聽得黃牛是這麼一個有骨氣的硬漢，便嘆出一口長氣，說：

「黃牛這麼死去，真是可惜，他平日是挺老實的，他這次的死，全都是因為我出錯了主意。……」說着，趙三老頭眼睛裏兩顆淚珠在黑影裏滾下來，幾個人都仆在冰冷的土溝裏沉默着，靜彷彿在給黃牛開追悼會了。

曠野又沉寂了，荒樹的墳墓，灌木的土崗，芒叢，樹林，……逐漸由黎明的微光中露出影子來。史連科勸慰着趙三老頭不必傷心，殺敵人的事，總有不犧牲的？李小泉雖然年輕，嘴結巴，也還會勸慰人，也給趙三老頭說了一些好聽的話，只有銀存沉默無語，他只覺得這老頭子變了，自從離開報訊村經過一次瘋後，他簡直像還沒好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各人想着各人的事，順着一條小徑快走近鬼迷溝時，只聽得背後一陣腳步聲，他們回頭一看，原是周七那水手趕來了，趕到他們跟前，便放聲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叫着：

「……老爹被子彈穿死了；老娘掉下水去淹死了；嗚呀，嗚呀，……」

周七哭得像個小孩子一般，用手背揉起眼皮來，他們又過來勸慰周七。……

史連科聽見他的哭聲，立刻又想起昨夜裏的一些事，那絡腮鬍和藹的面孔，與縐皮臉的老婆子，  
區如又現在他的面前，他心裏不知什麼滋味，只是沉默無語，細想着，眼睛裏也似感到酸澀澀的。……

東方的天空浮起幾片紅雲，各處的村落都在發亮了，大地上聽得鷄鳴聲，一切仍是安寧出恐怖，  
淒涼，悲愁，……的情景。

趙三老頭和幾個伙伴們，在寒冷的土徑上蠕動着，慢慢向鬼迷溝走去。……

## 八

趙三老頭同他帶領的一行人，回到鬼迷溝裏，回報王大爺說，黃牛被日本人慘害了。這事一傳進  
金明小胖子耳朵裡，自然又要受到一陣抱怨，趙三老頭雖然生氣，只把氣藏在心裏，也不對面給金明  
小胖子口角。他感到最大不安的是，從他和那幾個伙伴出去打過一次麻雀戰以後，這消息靈通的鬼迷  
溝中，很快的傳散來很多流言，有的說趙三老頭把幾個冒失漢子帶出去，惹的禍不小，日本在火車站  
增兵了，要剿鬼迷溝；有的說日本兵又在鐵道兩邊的村子裡放火了；……說得最響亮的是金明那狡猾  
的小胖子，他說：

「趙三爺，我說不叫你們出去，你非要出去，這次鬧的多沒趣，鬧得王大爺也很不安呢。若是真



的惹得日本兵過來刺殺，那怎麼好呢！……」

「金明，我們莫非在這裏待一輩子麼？我們不是游擊隊麼？爲什麼不打呢？怎麼反倒怕敵人？那就早些投降不好麼！」

金明的胖臉本是浮着微笑，聽見趙三老頭這種頂心窩的話，心裏更對他起了反感，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板起面孔說：

「好，你說得有理，你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吧！我好話變成惡意，真是個不知好歹的人。……」金明說着，扭身去了，嘴裏不知還嘟囔一些什麼。

那直腸子人史連科聽見金明又給趙三老頭什麼窩囊子的話了，跳上來一把扯住金明的衣領，一面扯着，一面叫：

「你說什麼，回來說個清楚，你這個狗，讓老子揍死你，你別那麼不知趣，欺騙人，回來說個清楚再走，……」

史連科一面罵着，一面把金明扯回到趙三老頭面前來。這時，金明小胖子的臉却又換了一副奸猾的笑，說：

「沒有什麼，史連科，沒有什麼，大家不過是嘴頭上開個玩笑兒，沒有什麼，……」

史連科一發現他臉上奸猾的笑，心裏的怒火更壓不住衝起來，……他一張巴掌憑空打下去。

打到小胖子的臉上，小胖子一時被打得頭暈眼花，兩隻胳膊掙扎起來，嘴裏大聲叫着：

「呀，打人了，……史連科，你個不講理的東西，我不過給趙三爺頭上打個趣，我怎麼了你了？你憑什麼打我？你……」

吧，吧，……

史連科又連打三四下，金明小胖子雖然掙扎，但總掙扎不過史連科那隻有力氣的手掌去，後來伸出手抓住了史連科的耳朵，死硬的扯，兩個人正糾纏不清時，李小跛跑過來，把兩個人拉開，又勸解一番，這場風波才算平息。金明小胖子撅着小嘴，表示蔑視史連科，並且說：

「好，史連科，你真行，今天你打了我，總有一日給你個惡臉看。……」

說着，臉上還奸猾的笑了笑，用手拍了一下屁股就走了。

這裏剩下趙三老頭，史連科和李小跛三個人。李小跛在小聲勸告史連科：

「你何必給他打架呢！這個人心最陰，是個笑面虎，臉上笑着，心裏藏刀，他是王八蛋底細人呀，你怎麼得罪他！叫我說，你去給他陪個不是，或是請他喝二兩酒，算完事，要不，以後他不知怎麼找你的麻煩呢。」

史連科鼻子裏哼了一聲，說：

「你不知他怎麼欺騙趙三爺呀，我早就想揍他，找不到機會，他以後不敬，我還是揍他！」

李小跛斜着眼，望着史連科的臉，看他那執拗的臉，還露出倔強。堅決，……他勸過來，也只好讓他去。李小跛又同趙三老頭談了幾句話，趙三老頭鼻子裏只發哼聲，並不回話。李小跛見這老頭不高興，知道是還爲着剛才金明這件事生氣，便又勸他不必生氣，那算得什麼，可是趙三老頭只是沉默着，眼睛死楞楞的望着一處地，最後長嘆一口氣說：

「咱們生就的奴才命，在報訊村裏沒打日本時，受人家的氣，誰知打起日本來，還說咱們不該去，不該去打，我真不懂這裏的道理！」

李小跛聽了，露出了一排黃牙笑着說：

「趙三爺，你別牛氣，金明這個人誰都知道度量兒小，得罪不的，他對你是因爲在報訊村組織游擊隊，他拉你加入，你擦了他的臉，這以後他總懷在心裏。這一次你們出去打了勝仗，他又忌妒，其實王大爺是待你很好的。只是史連科這個冒牌漢子好容易人，上次出去偷運糧食，在路上爲了金寡婦，他把隊裏一個人打了，那大很高興，到處宣傳說金寡婦是漢奸，史連科勾通漢奸，金明又打了金明小胖子，這以後是對史連科不好的。」

「怎麼，他們說金寡婦是漢奸？有證據沒有？他們敢這麼大膽信口造謠！」趙三老頭抬起頭來，望着李小跛的斜眼說。

「他們都說，用法區糧食的這天夜裏，他們看見有人放信號槍的，追過去發現是一個女人，誰別

就是金寡婦？金寡婦知道事情不好，便朝史連科這裏跑來。史連科反倒把追金寡婦的人打了幾個耳光。打耳光我是看見的，金寡婦放信號槍，我沒看見，金寡婦却說她追她的人要姦她，這裏面的是非，我也弄不清楚，只是聽他們這樣說。……」

史連科在旁邊聽見李小跛的話，不由得滿腔怒火衝上來，雙腳一跳，拍着屁股說：

「這話是誰說的？李小跛，你告訴我他的名兒，要不就是你造的！……」

說着，他那黑臉皮已被氣得發紫了，喘着氣，要追根問底，非把說這話的人，找出來不可。李小跛阻住他道：

「黑肝貨，我說你性子急，盲撞，看怎麼樣？剛說了這幾句話，你就跳起來，忍不住了。你不必這樣急，咱們都是好哥兒，我是把話傳給你，使你知道外面對你的風聲，你好改改，這可使你留心。下金寡婦那個人，是不是有奸細的嫌疑，沒有自然沒有關係，若有你趕快離開她，免得將來鬧出事情來，連累了你。」

史連科性子直，怎麼也不信金寡婦有奸細嫌疑，他以為金寡婦模樣兒生得標緻，說她有好多嫌疑的人，都對她懷有野心，都想破壞他和金寡婦的愛情，趁隙子把她搶過去。可是李小跛是個正經人，如今他口裏也說出這話來，他雖然不對李小跛好哥兒發作，可也不高興他的話，聽了以後，只在旁邊沉着臉兒不說話了。

趙三老頭却仍最追問：

「你可知道那天夜裏追金寡婦的人是誰麼？」

李小跛笑着搖搖頭，說不知道。

史連科在旁邊又躁了一下腳說：

「就是那個色鬼，他的名兒叫王大海，是跟王大爺近窩家子，他早就想念着金寡婦了。我不定哪天遇到他，再揍他一頓。」

趙三老頭黃弱鬍子抖起來，望了望史連科，說：

「你可別那麼說，史連科，咱們都是近人，所以才敢說近話，你的性子就是不好，說話做事都容易冒犯別人，引起人家不高興，弄得都是仇人，你的性子非快改不行。」

趙三老頭這一說，史連科低下頭去沒話說了，素日他是很聽趙三老頭的話的，如今聽趙三老頭也說他性子真不好，只是沉默無語，臉色也沒表示出不高興來。

「是呀，趙三爺的話總不錯的。」李小跛又斜着一隻眼睛說：「你的性子若不改改，以後恐怕吃虧的地方多着哩。人家都說金寡婦這個人可疑，因為你是最效給她近乎的人，所以就疑貼到你身上，最可怕的是你得罪下的那些仇人，若是他們給你加些油醋，告訴了王大爺，你可得小心呀。」

趙三老頭又勸他趕快離開那窩貨，那裏娶不到個媳婦呢？同那麼一個「二道鍋」貼在一起，

聲音也不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史連科相信金寡婦是個好人，決不是個奸細，而且又是個臉子白淨，年歲不大，令人迷魂的小女人，怎能使他離開，眼巴巴看着她被別的醜漢子們搶過去呢！他心裡很是不安，纏着那兩道濃黑眉毛，一整天不快活，出去放哨也不給伙伴們談話，人家問他爲什麼這樣不快活，他也不理。到了晚間，史連科便又去找金寡婦。

史連科若有一天不見金寡婦，心裏便十分不安，格外急躁。天已黑了，他把步槍放回洞子去，一個人咕噥咕噥朝一條荒僻黑暗的溝渠跑去，誰知那金寡婦也是個不愛寂寞的人，如無人陪她談話，即是黑夜她一個人也要換出來，如今也正從這渠溝裏迎面媧媧着走過來。史連科這個冒失鬼，恨不得一下跑到金寡婦家裡去，把她撲在懷裏緊緊抱勳下。他只顧飛快的跑，因爲跑得太快，雖看見前面有人影子，兩條腿也收不住了，眼前覺得黑影一闪，只得聽咚噠一聲，他自己的額蓋撞着什麼東西，震得他的兩眼也電似的閃出一股火，面前有女人的尖嗓子哎喲了一聲。……

「真是，撞着鷄八魔啦！」史連科用手撫着額蓋，不知怎麼他已坐在地下了。他揉了揉下眼睛，正要站起來看時，面前已經出現了一個穿淡花襖的影子，走過來，一隻手掌像冰雹般噼噼的向他腦門打下來，一面不停的打，一面還失聲哭着叫。

「小王八羔兒，小兔子，把我的鼻子撞出了血呀！瞎眼睛的王八，該死的精，……你，你，你，

你，……」她說一聲你，巴掌便打一下：「……你把我撞的好疼，我把你這冒失鬼揍死，你，你，你，哎，……」

最後她又用力打幾下，這才停止，嗚咽着揉眼皮了。

史連科的腦門被這女人的巴掌打得發昏，等他站起來，仔細辨認時，才辨出這女人原就是金寡婦。

「我的眼花啦，金寡婦，你饒我吧，唔，唔，我看看你的鼻子真出了血麼？」史連科伸出手去，捏住金寡婦揉鼻子的手：「叫我看看，我看看，……倒底真的怎麼樣呢？當真出了血麼？我替你揉，……」

史連科猛不防金寡婦的胳膊一甩，把他甩了個半跌，金寡婦又把手舉上去撫住鼻子。史連科往後退幾步，聽得她在嗚咽聲中罵着：

「真是撞着鬼了，那個王八頭硬的像石頭，把人家的鼻梁子快撞塌了。」

黑肝貨在黑影裏又伸過一隻手去，這一次却毫不客氣的抓住她的衣襟，用力把她扯過來，往她大腿根裏擰一把，那金寡婦咯嘣一聲笑起來，撫着鼻子的手放開了。史連科把眼睛挨近金寡婦的臉去看，猶分明，鼻子下一點血都沒有，臉蛋仍是白白的像剝過皮的熟鴨蛋。史連科知道她在裝假，便罵道：

「你個小醫貨，這麼黑的天氣，一個人跑出來，到那裏偷漢去？」

「嘿……我這當是誰呢，原是你個黑肝貨呀……」  
金寡婦扭着身子撫起嘴脣笑了。

「你還裝什麼蒜嗎？現在才知道我是黑肝貨呀，再遲一會，說不定把我的腦袋都打爛了，你還不狗道呢。」

「是真的，我不知道是你呀，我若知道是你，怎還捨得落手呀。嘻嘻嘻嘻……」

「騷貨，別說了，打就打了，我這腦袋打幾下也不緊。我要問你，這麼黑大，你出去幹什麼？有什麼要緊事一個人黑夜跑出去？……」

「嘿……我一個人在家裏待着怪悶的，也正想出去找你的。」金寡婦說着，一條胳膊叉起腰，扭了扭身子，有意做出迷人的姿態。

「你既是正找我，我也正找你呢，那正好，在這裏碰了雙頭，也許這是我們今後的姻緣呢。走，回去，回你家裏去說話吧。」

史連科說着，也不管她同不同意，用手勒住她的褲帶便拖，金寡婦低聲叫着：

「哎喲，你可用力小些呀，人家褲帶子不結實，別使那麼大勁，快放開，你看那裏有人來啦。」

史連科知道她是騙他的，什麼都不顧，儘管用力拖着她的褲帶走，突聽得嗤一聲，史連科的手感



到一鬆，金寡婦的褲帶當真斷了，金寡婦哎喲了一聲，趕快伸手去提褲腰，一面抱怨一面罵。她罵得越厲害，史連科心裏越舒服，不停的嘿嘿笑着。正當這時，前面忽然有人咳嗽了一聲，迎面發現一顆吸煙的火點子，明明滅滅，漸漸往這裡近來，也聽得脚步響了。金寡婦一見有人，手脚忙亂起來，趕快提了褲子往旁邊一叢灌木裏躲去，但不等她躲好，那吸煙的人已經吐出一口痰說話了：

「老遠裏就聽出是你們的聲音，爲什麼躲躲藏藏的，還害羞麼？」

說話的原來是李小跛那拐子，金寡婦一聽得是斜眼哥兒，也忍不住在灌木叢後面嘻嘻笑着來。但仍是提了褲子躲在那裏不出來。聽得黑肝貨在外面也笑了，對李小跛說：

「你真把我嚇一跳，我還當是生人呢。小跛哥，這麼黑的天，往那裏去？」

李小跛又吸了幾口煙，咳嗽兩聲吐一口痰，已走近了史連科，打趣着說：

「今夜裏可捉住啦，老遠就聽得這裏又是哭又是笑的，爲什麼不找開屋子去，半路裏也不怕人捉住！哈哈哈哈哈。……」

「小跛哥兒，你別取笑啦，」黑肝貨說：「我問你，有什麼事黑衣裏跑呀？今夜裏又不輪到你放哨。……」

「我正找你冇事兒。」

「有什麼事兒，說吧！」

「找個地方兒說才方便。」

「那末，我們就一路到金寡婦家去，好不好？」

李小跛吸着煙，沉吟了一下，才說了一個好字，又是吸着旱烟袋，直把烟鍋子吸得咕咕的叫。

.....

這時節，金寡婦還從溜溝裏爬出來，史連科回頭看不見她，不免有幾分生氣，便罵道：

「你還不出來，這是李哥兒，有什麼怕的？真是賤貨。……」

金寡婦兩條胳膊緊纏着褲腰，鼓起嘴脣，從那漆黑的樹影裏走出來，也不說話，隨了史連科與李

小跛，順着一條小溝渠走去。史連科與李小跛在前面走，一面走，一面談話。金寡婦一個人跟在後

面……

一會，月亮已經升起來，溝渠中也亮了，翻上一個坡，是一處險地，這裏溝壁陡峻起來，溝渠又曲又窄，簡直是下了山谷一般，天空也只能望見一小塊，過了這段險地，便望見附近的矮坡上有個土院，土院裏刷得雪白，裏面是幾間草房，外面有棵梁老柳樹弓着腰，半塊頭都探過牆去，這就是金寡婦的家了。……

金寡婦打開門鎖，請李小跛與史連科進了院門，月亮照得這小院子異常明亮，小院子裏一條石板路，鞋子磨在那石板上發出鏗音，金寡婦一雙粽子腳兒咕咚咕咚跑上前去，又打開房門上的鐵鎖，嗚嗚

一聲，油漆的縣板門被她推開，她像一個小妖精般溜進去，滑着火柴點起桐油燈，外面這兩個漢子才走進來。

李小跛初次到金寡婦家來，金寡婦住的是一間套間，她忙着搬一條板橋來，讓李小跛坐了，李小跛的眼睛被這粉白的房屋映得發眩，仔細打量，這房中的陳列很乾淨，擺着結婚時用的嫁妝，兩匹漆紅金龍花黃銅鎖的大皮箱，一對一人多高黑漆裝衣櫃，銅鎖銅旋軸兒都是黃亮亮的照眼睛；桌子上放了兩個三尺高的大花瓶，半人高的梳頭鏡，另外便是那些茶碗，扣碗，銅盞子，臘座子，紅細瓷器，玻璃小方鏡子，……光彩耀眼的，擺滿一大桌子；牆上掛着一幅麒麟送子美人畫，兩邊是金字紅紙對聯，……由這許多陳列看來，金寡婦確像個結婚還不久，便死了丈夫的人，並且由這一切佈置，也看不出她是個奸細來。於是往日他對金寡婦的懷疑，看了她這些家當，就減去幾分，而且覺得史連村這直腸子人弄上這麼一個年輕寡婦，若是能把她娶過來做媳婦，也怪合適。李小跛心裏想得正出神。那金寡婦忽然抽開一個抽屜，取出一把花生，遞給李小跛，再取一把給史連村。

李小跛一面剝着花生，往暴牙口裏沒着，嚼着，一面還不住斜着一隻眼睛向這房屋四處看。金寡婦把花生遞給兩位男人以後，早燕子般輕靈的飛上炕去，盤了兩隻腳兒，面朝了他倆，怪大方不拘的坐了。看她的一舉一動，都不像鄉裏人，李小跛由不得問道：

「你婆婆沒在家裏麼？」

金蓮滿臉抬頭來望着李小跛，笑着說：

「她出去好幾天了，出去學道去了，她才是個修善的人兒哩，看見廟了就磕頭，看見菩薩就燒香，……」

「你娘家是那裏呀？」

那金蓮婦用眼角又斜睨一下李小跛，說：

「俺娘家是個絕戶，爹娘都過去了，俺跟俺伯父長大的。……」

「哦，哦，……」

李小跛一面哦着，一面把剝光的花生米往口裏丟去，最後又叨起旱烟袋，把烟鍋子對着小燈苗吸着，一口一口吸着，……

史連科坐在李小跛身旁，甚久，也不見他談什麼事，總是打量這房子，問金蓮婦一些話，他心裏有些忍耐不住，又過了一會，他把一把花生也剝完了，仍不見他談什麼，史連科問道：

「小跛哥兒，你有什麼事給我說呀？還會子可以說了。」

李小跛這時似乎也才想起要給黑肝貨說的事來，他深吸兩口烟，又咳嗽得滿臉通紅，吐出一口痰來，說：

「這個事兒，你一定不知道嘞。」

「什麼事兒？」史連科着急的問：「是我的事麼？快說。……」

「不是你的事，」李小波一面提起他自己的鞋子來，往鞋底上着煙鍋子裏的灰；一面說：「龍王廟會不是快到了麼？」

李小波又舉起煙袋，把烟桿子裏殘存的餘煙吹出來，發出噼噼的響聲。

「哦，是呀！怎麼樣呢？」史連科的眼睛不轉動的望着李小波那猴兒臉骨，恨不得盼他一口吐出什麼事來。

李小波把一條短腿提起來，搭在另一條腿上，說：

「可真不知道金明那小胖子又在王大爺跟前出的什麼壞主意，這我也是聽來的，只把這訊兒告訴你。聽說在龍王廟會的時候，王大爺要派我們出去打火車站，還是叫趙三帶老頭隊。像那天夜裏去打「麻雀戰」那幾個人，也許再多添三兩個，我看這一定是那小胖子給咱們做對，叫咱們進敵人窩兒裏送死去。」

李小波一面說着，一面不停的用那隻斜眼瞞着金寡婦，只見金寡婦的神態也似很注意的聽着。

史連科是個最易被激怒的，聽了李小波的話，便又是摩拳擦掌的，跳起腳來，揣着板凳，說：

「恨我那天沒揍着他，這個狗養的也給我們搗鬼，看老子碰着他個小胖子，不把他的腦蓋揍塌不算好的。……」

「不是這個呀，黑肝貨，你先不要生氣，」李小跛趕忙又解釋道：「這事還不知道是不是那狡猾東西出的主意，我只這麼猜疑，也說不定是王大爺看重我們呢。你千萬可不要再那麼盲撞，總得想想再做。現在我告訴你，你什麼時候有工夫，我們好同趙三爺打個商量。……」

史連科答應說，他不限什麼時候都可以的。李小跛又給他談一會話兒，便說要回去了；史連科那裏肯放，說他來一次不容易的，夜裏沒有事兒，多坐一會子敘些閑話不好麼？那金寡婦也留他很堅決，說她不會招待客人，這半日也忘記燒茶了。金寡婦一面說着，一面便下炕來要燒茶。這李小跛又是一陣阻攔，說要是那麼客氣，他堅決要回去，並且以後也不敢再來了。金寡婦只好不去燒茶，又上盤腳兒坐了。

李小跛又坐在板凳上，把旱烟袋拉出來吸着煙，用一隻眼睛瞞着金寡婦的模樣兒，只見她穿着雙綉花紅鞋子，一條綠褲子，一件淡花襖，配襯起她那對鴨蛋臉，十分相稱，雪白的額上留着兩排烏黑的頭髮簾兒，把白額遮去一半，下面是一雙烏溜溜的眸子，靈活的旋來轉去，的確誘人，李小跛看了，也不免發癡，把什麼都忘記了，也忘記了他身旁還有一個史連科。他又坐着吸完一鍋煙，覺得怎麼都不自在，也不知談什麼話了，站起身來，非要走不可，史連科把他送出門外，金寡婦只送他到門口，便倚門框留步了，站着用眼睛送。史連科又送出幾十步來，在一個坡子下站住，低聲說：

「小跛哥兒，你看這女人怎麼樣？」

「真好，真好，真像個小神仙兒。」李小跛露出一排黃暴牙說：「他們都說她是個開碟，我看清不怎麼像。你若是能把她娶了，最好。」

史連科回頭望望那棵大樹，又把李小跛拉遠了些，在遮住月光的樹叢背陰裏，低聲說：

「你可不能把這話給她聽見呀，她若是知道了人家說她是開碟，她不知怎麼生氣呢。」

「那自然，這話不能給她知道。」李小跛附和着說。

「李大哥，你不知道這裏面的底細，她男人是做生意的，在城裏被日本飛機炸死了，她倒不是挺想嫁我，我也想要她，就怕她婆婆不願意，就是我娶了她，也沒個處兒安置呀！……」

「她婆婆上那裏去了？怎麼不在家？」

「出去燒香去了，家裏只留她一個人。」

「唔，唔，……」李小跛一面暗着，一面又懷疑起來，趕快離開黑肝貨，順着溝渠的陰影兒走去了。

史連科回來，看見金寡婦仍倚了門框站着，眼睛在望月亮，她的臉被月亮一照，越顯得白膩誘人，史連科走近去，也不由得怔住了。金寡婦見黑肝貨回來，便問道：

「你們在黑影裏唧咕什麼呀？」

「什麼都沒說，女人家少管閑事。」

「不告訴我也知道了，少不得又說我什麼壞話。」

史連科嘿嘿笑了，伸手攔住她的白胳膊，一面往門裏拖，一面說：

「你在路上真氣死人，明知道是李小波來了，還藏在樹柵子裏不出來，那不讓人家笑話你不羞羞的麼？」

「人家褲帶子被你勒斷了，怎麼出來見人吶？」金寡婦說着，有點生氣的撅起嘴來。

## 九

襲擊火車站的事，傳進趙三老頭的耳朵裏，趙三老頭說，也好，小胖子雖然有寶讓他們死，他們偏去打個勝仗回來，看他個小胖子以後還有什麼話說。

立春已過不少日子，氣候逐漸暖和一些了，各處的積雪冰塊已融化無餘，田壟裏的麥苗欣欣然，各處梯田裏都變成碧茵茵的綠色，樹枝子也抽出嫩枝了……

龍王廟會的這一天，天格外晴朗，太陽把曠野晒得暖煦煦的，人們都換上火衣。龍王廟便在火車站旁一座高台子上，大地雖然被戰爭鬧得烏煙瘴氣，有多少鄉村被焚了，有多少家庭被拆散了……但殘剩的百姓們，對龍王廟會燒香的事，仍是惦念未忘，到了這日，四鄉裏往龍王廟去燒香磕頭的人們，仍是絡繹不絕，數十里外的鄉民也有往這裏趕來的。因他們已風聞火車站的日本兵檢查行人甚嚴，



尤其是年輕漢子們，一經他們搜查，便毫無理由的被拉去做苦工，再不然便是一陣毒打，受刑過後，往往遭到慘死；那年輕媳婦和姑娘們，自然更不敢去燒香了；所以各鄉裏去燒香的都是老頭子，老婆子，還有極少數去遠願的小孩子，被那老婆子拉着，抱了香紙，四面八方的人，都向一條通往火車站的大道湧來。

趙三老頭叫他兩個兒子銀存與金兒也都去，另外有李小跛，陳寶財，史連科，周七，張春山，還有徐世明也來了，揣包裏都暗暗揣了短槍與炸彈，大家商議好，混進燒香的行列裏去，各個人手裏也都握了香紙，裝扮都去燒香磕頭的人，分幾路走。史連科逗留在後面不走，說是要等個人來一道走，誰也不知道他是在等金寡婦呢，大家也不理會他，各自奔向各自的路徑走遠了。

這裏，李小跛斜着一隻眼睛，手裏持了香紙，一頭一跛混在趕廟會行人的行列中，他身骨生得雖翻：與那些枯柴骨頭的老頭子們比起來，仍有些令人注目。他一面走，那旁邊的老頭子與老婆子們都看他，奇怪着他這麼年輕的漢子，腿腳又不好，去冒這險做什麼？難道他不知道火車站設着日本兵檢查行人的卡子？他身旁有個白髮老頭子，兩隻紅皮眼睛直朝他翻，似乎對他這漢子有些擔心，最後那老頭子咳嗽了一聲，吐出一口痰來，低聲說：

—111—

「你這麼年幼兒的，也敢去燒香？不怕日本兵檢查麼？」

李小跛斜過一隻眼睛，回頭看看老頭子，露出那排黃暴牙，笑着說：

「我爲這條腿許下三年願，年年去燒香，今年是第三個年頭，若不去，這三年願不是白許了麼？」

老頭子聽得他的話，覺得也有道理，但總還不放心，他通過日本兵的檢查哨，恐怕要被扣留的。老頭子那雙紅皮眼睛，把李小跛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說：

「還了你腿的願，很好，怕的是你到不了老龍王廟面前，早被日本兵弄起來了。你不知道啊，像你這麼年輕兒的人，通過那檢查的卡子，可是凶多吉少呵！我替你不知遲早回去，不必拿你的性命冒險。」

李小跛聽了這話，心中也有些忐忑起來，立刻想起他揣包中還裝着兩枚棒形的手榴彈，當真日本兵一搜他，把他揣包搜了，發現那炸彈，不用說他的性命是穩保了。接着他旁邊一個抱了香和黃紙的老婆子也說：

「聽說那鬼迷溝裏的遊擊隊們要攻火車站，所以日本人檢查很嚴，過卡子的人，不管什麼人都要身上翻一遍，摸一遍，——」她一面說，一面向遠處望望，彷彿很擔心日本人聽見她的話似的，腦袋像陀螺般來回旋轉一陣，耳垂上的銀圈子幌幌蕩蕩，由這些動作可以看出她的驚慌，對日本兵害怕的程度如何了。她那兩隻纏死的小粽腳穿了木底子鞋踏在亂石上，不斷發出噠噠聲。

李小跛聽了老婆子的話，覺得奇怪，她怎麼會知道鬼迷溝中游擊隊要攻火車站呢？他急問問她，

又怕開出麻煩來，便只好沉默着走路，立刻又想起使他懷疑的金壽福了。抬頭向曠野望了一下，的確尋不見一個是青年小夥，他想給他的伙伴們去打個商量，但各處又望不見他一個伙伴，他們都走遠了。沒法子，只好硬起頭皮，繼續行事了。遠遠早已望見火車站上那藍尖頂子水塔了，一念，就看見附近的路上搭着一個木架子，木架子上站着一個端槍的日本兵，睜着兩隻鬼祟眼睛東張西望。架子下面站着兩列日本兵與穿便衣的中國人，這大概就是日本兵卡子了。李小跛雖然竭力按壓着心房，還是卜的跳，他看見卡子兩旁，有兩個大木柵欄子，過卡子的行人們，有些遭到扣留的，便被囚在木柵欄裏，還用麻繩兒綁了胳膊，李小跛望見這情形，心裏更有些不自在，最後只有鼓起勇氣往前撞了。他低着頭，抱了香紙，一歪一顛的過那兩列人的障礙時，不知怎的心裏倒平息下來，安穩的過去了。也沒有人拉他，截住搜查他。他一過了那兩列日本兵銳利兇暴的目光，心中似輕鬆許多，嘆出一口長氣，抬頭望見木柵欄裏人羣中，發現一個面孔熟悉的人，仔細一看，原是他們的伙伴徐重明呀，剛才稍微放鬆了的心房，更加緊起來，趕快顛起兩條拐腿離開那嚴肅的地方，心裏想徐世明若是受毒刑，把他們這次變火車站的計劃供出來，那便什麼都完了。心裏立刻又似電閃般想到金壽福那可疑的人，若再給敵人通了消息，他們這些人不全都落入敵人的魚網裏了？一面想，一面走，過了一座橋，便隱隱聽得龍王廟裏傳來陣陣鐘聲，遠遠近近，都是敲着棹的行人，向着一個十幾丈高土台上的殿前裏爬着，那在土台中腰繞了幾層的石級，也都擠滿人，上上下下，簡直像一羣蠕動的紫蟻。

高台子廟中，紙灰飄揚，香火白烟似雲氣般向上騰着。……

這龍王廟，就靠在火車站後面很近，可以從這裏清楚地望見火車站。在那塊廣場上體操，這高台子附近，佈滿了嚴密的日本步哨，一個個威嚴的日本兵都端着把平端了，槍口對着趕廟會的人們，似乎隨時都在戒備着有什麼事情發生。這裏的人們，也絕不敢走近一步。只靜着兩眼向那裏看看，便很快的避開了。車站上藍頂子的尖水塔，很清楚的露在眼前了。附近停放着許多黑琳琳的空車皮，有一輛停在鐵軌上的火車頭嘶嘶噴汽，響着並不閉，若是在往年的龍王廟會，早已在這土台子四週擺滿了洋布攤子，雜貨販，梳子篋子，藥攤子，……那搭起布篷來了；木料場一直擺到火車站，熱鬧非常，……今年的廟會却這麼冷落。在那土台跟廟裏有幾個賣燒餅的小攤，一兩個推小車賣牛肉的，另外還有一個擺攤賣膏藥的，其餘的就什麼都看不見了。來往行人，一句話都不敢說，悶着頭燒完香，便又悶着頭往回走了。

李小跛顛跛着腿子，隨了人羣爬上那廟台的磚石階子，上到廟台高處，看見紅廟門前也站着兩個日本兵，眼睛瞪得很大，繃起眉頭，彷彿給誰生氣一樣。他鑽進了廟門，只望見擠不動的人們，都把手裏的香紙往院子當中一個很大的香坑裏拋去，拋下去的香紙，立刻化爲灰燼，香火冒起一人多高，香坑前面，成排成隊的人跪在地下磕頭，旁邊木架上，倒吊着一口水缸放火的鐵錘，一旁站着個道士，手裏持了木棒，不停的敲鐵錘，噠噠的響聲不斷的傳出去，李小跛突然從一排跪在地下磕頭的人

行中，發現僕大個兒陳寶財，黃皮臉張春山，和趙三老頭，正在把身子一起一揚的磕頭。他心裏不禁有幾分欣慰，知道他們都平安的進來，不知他們是不是通過日本兵的檢查的，還是繞路進來的？等他們磕完頭爬起來，李小跛斜了一隻眼睛對他們會意的笑笑，也便把手裏的香與紙拋下香火坑裏去，回頭暗暗把趙三老頭的衣襟扯一下，幾個人向着龍王大殿的後面走去，走到沒人的僻靜地方，李小跛小聲問趙三老頭：

「史連科進來沒有？」

「進來了。」趙三老頭回答：「他就在大殿前面。……」

接着，李小跛把徐世明發生的不幸事件告訴大家，叫他們機敏些。……趙三老頭又告訴大家注意，史連科把金寡婦也帶來了。大家聽了，每個人心裏都打了個寒戰，都感到這是個不祥的兆頭。……後來這幾個人又很快分散了。

回到大殿前面來，趙三老頭舉高眼睛一掃，望見史連科帶了金寡婦，在人羣中擠來擠去，金寡婦手裏的香紙還沒丟下香坑去，似乎在尋什麼人一樣，兩個人的眼睛東張西望，趙三老頭覺得不好，深怕金寡婦那娘子看見他，正要避開時，那娘子却在人羣中高聲喊起來：

「趙三爺，你也來燃香麼？」

趙三老頭被她這一聲喊叫，心裏添加不少重量，史連科那紫黑臉上也露出微笑，趙三老頭看見金

蘇陽穿著藍布衫子紅褲，頭上插了許多花花綠綠的金銀首飾，頭髮梳得光亮亮的，臉上搽了很厚一層脂粉，趙三老頭一看見她，心裏便引起不少反感，十分不悅，也不理這淫婦，周圍用手分開眾人走開了。趙三老頭剛走到那廟門口，只見從背後跳過一個不認識的漢子來，手裏捧出一隻手槍，直送到他的胸口，聲色俱厲的叫道：

「站住。跟我走。……」

趙三老頭知道糟了，這一定是被什麼人告發了，什麼都完了，……心裏正在卜卜跳得失常時，突從後面又跳出一個精高個兒來，彎腰便向老頭猛一擡，把那人的手槍擡出一陣丟落在地下，這老頭連連拚在那人頭蓋上，把那人打得暈倒了。這時，趙三老頭才看出這精高個兒，原是陳寶財。陳寶財早已把藏在地下的手槍抽出來，嚇嚇嚇，將廟門外面兩個站崗的日本兵也擡了。

這時，龍王廟裏的人們已經紛紛得像滾鍋中的湯，胡亂的竄着，圍圍爲人恐怖的發着，台階半腰裏的人更覺得厲害，有的跌倒在繁多的台階半腰裏，像木頭般往下滾，哭的，叫的，彷彿每個人都知道大禍臨頭了。人們都不顧生死險往土台子下面跳。

那土台子下面還沒爬上石階來的周七和趙三老頭那兩個兒子假作金兒，一聽得高台子上龍王廟中發出了槍聲，知道不能再上石階，而且只見上面的人直朝下面跳，他們早在下面找好了地盤，那高大身體的周七把揹包中的手槍掏出來，也躲着車站上正慌亂發令的日本兵射出一排子彈，四處的人即

像旋風一般胡亂的搖動了。一會，也不知是那個人，早已把附近幾朵乾草斷着了，烟火直朝天空飛着，日本兵的機關槍掃來了，砲彈也像冰雹般向這附近落下。銀存爬在一條土溝子裏，突然發現那台機子上人羣中有張春山和陳寶財把趙三老頭擡下來，看見他一邊的臉上被血肉塗得十分模糊，他知道父親受了傷，等他們把他擡下後，他便飛一般蹣跚上去，一面哭着撲住了趙三老頭的腰，一面喊着爸爸，誰知趙三老頭雖然受了傷，氣力仍很大，身子一甩，把銀存甩出去，罵道：

「我沒有死呀，你哭什麼？叫你哭來了麼？殺敵人哪！……」

金兒雖年紀輕，還有一副硬骨子，他看見老爹臉上的血，並沒滴一滴眼淚，却回身對周七說：「你告訴陳寶財和張春山快點把我擡走，這裏有我們幾個人就對付了。」

這時，李小跛蹣跚着一條腿子慌張的跑過來，叫道：

「我把他們的戰車都毀着啦，那馬房裏馬夫早已逃完了，快點離開這裏，這裏目標太大呀！……」

……

李小跛蹣跚着，蹣跚着腿腳一直向着一條荒僻裏跑去。那胆小的銀存，看見李小跛走了，他也蹣跚蹣跚的跑，却不妨被周七一把握住，說：

「攔着你看老爹走呀，你看陳寶財……」

……

破爛血洞，撲撲的向外冒流血。……

銀存看見這種恐怖的情況，心裏卜卜跳得特別厲害，覺得一定要死了，攙住他老爹一隻胳膊，哭喪着臉兒抱怨着：

「我說不來，你非叫我來，這不是白白來送死麼？看看你打死了幾個鬼子呀？……」

趙三老頭受傷的臉上麻木了一陣，現在被冷風一吹，痛得厲害，心裏又爲這次的失敗發焦，聽得銀存這不受聽的話，不由得一肚皮的火氣都衝上來，咆哮一般的叫着：

「你這沒用的東西，懦弱無能的，就不害臊！這話也從你嘴裏說出來！……」

趙三老頭氣得渾身抖着，猛力把銀存甩過一邊去，用嚴稜的眼角瞪了銀存一下，賭氣不要他攙。攙着他另一邊胳膊的張春山趕快勸趙三老頭說，在這麼危險的地方，不要生氣，還是叫銀存攙出這危險地區再說。……最後銀存一面哭着，一面又慢慢走上來攙着他老爹的胳膊，只見他老爹的淚花紛紛落下來，哽咽着：

「陳寶財這般勇敢的人，唉。……」

敵人一股騎兵迂迴過前面一個村子裏去，後面李小跋，周七，金存他們那幾個人分散開，仆在荒樹叢中隱避一會，趙三老頭他們這一起人也在一個小五道廟後面一片荒塚裏仆了一會，等到騎兵過去，他們加快速度離開危險地帶。趙三老頭的傷處感到劇烈作痛，他告訴攙他的兩個人說不管怎樣也要



歇息一會了，證着，便嘆出一口氣，坐在路旁一座破廟前面的空地上，用自己的汗巾把傷口撫起來。那血仍是不住的往外溢，最後他索性用一把黃土把傷口堵了，血才停止流。睜着兩隻眼睛四處望望，問張春山道：

「李小跛他們那幾個跑到那裏去啦？」

張春山用手擋着後面一條徑說，在那條有棗樹林的小路上，正往這裏走呢。趙三老頭再仔細看，原來他的眼睛被血污弄模糊了，費了很大力氣，才從一片灰暗的棗樹林裏發現幾個人影子，慢慢往這裏走。……

曠野蒼蒼，彷彿變得熱乎乎的，吹來的風也不怎麼寒冷了。趙三老頭用汗巾擦起頭來，便告訴張春山與銀存說，把他攙進廟裏面去坐，等他們幾個人來了，好商議一件事情。

李小跛他們幾個人來到以後，趙三老頭第一句話就問：

「你們誰看見史連科了？」

「問他幹什麼？」李小跛問。

趙三老頭嘆了一口氣，低下頭去，說：

「我這金銀那幾子一定不是好東西，史連科這直腸子人，也不知這一次我們的本劫輕重，把他帶來幹什麼？」

趙三老頭說着，臉上的肌肉繃緊，眼睛瞪得很大。

李小敗心中對金寡婦的懷疑，也立刻湧起，想起他進金寡婦家裏去的那一夜，看見她房屋裏那幾  
陳列，都在他心中起了懷疑，想說：

「我看這金寡婦也很可疑，你聽他嘴頭兒多會說話！這就不像良戶裏人；你看她待人接物，也  
像受過訓練似的；她穿飾，戴飾，都不像普通人家裏所有的，像她家裏又沒個男人，錢從那兒來呀？

叫人起疑心。也難怪外面有人說更連杆勾結奸細，……」

李小敗接着又說，金寡婦家裏不明，她有一個婆婆還年輕，他是見過他的，香樣子也不像她婆婆。  
他們住的那幾間草房也是新蓋的，房梁的粉壁都是新刷的，只有門前頭那棵老樹不像假的，但那還不  
是一借傘避雨，用滑桿老樹遮避人家的眼目麼？她婆婆常常跑出去，很多日子不回來，說是出去  
香樣子，出去修書的，卻帶着幾袋各處餽品，還說她結婚不久，死了丈夫的，這房子裝飾得像剛結婚  
的樣子，看來什麼都是假的，大家得特別對她有點子心呵！……

「現在當心恐怕晚了。」趙三老頭說：「不知他這一次把更連杆陷害不哩？我看這方我們的失敗，  
也一定是他進了訊兒，若不是，我在龍王廟裏，剛被她喚了一聲，後面就跟着來一個人用槍逼上我了  
呢？若不是陳寶財的話，我現在早已被剝皮挖骨了。最可惜的是陳寶財被打死了，我心裡很為他不安，  
……」趙三老頭說着，淚珠滾行的滾下來。

大家安慰趙三老頭一番。正在這時，金存那禿子忽然從廟門外面跳進來，說：

「爸爸呀，金寡婦回來了，還有史連科也跟在後面。……」

大家聽了這話，都興奮起來，跑出來看，趙三老頭也跳出破廟門，臉上的傷痕也忘了，在破廟後院他們看見金寡婦一身花枝招展的衣服，和一頭金光燦目的首飾，老遠裏就在陽光下閃爍了，如今大家看見她擦滿脂粉的臉上，都對她起了反感，簡直像一個妖怪，她老遠裏就對他們揚起手打招呼了。

趙三老頭小聲告訴大家，不必心急，等她到跟前時，仔細追問她一番再說。說着，金寡婦已經像二隻老母雞走近這座破廟了，她一面露出滿臉的嘲笑，一面敲打着那粗魯的身子，看見趙三老頭臉上的血傷，便假聲怪調的叫道：

「呀，我的天，趙三爺受傷了呀。哎呀，可經不起風吹雨，快請使手巾擦擦吧！天爺爺，……」

說着，她嘴裏又念着佛，說：「阿彌陀佛，我們別嚇唬那日本騎兵趕上啦。……」

接着，史連科也從後面走來了，口裏不停而喘着氣。趙三老頭用眼睛瞪他一下，一句話也不給他說，回頭望着金寡婦，說：

「進廟裏來，給你說幾句話。」

金寡婦那雙機警的眼睛，似乎已猜到他要對她說什麼話，並不進廟裏去，兩隻眼睛却有意裝出盛人的媚笑，說：

「趙三爺有什麼事，在外面說就是了，何必拖拖掖掖的，還有什麼不公平的事麼？」她說着，兩隻腳兒已經往後倒退了三四步。

趙三老頭和伙子們，見這狡猾的女人不進廟裏來，反倒往後退去，彷彿有意逃脫，覺得事情不妙，已經有兩三個人閃到金寡婦背後去，這前面的趙三老頭，被氣得瞪圓眼睛，咬着牙關，叫了一聲捉起來！好幾隻有力的手掌抓住了金寡婦的四肢和衣服。這金寡婦確乎不是平常人，四肢特別有力，幾乎把這幾個漢子的手掙脫，最後趙三老頭伸出手槍去，怒聲恫嚇她道：

「看你再動，再動就給你吃黑棗子！」

這時，金寡婦才不敢再掙扎了，但却尖聲叫起來：

「你們要做什么呀？你們為什麼捉我呀？我沒有犯罪呀！……！」

「把她的手捆起來，牽進鬼迷溝裏去。」趙三老頭又在叫着。

金寡婦的兩個手被捆起以後，她又哭又喊，頭髮也披散了，像一個瘋子一般。後面被幾個人牽了繩索，用手槍逼着她往鬼迷溝走去，最後面跟着史連村，如今他心裏似乎也明白了捉金寡婦的原因，仍是不確信這般美麗的女人會做好事。……

金寡婦一接連聽見這消息，報告了王大爺，這消息立刻傳遍了整條溝渠，尤其偷運糧食那一夜間，挨了金寡婦耳光子的漢子王大海，積壓在心頭上許多仇恨無機會發洩，如今一得到這倒楣消息，早已氣憤得跳起來，叫著：

「那天夜裏的稀粥，分明是她放的呀，不止我一個人看見，我追上去，反到吃了悶頭虧，說我要毒她，那黑漢也竟相信她的話，差點兒把我的頭打破了。現在可知道我不是毒她麼。……」

「去看看，這金寡婦也真有倒楣的一天。」另外一個漢子說。

在那個小山谷下，已經有許多人擁擠着，準備着金寡婦了。在一棵老枯柴爛的枝椏上，搭了一條繩子的麻繩，人們向這繩子的椏子上面擡過來，把脖子伸長，向着山谷上的按照一口被叢樹隱蔽的土洞子望，那土洞子前面也有一些人等着，並且嘩嘩在私語耳語的講着一些什麼。

忽看見土洞下面那些人像受驚的蜂羣一般騷動一下，從土洞子裏走出個個矮的漢子，把眾人哄開，叫不要發着路。人們閃開路後，便又見兩個身體壯健的漢子用盡氣力，扶一個被頭砍髮的女人出來，這女人哭着，不住的在那兩個漢子手裏掙扎，死扭，彷彿這隻掙扎逃跑。尖聲叫着：

「沒救的東西們，你們要幹啥子呀？我沒有犯罪，你們爲什麼綁起我來？……你們這無恥的人，要幹啥子呀？……」

大家仔細看時，才看出這就是金寡婦。接着她又掙扎一陣，兩條胳膊總有氣力，那兩個漢子幾乎

捨不住她，都出了滿頭大汗，才用繩子把她兩條胳膊倒背起來綁住，拖着她走。她那兩隻小腳又踢着地，頭向左伸着伸，張着嘴咬她的補襪子，兩個漢子不防，被她把牙咬出了血，她又是哭又是叫。……

人羣中那會受過她耳光的漢子王大海，看見她這樣痛苦，氣火填滿了胸，忍不住的罵出來，趕緊兩個拳頭往這裏跑着，叫着：

「媽的，你這臭女人，漢奸，不走還撒什麼賴呀？揍碎你的腦袋！……」

這裏已經有人攔住，說：「別打，別打，她的口供還沒問出呢。」

誰知王大海的氣焰早已冒出來，任何人都阻不住他，衝着阻攔他的人，那有力的拳頭早已一擡一擡在金寡婦的背上，頭上，頸上，……這一下金寡婦那兩隻鉤似的小腳兒軟了，拖她的兩個漢子一溜一溜地拖到山谷下那棵拴了繩子的老樹下面，用那根繩子把她倒背着雙手吊起來。接着便看見兩個人手裏持了皮鞭，嘩嘩的向金寡婦背上抽策。金寡婦第一聲哭叫，頭髮散亂下來，兩隻懸空的小腳，穿了一紅鞋子，不停的翹上翹下甩動。史連科也在人羣裏，看得心裏異常難過，眼淚只往心裏嚥。他忽然響着金寡婦身子一翻，她頭上的金辮子在陽光中閃了一下，落下地去了，小紅鞋子也脫了一隻。……史連科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便朝人羣擠過去，向着那兩個執皮鞭的漢子問道：

「你們爲什麼打她呀？她到底犯了什麼罪呀？……」

史連計說到此處，忽感到一隻有力的手在他的肩頭上緊抓一下，他回頭一看，原是趙三老頭抓他的衣服，禁止他開口；再往後一看，只見在一處土坡上站着王老爺，王老爺衣服穿得很端莊，戴着一頂紅纓泥濘帽，那兩縷黑八字鬚在抖着，兩隻眼睛霍霍的向着這裏望，揮了一根黑漆閃亮的手杖。人羣中空氣很嚴肅，每個人的眼睛都注視着後品在桑樹枝上的金芬婦，大家知道金芬婦被抽策的原因，所以每個人心裏都蓄了憤恨，射出一雙憤怒的目光。……

皮鞭突然住了，懸在半空的金芬婦被放下來，王老爺兩縷黑鬚擡着，在那土坡上用平杖點着金芬婦，叫道：

「叫她說實話，若有說一句謊話，就把她抽死，問她是那裏的人？丈夫什麼時候死的？那婆子是她什麼人？和日本人怎麼來往？……」

那娘子被放下來，像一隻受傷的燕子，團團在地下，只是放聲痛哭，經旁邊的人依照王老爺交代下來的話罵她，金芬婦想先不說一句話，後來雖然說了幾句，却無論如何是不承認與日本人有來往，最後竟仰頭大聲喊叫冤枉呀，冤枉呀的，鬧得天翻地覆，鼻涕眼淚掛滿一臉。……

「去兩個人，把她家裡的門鎖扭開，仔細的搜搜。……」王老爺說，瞪出兩個銅鈴似的眼睛，額上隆起兩根跳動的青筋。

幾個持槍的人，跑步到金芬婦家裏去搜。金芬婦一聽得要搜她的房，便又喊着她房裏可有好寶貝

兩白銀，若是丟了，他們得賠她！說完，又痛哭起來，兩條腿子亂踢着。……

王大爺走回洞子裏去，遣人叫史連科來，問他道：

「你跟金家爺怎麼認識的？」

「以前她不是有一次給王大爺談話麼？就是那時候我才認識的。」史連科說。

「那時候，怎麼認識了她？」王大爺又問，一隻手伸出去捋鬍子，臉拉得很長，眼睛裏露出許多凶子。

「有一次，我到溝裏去放箭，聽得有人哭。我上去看，看見一個婆婆在地下燒紙，我問她燒給誰的紙，哭誰？她說她兒子死了，那天滿七，給她兒子燒紙，哭她兒子的。我問她兒子現在那裏？得什麼病兒死的？那婆婆說就埋在鐵道那裏，是被日本飛機炸死的。我給她談起話來，她就止了哭，她請我到她家裏去坐，到她家去，才認識她的兒媳婦，金家爺。……」

王大爺這窩洞子門口外面，圍了一羣人偷着聽，咕咕哈哈小聲兒講着細話，有的眼珠子都紅了。史連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這種恥辱，聽得外面的聲音，便低了頭，也不敢看王大爺一眼，只聽得他又問：

「就這樣給金家爺講起來啦？」

「哦，就是這樣，……」他偷望了一下王大爺的臉，發現他的臉也笑了。



那門口外面的人氣，越發囁囁的笑起來。……

王大爺用手捋一下鬍子，臉又拉下來，用眼白了視了一下史連科，又問：

「你給她睡過覺沒有？花了多少錢？」

史連科還是低着頭，稍稍遲疑了一下，才回答說睡覺是睡過，可是沒有花過錢。土洞子外面的人又是一陣嘩笑聲。

「往龍王廟去，你爲什麼把她也帶去？你不知道這是出去打敵人的麼？你不知道打敵人帶女人不方便麼？」

「我知道，這我都知道，可是金寡婦非要去不行。……」

正在這時，去搜金寡婦房子的幾個人回來了，跑得氣呼呼的，跳進洞子來，報告王大爺說，什麼都沒搜出來，只有一件東西，他們覺得奇怪，所以把它帶來給王大爺看看，這是什麼東西？說罷，就有一個漢子從胸前揣包裹掏出一架小無線電機子來。王大爺一接過手裏，不禁叫了一聲，跳起來說，這就是無線電機子，是給敵人通話的，這可就證實了金寡婦確是敵人的奸細了。他趕快叫人再搜那幾子品在樹上，再打，不招實話，就一直把她打死，並且叫人把這架小機子拿去給金寡婦看，問她這是幹什麼用的？若不說還是打。……

窩洞口外面的一羣人臉色都變了，立刻散去，又往那棵老棗樹下面跑去看金寡婦。

那棵老棗樹下面，人還還沒有散，他們看見金寡婦又被吊起來，就又圍過來。金寡婦這一次看見了那個小無賴電燈子，眼皮便落下去，那腹部的筋子也軟了，可是仍不承認他和別人有過親密的關係。那小無賴電燈子是鬧着玩的，這是以對她丈夫在世時留下的。……；但經不起她反響的抽擊，顯着是事實已無法掩避，覺得非供出來不可了。她突然放鬆體內起來，便將一切都供出來。……；這那婆婆並不是她的親婆，是和她一胎的日本人做情夫的。她有一男共三個人，另外是一個男孩子，這正是那婆婆，她自己不過是那婆婆底下一個寵兒的小卒，她並沒有丈夫，說她死了丈夫不過是扯謊騙人，好做遮掩。……；這些話說完，滿臉的淚珠滾滾往下滾，大聲喊叫救命，誰想聽，……；

從老棗樹上把地放下來，她已驚嚇得像受了骨頭的動物一般仆在地下，呻吟。嘆息，嘆泣；……；以前那服裝裝束的活潑氣息，一點也沒有了。最後把她拖進一口破洞裏去，被囚禁起來。幾日後，便把她槍決了。

金寡婦事件，鬧出了幾條鬼迷湯，山谷，和鄰近大小村子，各處的人民無一個不知道，這等事變成了大家談話的資料。身其金明小胖子與那被金寡婦打過耳光的王大海，借這機會更乖了嘴，看見人家伙子們，便把這事扯到史連科身上，說這完全是直腸子人黑肝貨鬧的禍，怨不得說成親婆敵人偷運糧食都不順利，原來他們肚腹裏藏着這麼一個妖精，那裏有不壞事的呢？金明小胖子，像個婆子般，那張哆嚙的嘴，東談談，西說說，關於黑肝貨打過他耳光的那件事一點不提，只說金寡婦事件，都是

史連科惹禍，若是再過兩天才發現，說不定全溝的性命都葬送給這女妖手裏了。最後又說史連科是個瘋拙子，說不定也受了那女妖的賄賂，弄得迷迷糊糊的，天天眼在那女妖的屁股後頭，也替他跑腿做情報呢，大家得對史連科注意些。……

聽到金明小胖子這話的人們，雖然有少數人相信的，但對史連科認識的人，憑金明怎麼說他們也不會相信的。尤其李小跛聽得他這般攻擊黑肝貨，感到特別不快，便當面對小胖子道：「東西一個辯駁道？」

「史連科這次做錯了事，可是也不能把他認爲金寡婦的跑腿的呀！史連科這人，我很清楚，他決不會幹那事，他給金寡婦好，完全是想玩玩，假如他若早發現金寡婦是個妖精，也不會過到今天，金寡婦早被史連科一領人捉來了，還等她們鬧到今天！……」

「嘿嘿嘿，」金明小胖子那圓圓臉兒假笑起來，說：「你們是一溜兒心，自然給他說好話，你們不知道王大爺怎麼討厭他哩，就因爲金寡婦的事，王大爺想把他也鬧起來哩，虧得我替他說了許多好話，才沒把他鬧起來。若不，給史連科的臉上寫下不來呀。你們別懷疑他給我打滾架，我就說他壞話，不信你們去給王大爺談話時，探探他的口氣兒！」

金明小胖子說着，又嘿嘿笑幾聲，那圓圓臉上閃着得意的光。李小跛知道他又是假借王大爺的意思做大帽子來壓人，這自然是他從中作祟，在王大爺跟前出的什麼壞主意呵！他都很明白。那小胖子

見自己談話不順利，又談了些別的話，再對大家笑笑，拂着屁股上的塵土走了。

史連村自從發生金寡婦這件事後，他已深險見人，整日藏在趙三老頭他們那口土洞子裏不出來，暗暗落淚。趙三老頭安慰他，鎮存也安慰他，史連村是氣憤很大的人，受到這麼大的恥辱和痛苦，誰能勸過他來呢？他一面落着眼淚，一面說着他不能活了。最後金存癩痢頭又跑來給他談話，他和他倆年深雖然相差幾歲，但自小兒就在一起拾柴，斫地，兩個是挺要好的。金存捉起了他們在報訓村裏看宣傳抗日的演戲那回事，史連村才漸漸停止哭，漸漸把話引到別處去，使史連村忘了金寡婦的事。

○！……！

因為史連村在趙三老頭家的洞子裏，周七也便有機會進這洞子來看存在他心底裏的銀存小媳婦，自從徐世明把他和小媳婦的私情捉住那一次後，又加他父母的慘死，心壞不好，他便逐漸與這小媳婦疏遠了。如今徐世明那壞傢伙被敵人捉去後無消息，父母慘死的事在心中難過了幾日，也算成了過去。他和小媳婦的私事又沒第二個人知道，更難得進這洞子來的機會，看見小媳婦仍坐在洞子裡像個小書獃似的盤着兩隻腳兒，低着頭做針線，趁別人不防，她便偷偷向周七溜一眼。周七本就特別注意她的情態，看她如今對他變了沒有，偶發現關明中她那滴溜溜兩顆黑眸子溜過來，不覺將他舊情的欲火又勾起來，心房中又撲跳了。

「黑肝貨，」周七說，他那兩隻眼又偷偷看鎮存小媳婦一眼：「咱們都是好哥兒，鐵打的漢子，

「難道什麼？好漢子做的事好漢子當，別人的嘴說話，咱們儘管不理，專有機會給日本打仗，咱們這一夥打個勝仗給他們看看，堵住他們的嘴，這才是咱們鐵漢子們的本事啦。」……

四週的人聽了周七的話，都不禁笑起來，連那小媳婦也低着頭兒啾啾的笑了。趙三老頭和他兩個兒子，銀存金存都裂着嘴，趙三老頭手裏端着旱煙袋，他那鬍根稀弱的鬚鬚抖着，也說：「周七說的對呀，黑肝貨，你這個名兒起的硬棒，怎禁不起這麼一點小事就灰心！若死死強逼得，殺日本去，死了才不冤枉，那纔死了也配得上你這個黑名兒啦！」

趙三老頭的話，也說得大家裂開嘴笑了。這不是給史連村開玩笑解悶的話，史連村却信以為真，竟興奮得不再憂愁，只睜圓了兩個眼睛，看着這個，望望那個，彷彿有什麼話要說，可是又似說不出來，最後還是不說了，把這事死死記在心上，等有機會好殺敵人堵說他壞話人們的嘴。

某日的上午，十點鐘光景，敵人工裝飛機嗡嗡飛來，飛到鬼迷溝頂空，繞幾個圈子，便一齊照着溝渠丟下幾十枚炸彈來，溝渠中的叢樹中響起一溜子雷鳴般爆炸聲，濃烟與黃塵成團的圍上天空，烏鴉鴿子各處飛逃了，溝渠裏的地層都震動着，人們發出一片淒厲的慘叫，……飛機走後，霧在空中漸漸圍圍沒消散，向四處挪移，四處洞子裏避藏的男女們都抱着頭跑着，有些人扶老攜幼，攙着東西向葉子山逃了，一時這溝渠四處都很混亂。……

一會，就有放哨的報告王大爺說，有一隊日本騎兵衝過來了。話音剛，早已聽得一連幾聲槍聲。

嚇的變了。王大爺一叫金明，賊鏢，指使四箇伙子們火速集合。

金明小胖子，雙手輪着鏢，一頭用布紮成小法器的木匣子，這小法器的鏢，敲打着，小夥子們滿山山谷四處飛着。鏢鏢聲響一傳出去，又聽得那機關槍聲，以及人的驚呼聲。飛跳出來，有的連衣服都沒穿好，措着老步，提着李槍，沒有這翻洋槍的，便都提了舊槍，還有拾了那火藥鐵筒的，都氣吁吁的這溝谷跑來，……

趙三老頭自認是受了幾十敵人的，王大爺看他很勇敢，早已委派他當了小頭目，還是帶領着這溝谷那幾個人。李小賊，周七，史連村，張春山，和他兩個兒子銀存公存。因為敵人衝進來太遲。當他們這一組人來到時，早聽得四處槍聲響起來，他們剛剛尋得一處隱避地外下。忽聽得對面小土崗上轟的一聲，一陣黑煙噴出，趙三老頭仔細一看，看出是自己的人，原來在小土崗上的樹叢裏，發了一尊老鐵砲開火了，趙三老頭趕快叫這幾個伙子轉移到別處去，換了一處地方，方才仆下身子去，對面二處土坡上一排槍響起來，子彈嘩嘩的從他們頭頂噴過去，接着更加開槍，像條鏢裏鏢豆般，把他們幾個人的耳膜都震麻。鬼送溝裏那敵人的金明小胖子，還在鏢鏢的打着銅鏢四處飛跑，伙子們還有從遠處的溝谷中跑來……

趙三老頭那兩隻眼睛瞪得似野狼一般亮，緊咬着牙關，瞞着遠坡上的敵人，把老步槍擱在一條小土崗子上，一顆一顆發着子彈，突發現幾匹黑馬的影子飄上來。

曠野裏那幾匹馬影減少了，但却又看見加多了些閃光的馬刀和刺刀，似乎發現他們這裏的目標，由那土坡上直向這裏奔來。史連科續在心頭上的鬱悶，極想找個機會發洩一下，如今他看見前面滿個討厭的敵人向這裏奔來，便飛快的抱著一枝上了刺刀的老步槍衝上去，他心裏像閃電一般快的想到了死，可是並不畏懼，眼前的一些廢物似夢如幻的由他兩條腿下面逝去，兩隻眼睛圓突着，只望見前面一隻手握槍閃耀的馬刀的日本人，那馬刀從空中直朝他頭頸劈下來，史連科忙一閃身，因為老步槍沒來得及抽出，馬刀劈下來，正劈中了他的步槍，只聽啞的一聲，他感到拿槍的手哆嗦了一下，正要舉槍刺那日本人時，卻發現自己手裏的槍只剩下半段槍把了。史連科的槍管子上來，索性把槍把丟了，上去便撲住了那日本人，也不管他手裡有沒有馬刀了，像野蠻民族摔鬥一般，緊摳住那日本人的腰，用全身的力氣纏緊他，把他的腳拖離了地。日本人也慌了，手裏的馬刀失去效用，他們本是並一處斜披半腰裏，日本人一掙扎，不知怎麼一滑，史連科攔着那日本人骨碌滾滾滾下來，馬刀也落在一旁了。

史連科氣力特大，在坡下一翻身，那日本小鬼已被他當驢子騎了。史連科一手按住他的頸項，一隻手伸去拾過馬刀來，一下就把小鬼子的頭切下來。史連科的野性子已經上來，就是槍子砲彈也阻礙不住，兩隻眼睛充滿血，直朝前面幾匹黑馬趕去，那騎馬的日本兵見他來勢挺猛，也早慌了，抽馬快跑，也聽得跑脫，連處雖也有用槍射擊的，但心慌了槍法一點也射不准，而史連科已似瘋子一般蹣跚

去，輪着那馬刀，見人砍人，見馬砍馬，也不管什麼腦袋屁股，胳膊和腿了，摸着什麼砍什麼，有的人胳膊被他削下半截的，有的馬腿被砍下一條的，有的人腦袋被削掉半塊的，有的馬肚皮被砍了一刀的，……那些阻小的日本人，被嚇得策起馬東奔西跑。史連科雖在敵人羣裏鬧哄了一陣子，把日本騎兵馬匹砍死砍傷的很多，最後史連科才在亂槍中被打死了。……

鬼迷溝裏已經混亂得像渾水中的亂魚，游擊隊槍械不好，終究抵不過敵人那猛烈的砲彈轟擊，最後便分散開，往蕪子山裏退去。鬼迷溝裏那些沒有來得及遷移的人們，大部分都遭到敵人慘害了。

趙三去頭引領的那幾個人，也不知怎麼分散了，在槍彈呼嘯與人聲亂雜中，誰也找不到誰，周七這領頭的漢子，把所帶的子彈快放完了，只剩下槍膛五粒子彈。他知道這五粒子彈不能再放，已是他的護身符，便端了老步槍一溜煙溜一條小溝渠逃走。誰知他沒走多遠，却發現前面有一個日本兵。正端了槍追趕着一羣抱嬰兒揩包袱逃難的小脚娘兒們，那羣小脚娘兒們，被嚇得又哭又叫，有的把攆着的包袱丟了，拚命的逃，可是纏過的小脚兒怎麼也跑不快，眼着着就被那個日本兵趕上了。周七在那日本兵後面蹣跚的速走，他看見前面日本兵把一個小媳婦攙住，便按倒在地下動起手來，槍也落在一旁，周七趁機趕上兩步，順手拾起日本那槍便跑。他這時也許是糊塗了，却不知把那日本兵刺死。日本兵發現有人拾了他的槍跑了，鬆了那女人，爬起來又追周七。周七看見日本兵追上他來，越跑越快。忽聽得小溝渠上面有人叫：



「用槍打他呀，用槍打他呀，……！」

這時，周七才想到他槍膛裏還有五粒子彈，便掉轉身來，對了過來的那日本兵射了兩槍，日本兵立刻仆下身子不敢追了，飛快的往回匍匐着逃竄。周七想，真是糊塗了，剛才怎麼就不打死他？他着，又追趕上去，但怎麼能追上呢？趕到半路裏，遇到剛才在路上被那日本兵扯通褲子的女人，那女人滾得渾身塵土，哭哭啼啼，亂散着頭髮，瘋子似的迎面跑來。周七仔細看，才看出這女人原是銀存小媳婦呵！周七趕快跳上去，喚她銀存嫂子，那小媳婦看見周七，又是哭，又是恨的叫道：

「你拿着槍，怎麼也不把那鬼東西打死呀，好嚇我一跳哇，唧唧，唧唧，……！」

## 一一

鬼海溝的房舍樹木，被日本兵焚燒一空，四處的煙火飛騰着，人被殺絕了，土窩洞也都被炸毀。但這條頑強的活蛇，早已轉移到葉子山裏來。縱然這隊列中伙子們也有損失，可是這次的燬火，更增加給他們許多經歷與教訓，敵人的殘暴，更加了他們的憤恨。經過一些日子的跋涉，踏進葉子山的狹路，風景氣候都與原野中不同了，這裏有深幽的竹林，夾着山崗上的綠岩路徑，成林叢的翠松蒼柏，把山頭嶺坡都佈滿了。

槍三老頭和幾個伙子走着，談着話，這幾個伙子中有李小波，張春山，銀存金存。他們攆着破舊

的老步槍，談談這，說說那，他們從報訊村的被焚，一直談到鬼迷溝被毀，又談到同伴們一個個死去，趙三老頭一聽到伙子們死的事，滿口裏又長吁短嘆，他說死得最可惜的是陳寶財和史連村，這兩個勇士若還活著不死，他們這一夥的伙子們一定得他們幫助不小，不知還要殺死多少日本鬼子呢。說着，趙三老道又搖頭，淚珠不自覺的滾下來。

「趙三爺，你別傷心呵，什麼大事成功，不是用血換來的？」李小跛斜起一隻眼睛安慰趙三老頭說：「常言說，一英雄不怕掉頭，烈士不怕流血。」就是這個理呀。咱們若沒一個人流血，若沒一個人像史連村和陳寶財這麼幹，到如今恐怕一個敵人也殺不死。這兩位哥兒出在咱們這一組裏，給咱們增光不少，以後我們個個都變成這兩位哥兒，那就更好了。……」

趙三老頭聽得李小跛的話說得有理，拭乾眼淚，回頭望見了他那兩個不中用的兒子，銀存與金存，便罵道：

「若個個人都像這兩個沒用的東西，什麼都完了。」說着，又罵了幾句，低下頭去長嘆一口氣，大家沉默下來。

銀存一心裏牽掛着他的小媳婦，在混亂中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最擔心的是怕被日本人擄去，低着頭兒，越想越難受，但也不好意思說出口來，一步一步走慢下來，他有意與那暴燥的老頭子距離開，免得惹他討厭，也少挨他幾句罵。誰知他弟弟金兒，也是同樣的心理，他見哥哥走慢了，他也

得下來；漸漸他老爹和李小波他們兩個人的背影隱進一叢竹林去，他便拉住銀存哥的手，低聲說：

「哥哥，我嫂嫂呢？你怎麼也不管她啦！她現在不知逃到那裏去啦？」

銀存與金兒的兄弟的情感素日雖然不甚濃厚，又因他滿頭白癩痲瘡，生得橫眉寬嘴，一口大牙齒，模樣兒很醜，他平常也不喜歡金兒，如今見他這般親切的關心着嫂嫂，覺得這個弟弟總是親的，除了他弟弟以外，有誰問起過他想着，心裏十分酸過，那滿臉的黑麻斑都變了顏色，一陣酸味衝上來，淚珠兒便撲簌簌落下了，哽咽的說：

「金兒，還是你是個親的，問起這個來，別人誰問過？我們都是從礮火裏逃出來的，誰知你嫂嫂跑出來沒有？如今咱們連個家都沒了，天天西竊東奔，今天這裏，明天那裏，又加老爹的心變的那麼快，兒子媳婦都不管了，近來我心裏真是不安呵！若是在平時，把你嫂嫂安插到家裏或是親戚家裏，咱們男子漢光桿子出來，隨便流蕩，怕什麼？偏偏是趕上這麼慌亂凶年，不獨是我們沒了家了，就是我們那些親戚家也不知分散到那裏去？一個娘兒們家怎麼好跟着咱們流蕩呢？若是有個老娘照顧一下也好呀，偏生老娘又被炸死了，我們的命真是不濟呀！嗚嗚，嗚嗚，……」

銀存說着，竟情不自禁的用衣袖拭着眼皮，放聲痛哭起來，也把金兒的眼淚引下，一顆一顆像晶亮的露珠般滾過他的臉，他裂着那寬嘴大黃牙齒抽泣起來。

正在這時，忽聽得旁邊一條岔路上咳嗽了一聲，接着便有人叫道：

「老老老老老這裏，就就就就聽得你你你們哭了。爲爲爲什麼呀，這這這麼傷心的？」

這時候，說話的人從岔路的竹林中走出來，揹着一枝老步槍，雖是李小波弟弟李小泉那結巴嘴子，他一走出竹林，便直朝他們弟兄倆跟前走來，又是喘氣，又是笑，睜着他那兩個迷嘻嘻的小眼睛，直瞞着他們哥弟兩個的眼睛，還却令他們兩兄弟很不好意思了。銀存趕快用衣袖子拭了眼淚，緊着那身子尙瘦細的李小泉，勉強笑着說：

「你怎麼從那裏鑽出來啦？莫不是私聽我們說話麼？」

李小泉笑着，說：「腿腿腿都抬抬不起來了，那那那還還有精神跟你你們說話？我走錯路呀，問問了老百姓，才才才才！才奔奔過這條條路來，冤冤冤枉翻一一個大大大坡。」說着，他喘一口氣，停住脚又對他兄弟兩個笑笑：「你你你們哭什麼？」

「沒有什麼，我們想起了些難過的事情，就哭起來。」銀存說。

李小泉臉上表情有些不相信，又對他們笑笑，說：

「你你你別騙騙！騙我了，我早早早聽見啦。你你你媳婦逃逃逃出鬼迷溝了，聽聽聽聽聽她說她她差差差點兒沒沒沒被日日本本人弄弄弄去呀，聽聽聽聽得周七七把她她救了，！」

李小泉說話很吃力，說着，便坐在路邊一塊石塊上歇歇腿，把他在路上聽來銀存媳婦被周七七打

的經過說了一遍，只把他的口說得流出白沫，出了一身汗。

銀存一聽得這消息，剛才那副愁眉不展的臉面立刻收換過一種高興的樣子，反問一句：

「是真的？你不要騙我！」

李小泉的小眼瞠瞪出來，滴溜溜的轉着，從石頭上站起來，着急的說：

「誰誰誰騙你就就不是人！……！」

說完，兩隻圓圓的小眼，仍是眨動着，表示他一點沒有撒謊。

銀存臉上那條個麻斑都跳動起來，問李小泉：

「你知道現在在那裏呀？」

「我我我來時，……」他還在說，後面人響裏，他地地一定……定要來的，你你像別別急……」李小泉說了這這句話，悶得臉頰通紅。

銀存叫金兒與李小泉同路走，他要回頭去接他媳婦，說着，已經耐着老步和很快往回頭路走着，幾乎要跑起來。……一會，他的背影就隱現在竹林後面去，雖然這話已喘了，李小泉還吃力的說着他不用去，可是他一句話沒有說完時，銀存已經穿過竹林，拐過一座山巖去了。……

這裏，金存只好和李小泉同路走，李小泉聽金存說，前面不遠處有他們好幾個伙伴同着趙三爺一路走呢。李小泉便加快脚步，說要追趕上他們去。金存禿子也加快脚步，一同追趕着前面的伙伴們。

這些破爛凌亂的人羣，到處分散着，從路上間或發現一兩家人家或小店舖，小店舖的門前，往往

是掃着兩張油污破舊的桌子，桌子上有靠背直豎着幾個盆口大小的圓銅餿，露天裏有的撐着遮太陽和雨露的蓆蓬子，掛了「清真」牌子。每一家店舖中又往往有些空房，這顯然是專供往來趕路的旅客們落腳的處所，附帶着賣些菜飯燒酒，供旅客們打尖。……

翻過一條有松林竹叢的小山崗，游擊隊們都在這山崗下面一片盆地中幾家店舖前面停了腳，坐地休息。李小泉和金兒兩個小夥趕上了趙三老頭他們，已經是來到這休憩的處所了。幾個大找了一塊光地坐下，把步槍橫担在兩腿根裏休息。

這附近的樹林竹叢後面，也有一兩個小村子，村子裏的人們發現這些拿槍的，覺得奇怪，都跑出來站在附近的懸崖或峭坡上看。問了當地的百姓們，才知道這裏距釜水只有幾里路，距黃山關一二可水路。釜水岸旁有一處小鎮子，是處停船的小碼頭，名喚青山港。這裏便可暫時駐紮幾日休息了。

王大爺往附近高山頭上一所破廟裏，在廟門前設了兩個穿破衣服的步哨。他們以前所積囤的糧食，也便分放在這附近的樹林中幾個古廟裏。趙三老頭同幾個伙子們休息了一會，稍稍恢復過一些疲乏來，李小泉那結巴嘴子把鏢子媳婦的事告訴大家，大家都嘆了幾口氣，然後那李小泉又報告最後的消息道：

「這這這一次，日日日本人打打打鬼迷溝，分分分幾路吶！聽聽聽聽逃難難難的人人說，黃黃黃黃黃……黃山關那裏有有一路，鬼鬼鬼迷溝左左左邊有一路，……都都是沿沿路燒燒燒殺。搶

搶搶東西，像十七、十八一撥！黃黃黃山關，也這也被他他他們放放火了。……」

趙三老頭聽了，瞪起眼來，望着李小泉，說！

「那麼，這一次敵人出動的最少也有幾千人哪！」

「幾幾幾千？幾幾幾千還還要多。恐怕有一二一萬人哩。……」

張春山那黃皮臉望着李小泉說話的姿態，看見他說了這幾句話，口說乾了，脖子酸都被察察得通紅，不禁嘖的一聲笑了。

這時候，忽聽得那小山崗竹林中有女人啜泣聲，他們都回頭看去，只見銀存一隻手捂着棺，一隻手牽了一個披頭散髮滿身是泥滯的女人，從那山崗竹林斜徑上走下來，後面跟了周七和幾個人，三老頭知道媳小婦這次受了委屈，便遠遠叫道：

「銀存，快把她引到安靜的人家裏去歇歇，這裏人多，別在這裏來。」

只見銀存也掛着滿臉淚花。聽見父親的吩咐，便在小山崗下拐了一條小路，向着一個村子走去。後面跟的幾個人都在這裏走來。趙三老頭問道：

「怎麼她渾身都是泥呀？莫非銀存又打她來？」

「沒有，這媳婦氣性大，受了委屈就想尋短路，不活了，跳下水塘去要淹死，又被銀存撈出來。」

「周七說。」

沉默片刻，趙三老頭嘆了一口氣，說：

「唉，小鬼子造的孽已不少了，咱們還得給他一個苦頭吃。」

這句話沒說完，只見迎面一條曲徑上跑來一個人，跑到趙三老頭面前，說：

「王大爺說，黃山關敵人打的緊，有不少難民都逃下來，他說叫趙三爺你們伙子們到青山港轉轉呢。」

趙三老頭站起身子，無奈兩條疲乏的腿子又酸又疼，再加他上了年歲，受了這幾日難關辛苦，這一休息，腰也有些挺不直了。李小跛替他用拳頭捶了下半身，才勉強挺直身子，同他的伙子們這一條起伏曲折的山徑，向青山港走去。

翻過幾個不大的山頭與溪道嶺，日頭已沒了山，又經過一會子攀爬，這才來到一條山口形勢豁然開朗的溝谷，谷下依了山傍，看見一些瓦屋建築，建築下面便是蒼蒼涼涼一條閃光的河帶，兩岸皆是翠松青柏與猗猗綠竹，把河水兩邊點綴得碧油油的，再加上那陡峭的岩崖，河水便更顯得美麗，好看；只是夜了，下面的景物皆被稀稀一層霧氣瀰漫，便望不清楚。微風吹來，岸上的翠松綠竹，便發出瀟瀟灑灑似高山流水聲。

伙子們中有人說，下面的瓦屋便是青山港了，不如把這附近高些的山頭都埋上步哨。每一個步哨都帶了牛角哨，還有消息，且吹牛角哨做傳遞。趙三老頭很同意，便叫一個人在附近山頭上一座土堡



站去，那人便娃子似的飛上山去，於是再叫別人又把另幾個山頭站了，有的二人一起，有的一人一起，最後只剩下趙三老頭和李小跛兩個人。下青山港去看個情況。因天黑了，山路有些隱約，時常有滑溜的石塊拌着腳，李小跛說：

「趙三爺，你扶着我的肩吧！」

趙三爺說不礙事，他雖然年紀大了，眼睛還不花，還可看清楚石路的。說着，兩個人已經順了山徑下到半山腰來，來到青山港，已望見河水中叢聚的民船們，像村屋般稠密，船艙中有淡弱的燈光閃爍，可聽見碼頭上人門嘯聲和講話聲。這青山港原是建築在一塊極大的虎頭形懸岩上，懸岩憑空伸向河心裏，十分壯觀。青山港的街路兩旁都睡滿了難民，屋簷下的人們擠得如籬笆，許多大小店鋪都關了門板，只剩下幾家賣食的小館子，鍋灶爐籠尚弄得水汽蒸騰的，閃着火光，裏面擠滿了人，到處都可聽見人們談着打仗的事，有的說日本人打進黃山關來，黃山關距這裏，只有一百幾十里水路，又沒什麼險地，兩天就可打過來，所以還得往上游逃去。有的說鬼迷溝裏的游擊隊都往這邊跑過來，若是敵人再往這裏進，青山港也是一處險峻之地，這裏一定要發生一次大會戰。……流言多了，街上的店舖住戶都往鄉下遷去，現在雖是黑夜，還看見人羣中不少搬東西的。……

三老頭與李小跛在曲折的石邊路小街上繞了一個來回，便回到高處的山頭上來，商議着逃難人的方法，並且叫人給王大爺報個訊兒，如果敵人繼續再往這裏侵來，他們準備給他一個「長蟲脫皮

」的戰術。

李小跛笑着露出一排黃暴牙說：「日本人要是再顧水往這裏來，我可給趙三爺一個意見，不知道趙三爺願不願意？」

「什麼意見？你說給我聽聽。」趙三老頭說。

「我的意見是，日本人若往這裏再進，咱們可以在那高崖上弄一些炸彈去，等他們過來往下就拋，日本人路子又不熟，一定打他個啼哩嘩啦。……」

趙三老頭搖搖頭說：「這個法子好是好，怕的是小鬼子不從你手溜彈下面過，他若是從別的什麼小路超過來，那就糟了。咱們槍械不好，彈藥又不充足，只能打軟仗，不能打硬仗。抽冷子他們不防時，就像耗子一般溜去鬧一陣，等他知道了，他已經吃了虧，咱們早又耗子一般溜回來了。……」

李小跛拐着一條腿，一面走，一面聽，聽完了趙三老頭的話，便在黑影中裂着黃暴牙嘴笑了。

周七這健壯的漢子，被分派在一座有個破土堡的山頭上放哨，站在土堡上把頭從破洞伸出來，望着墜滿銀星的夜空下的山影，什麼都看不見，心裏却想着銀存小媳婦，那小媳婦的影子像個女媧般攪擾着他的思想，使他坐立不安，把頭縮回來走下土堡，在陰冷的山頭上繞圈子，他想起那小媳婦和他在路上的一段情景，便又沉默一會，在山頭上又繞一會圈子，坐在一塊石頭上，對着天星望一會，不覺睜倦了，便撐着老步槍打起盹兒來了。……

「……」

他聽得對面山頭上一聲牛角哨子叫，把他發癡的心情驚醒，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牛角哨子，立刻從皮袋裏摸出來，心裏却想，對面那個山頭上放哨的是李小泉與金存禿腦袋，兩個壞東西，有什麼動靜吹哨子呢？他睜大眼睛四處看看，看不見一點動靜，也聽不見一點聲音，他們為什麼吹哨子呢？不是開玩笑麼？心裏正在納悶，忽看見山頭下面有個人影匆匆溜過去，周七雖然大聲問了一聲誰？那影子也不理他，却溜走了。周七心裏便有些疑惑起來，正要舉起牛角哨子要吹時，忽看見那人影子繞過山，陳小徑喘着氣，直向他這裏跑過來，叫道：

「周七，你別吹呀，這是銀存媳婦，好容易找了你半夜，……」

周七高興萬分，正伸手要去擁抱時，只感身子一跌，嘆一聲，他從一塊石塊上跌下來，發覺跌了，原是一個夢，壓了眼前仍是一片黑茫茫的夜色，滿天的雲霧，非但對面不見，連身邊也發覺空了，只見背後站着兩個人影，仔細看時，才看出是趙三老頭與李小散。

「冷夜裏打盹兒，小心受了風喇！」趙三老頭走過來看了他一眼，笑着說。

「太困了，我自己也不覺得。」周七說

「日本鬼子若摸進來，你的頭掉下來還不知怎麼回事哩。」趙三老頭又和藹的笑着說。「我哥你還是回去歇歇，我兩個在這裏。」

周七打了那一會盹，受到山風的吹盪，心中有點作惡，頭也發重，着實也想休息一下，便翻身起來，趙三老頭又囑他叫銀存來，不要叫他老是守着媳婦睡，看人家多辛苦呵！周七答應着去了。摸着黑暗的山徑往回走，頭更有些沉了，兩旁景物如幻如夢，心裏作惡更厲害，而且身體也感到有些寒慄。他想，這真是着了魔邪呀，這麼結實的漢子，連一點風都禁不起了麼！想着，心裏撐着身子往前走，心裏憶起白天所見的那竹林，房屋，什麼都彷彿像憧憬中的幻影一般，在他腦海中飄浮，動蕩，……突然他感到胸間一悸動，眼睛中跳起一些黑花，呵了一聲，許多酸臭的東西從他喉嚨中嘔吐出來。吐後，眼睛與腦海都清醒許多，夜影中一切景物也可看清楚了。只見前面樹影裏有幾間房子露出來，他便逕直走進那樹林裏去。尋到了銀存和他小媳婦的住房，看見一間有燈光的瓦屋中，銀存正和他小媳婦談話。周七把趙三老頭叮囑的話告訴銀存，轉頭便走出來，又在外頭嘔吐一陣子，什麼銀存小媳婦的脂粉臉子也忘了，只感到混身發癢，人生什麼樂趣都不想了，胡亂摸進一間草棚子裏便睡下去。……

這裏，銀存一得到趙三爺要他去放哨的消息，便把槍彈準備齊全去了。剩下小媳婦一個人在房裏，她想起從鬼迷溝這一路奔逃的驚怖，心裏便是一陣寒冷，又想到自分別後無緣見面的親爹娘，不知他們是死是活，又不幸嫁給這麼一個不體貼不懂事又黑又醜的男人，心中便又是一陣酸，淚珠從眼眶裏滾下來，想來想去活着沒有意思，尋短自殺的思想便常常湧上她的心頭。又想起了周七，是她意中

人，可是在這座封建的鄉僻之地，若沖犯了媒妁父母命言的範圍，那胆不受剝皮削骨的罪刑麼？心裏越想越難受，但一想到剛才周七這層來，怎麼很快轉出去，不待留一下呢？她總想這夢子是不會用去曲。……她喘了小燈走出來，只見外面茫茫夜色中，望不見周七的影子，她便轉到一所搭棚安睡處所中，去小解，那盞小燈剛剛放在地下，呼一聲被風吹熄了。她聽得隔間的草棚中有呻吟聲，害怕起來，再仔細聽聽，似乎是個人，便摸了火柴又把燈點着，端着燈兒去看，只見周七滾在乾草裏，面前噴吐了一灘黃水，她伸手去摸摸他的額蓋，像開水一般滾燙。小燈嚇了一跳，叫道：

「呸，周七呀，你怎麼了？……」

周七吐了那一灘黃水，身上的豬皮雖沒減退，但腰子裏清涼許多，看見是他夢裏的小媳婦，吐了小便，他以為還是在夢景中，對着那小媳婦發了一會癡，只是笑，並不說話。……

「周七，你怎麼啦？爲什麼睡在這裏！你吐了，你不知道麼？咳……」

周七這時候才意識到這不是夢，……這真是那小媳婦了。

「我受了風呀，混身燒的慌。」

「怎麼受的風？」小媳婦把燈籠放在土牆上一個小窟裏，便轉到周七近邊來。他看見她的兩隻眼睛閃光，……隻白淨的手掌又觸上他的額蓋來試溫度，周七感着她的手溫柔的摸他額蓋，像蚊子叮咬他的般舒服，心中更清涼多了。

周七把他在山頭上灼着槍，眼裏出夢的事述給小媳婦聽，小媳婦一聽得他的夢，臉兒立刻緋紅起來，放在他懷裏，一隻手也拉過去，一氣到書盡了。

這時，周七的病都好，坐起來，着小媳婦，彷彿等她說什麼話。

「我也有時做你那夢呢。」小媳婦怪不好意思的說了這句話，却扭過臉去，用手掩着嘴。

周七這時已洞悉她的內心，喜的不知怎麼好，平日蓄在心中要說的滑稽話語：如今也不知怎麼說了，不知從何說起了。

那小媳婦一肚腹的怨，也一氣給周七吐出來，誰知這時候不知怎麼，也說不出口來，兩個人只是沉默着，有時互看一眼，又把眼避開去。周七覺得沉默難過，便隨便吐出一句：

「銀存嫂，我有話對你說。」

那小媳婦見他會來了，便快快迎過來，笑着說：

「你有什麼話，說吧！」

但周七却又沉默下去，不知從何說起，一時，他又說：

「以後說吧！今天說不出……」

小媳婦不免有些失望，臉上的笑容也很勉強了，笑着周七，說：

「因為病……說不出口來……」

周七說：「不是，你過來我小聲對你說。……」

小媳婦湊過身子去，把耳朵伸到周七嘴邊去聽，却不防被周七那發抖的熱手摟住了，口裏剛說出一句「我想你呀……」只聽草棚外面喧嘩的一聲，小媳婦趕快跳出周七的胸懷，出去看時，只見一隻貓狗從草棚頂子上亂草裏跳下來，她的小心房被嚇得撲撲跳着，從草棚子裏取了油燈，很快的走回房裏去，一夜睡不着。……

一一一

周七的病開了一夜，第二日便好了。那小媳婦與他的情感一天比一天深，周七也在日日夜夜想念她，但人們眼目多了，曲又很亂心被人看出破綻來，因而心境似浮雲一般，總是飄在半空裏。……

銀存小媳婦越與周七私情加濃，越看銀存的黑臉臉子醜陋，難看，便同銀存的情感一天比一天薄，漸漸對他厭棄，憎惡。……

敵人佔了黃山關後，並沒再往釜水上游進發，像暑天的暴雨一般，在黃山關以及附近的村莊中掃殺了一陣，便又退了。這青山港的小市面立刻又恢復了舊日的繁榮，難民們也一批一批坐了下水船回去了。那一批衣服爛襪的游擊隊，一部分駐紮在青山港，一部分駐紮在青山港後的小村子裡，另外還有一小部分散在四處放哨。

春天，氣候暖和了，山旁下的桃樹林放開一片粉紅的花，田裏的蘿蔔，長得肥大無缺，快的過透漆，有的已露出麥芒，露出半截青蔥的芽了。

天氣熱了，游擊隊沒有單夾衣服換，便將棉襖褲褲中的棉花掏出來，裝成單夾衣，穿在身上。白天，除了一早爬一會高山，一會樹林，便坐在溫暖的太陽底下，脫下衣服裝蟲子，一面遊蕩，一面談笑，唱着小曲小調，講着最淫蕩的故事，這在他們是件最有趣的事。

翠竹林碧綠得最可愛，一陣春風吹過，細長搖擺的竹葉，彷彿窈窕少女嫵媚着，做出各種惹人憐態。山坡與嶺腰裏，到處都是樹林茂密，抽出青色新枝條，大自然中一切都在春天的懷抱中茁壯長起來。

山林中除了那些春鳥飛來的各種鳥兒叫，便是靜悄悄沒有人聲，幾間斷壁瓦屋隱隱在一叢陰鬱的灌木林裏，房子外是一個清亮的水塘，映着那些灌木與竹子的倒影，就更顯得這山裏幽靜，宜人，這癩痢頭金存，那寬金魚鼻頭鴨臉的人，躺在這山旁附近一棵老樹根下晒太陽，晒了一會太陽，頭蓋焦癢起來，他便伸上手去用指甲搔癢，一直把頭皮搔出了血，手還不覺的癢，……

他忽然覺得有人在唱着：



癩痢頭，頂臭襪，

回到家裏穿馬褂，

穿馬褂，娶媳婦，

媳婦插了滿頭花，

看見癩痢生了氣，

一脚把癩痢踹下黃山崖。

.....

「哈哈哈哈哈……」那人唱完以後，又笑一陣。

金存停住搔頭皮的手，從老樅根上爬起來，向四處望望，却望不見一個人。他覺得奇怪，是誰唱的？他兩隻眼直望着水塘後面粉壁房子，疑心唱的人便藏在那叢灌木裏，正在生氣，忽覺得身邊響響，又飛來一酸子大便濃烈的臭氣，衝進他的鼻子，他轉身一看，看見地下幾灘人屎從老樹上掉下來，差點就掉到他頭頂上。抬頭望時，原來老樹枝上蹲着一個立尿的人，裸露着兩瓣子紅屁股，肛門被糞山擠得似菜盅口般粗細，糞便又從肛門裏掉下來。……

金存從地下拾出一塊石頭，對樹枝上那拉屎的人擲去，石頭一出手，只聽鳴的一聲，樹枝被打斷



「你娘格X，有什麼雞八笑的？……」

「噲，看你個禿驢也敢罵爺爺了，還對你爺爺吹鬍子瞪眼的，誰怕你呀！」張春山說着，又翻眼來，黃皮臉繃緊，也瞪出眼睛，表示不怕他。

金存那一副醜相，使人看了便生厭惡，所以時常受到別人的欺凌，誰知他今日却被激怒了！那張南瓜臉上繃起許多怒紋，叫道：

「我是你爺爺，我是你祖宗，……你是好漢子下來，老爺揍死你。……」

說着，金存的兩眼瞪得更火更惡，露着那一口大黃牙，也把雙手叉在腰裏。

「我下來就下來，你個癩痢頭，抹香油，抹到那兒，抹到屁股眼兒。……」

張春山一面說，一面往下走來，誰知金存早已氣得頭暈眼黑，不等他下來，便抬起一塊石子對着張春山呼一聲擲過去，險些擲中他的頭，却打中他身後那棵松樹，一些樹皮子被打得剝落下來。張春山看見禿子眼睛裏充滿血，已經又拾起第二塊石子擲出來，張春山趕快閃開，叫道：

「好小子，你可是真的打呀！……」

張春山溜下山坡，要與禿子決鬥，覺得禿子用石頭打他，簡直是受到不小的侮辱。這時，李小孩那結巴嘴却高興了，幸災樂禍的站在一旁叫着：

「誰誰誰說他他他是假打呢？他他他……他省着你做做做什麼？他他他才是個毒……」

……毒手呢！……」

張春山聽得李小泉的話，更有些生氣，便直朝金存禿子撲過去，誰知金存的鐵巴錘憑空打下來，啪的一聲，張春山的耳朵突然鳴起來，生塊臉都黑了，哎喲了一聲，便跌到麥哇裏去。金存切緊牙，繃起有紋的南瓜臉，繃緊兩個三棱角眼睛，怒視着倒下的人，叫着：

「叫你以後還欺我！……」

這却使站在旁邊看熱鬧的李小泉嚇呆了，他看見翻在麥哇裏的張春山不動一下，四肢僵軟，彷彿死了，鼻孔裏溢出血來。李小泉驚叫道：

「禿子，你發瘋了？你把張春山打死了。……」

金存回過頭，喘着氣，眼圈兒紅着，望着李小泉說：

「這可叫你們知道我不是好欺的呀！」

李小泉走過來，把張春山扶起，張春山鼻子裏還滴出血，抽抽噎噎像個小孩子似的哭着，嘴裏在叫着：

「小泉，你別扶我呀，哎，哎，他是好漢子，叫他打死我吧，哎，哎，」

「什麼打打打死，快快快去我找我趙三爺去，……」

張春山又哭着，被李小泉擰着胳膊走了。這裏便只剩下金存一個人，鼓着嘴，望着遠處那叢樹中

的粉壁房子生氣。

李小泉喘着張春山，一面走，一面替他揩鼻血，張春山還是抽抽噎噎哭着，用手揉着眼睛，把兩個眼揉得通紅，翻過一座山，下到一處小盆地裏一個小村子。村頭有幾間草店子，店子前面有兩個沙甬，因自游擊隊剛運到這裏後，這幾家賣酒肉及小菜的店子，便格外興隆起來，前面還添了一些賣香煙和牛肉的小攤子，吵吵嘈嘈，形成個頗不寂寞的小市。那來往買東西吃酒的，多半都是游擊隊裏的人，有的哼唱着歌曲走甬，有的坐在露天下的棹椅上吃酒，猜拳。……

趙三老頭與李小，跛坐在當街一個蓆棚子下面吃酒，桌子上擺着一包花生米，一包牛肉片，坐在一桌旁兩條污穢的板凳上，每個人面前擺着半盞茶杯酒，二人伸出拳頭，與緻勃勃，震着粗細的喉，喉正在猜拳，高聲叫着：

「兩個蛋呀！」「一對寶呀。」「三民主義呀！」「七竅，……」「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李小跛把腰板挺直，那一隻斜眼睛瞅準了趙三老頭的手，一下撒出一個巴掌去。噉了一聲八仙錢，他那瘦稜稜的額蓋上暴露出青筋，斜眼瞪得更火，彷彿生氣一般，原來這一次他當真贏了趙三老頭。

趙三老頭端起酒杯，只望見他的喉頭蛙子一般跳一下，一口酒灌下肚子去，瘦臉上便加了紅色。

李小跛勝利了，笑得兩隻眼睛飛舞着，露出那一排黃象牙，二人正在要滑第二拳時，只見一羣人簇擁着一個臉面血污的人走來，那人哭得很傷心，一來到趙三老頭前面，便跪在地下叫道：

「趙二爺，救救呀，你家禿驢快把我打死了。嗚嗚。……」

着，又向地下嘯嘯磕三個頭。趙三老頭不知怎麼回事，仔細看時，才看出這血污臉的人原是張春山。趙三老頭問怎麼了？那人張後面走上李小泉來，結巴着嘴，說了半日，才把原因說明。趙三老頭被那幾口有力的酒刺激得早已興奮了，聽得李小泉說金存這般可惡，把張春山打得這樣慘等，不覺頭髮根子都豎起來，叫道：

「金存在那裏！怎麼沒有來！……」

李小泉說還待在山那邊，因為打了張春山，沒臉來。

趙三老頭被氣得拍了一下桌子，命他大兒子銀存即刻把那惡東西金存扯來，用繩兒捆死他。

八見趙三老頭生了氣，都嚇得皮肉緊張起來。李小泉早已在旁邊對他兄弟李小泉遞過個眼色去，叫他不能隨便亂說。李小泉懂了他的意思，但他素日對金存忝忝討厭，這次又受到他的欺侮，他怎麼聽哥哥的話呢？更在一旁火上加油的說：

「金金金金存，簡直是是是是瘋啦，他他他還打打打了我呢。……」

李小跛被氣得在一旁繃起眉頭來，過去把他弟弟用力一扯，說：

「有什麼說的？打幾下怕什麼？皮肉不是長的麼？打幾下更長結實些。去，……」

李小泉素日也有些怕他哥哥，見他哥哥瞪起眼睛生了氣，只有忍氣避開了。這裏李小波又跑去勸慰三老頭，叫他不必生氣，到別處去休息一下吧！這事由他來解決。三老頭的氣漸漸消散，才被一些人引到別處去休息了。

這裏，剩下李小波斜着一隻眼子笑着，又露出那排黃牙，過來拍拍張春山的肩頭，叫他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隨後低下頭去看看他鼻子的傷，笑着說：

「鼻子裏流點血，不要緊的，年輕小夥，流一點血，多吃一碗飯就有了。……」

隨後他又笑了笑，用手撫着張春山的肩頭。……

張春山聽得這話，有些生氣了，用手拭了一下鼻子下的血，叫道：

「不要緊，我把你的鼻子打出血好不好？……」說着，他生氣的望着李小波。

李小波又笑着說：「你把我的鼻子打出血也沒關係，不過我覺得這一點小事情別鬧得太大了，我們現在大家在一起，都是離了家的人，都是被日本人趕出來的，最好是和睦睦，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若是爲了這麼一點鼻子出了血的小事兒，爭執到底，鬧到最後一定是弄得大家的情感分裂，以後還怎麼能在一起打日本鬼子呢！所以現在不如你忍一下，就完了。……」

張春山的氣被李小波的小嘴說得消了許多，因爲他想到他自己一家人沒出來，不知被日本兵殺光

了沒有？他自己又是這麼孤單一個，天天在一起的伙子們就如自己親人一般。……想想，眼窩兒有些發紅了。但又不好就這麼算數下來，他一面拭着眼，一面說：

「小跛哥兒，你的話很對，不過金存那人的手太毒了，他打的我暈倒在地下，幸虧旁邊有李小泉把我扶回來，若沒他我不早就死在那裏了麼？」

但李小跛又笑着，說：「金存那人怪老實的，他也不能說白生不知兒的就打你呀！我想你一定說他什麼。……」

接着，又看見一些人簇擁着那禿子金存過來了，金存那南瓜臉被氣更寬，更醜，擰着嘴，走過來，李小跛問他爲什麼打張春山，他說張春山喚他擰刺頭抹香油。這却使大家都笑了。有些人過來看張春山的血鼻子，大家都圍着張春山笑着開玩笑，有的說他的鼻子被打的可不輕，鼻骨快壞了，腦汁也快流出了；有的說鼻子早已掉了，沒有鼻子才醜呢，以後連媳婦都娶不上；……大家你一語，我一言，哄笑一陣，把張春山也鬥笑起來，這件事子也便這麼結束了。

這裏的人，便又坐在板凳上猜起來，叫聲如雷，兩半杯酒隨在這些漢子們嘴脣上傳了無數遍，才把那剩餘的白酒吃完了。一會，金明小胖子跑過來，那張圓圓的臉子笑着，各處打開趙三爺在那裏？王大爺請去呢。趙三老頭被別人找出來，問小胖子王大爺可有什麼事找他？金明小胖子說是討錢。地溝，交通壕，改造地形的，那裏已經有這裏的區長，和當地一些人，和團隊裏的小頭目等着



了，趙三老頭才隨了金明小胖子走去。……

趙三老頭因爲剛才被金存氣得心裏鬱悶不快，在路上也沒給金明小胖子談一句話，金明小胖子因幾次與他做對，以爲趙三老頭惱他，所以才不理他；金明小胖子自以爲和王大爺關係好，有條硬棍子，他也就無理趙三老頭，二人沉默着翻過一道嶺，來到一條草樹蒼鬱的溝谷裏，趙三老頭看這路走的不對，不是上王大爺住的那山頭去的路，心裏便有些疑惑，問道：

「金明，咱們是到那裏去？到王大爺那破廟去，是個山頭，現在怎麼下山谷呢？」

金明小胖子用眼角掃一下老頭，說：

「到縣長那裏去，他們都在縣長那裏等着呢。……」

趙三老頭見他不高興，便不再問，就跟他走吧，看他還會陷害人麼？不怕他！兩個人又是沉默着，繞下一個崗坡子，望見一片蔭蒼蒼的老樹後面，露出了個破舊的紅門廟，這就是縣政府臨時辦公處，敵人佔領縣城後才遷來的。廟的一角坍塌了，那後面似乎還有個大殿和兩排廂房，紅門廟前站着個持槍穿黑制服的人，在這裏早已聽得那廟裏人聲喧鬧了。

趙三老頭隨了金明小胖子走進紅門廟，便看見那磚漫地院子裏，有好幾棵樹人纔粗的老柏樹，柏樹下擺了個長案桌，四週圍了一些面孔陌生的人，有些是穿得放光的衣衫，口裏都啣了煙捲，每個人的口裏鼻子噴出的煙飛騰着，鬧得半空都是霧氣沉沉，一個個面容堆着笑，半數以上都是油光閃閃。

脂肪的胖子。

王大爺坐在案桌的一旁，看見趙三老頭來了，便站起來用手捻着八字鬚鬚，遠遠的笑着，其餘的人有的也站起來對他點頭，有的仍坐着不理他。王大爺替他介紹給縣長認識後，便叫他坐在案桌旁邊。縣長坐在案桌的頂頭，是那樣的和藹的胖子，下巴頭時時露出有二三寸厚有彈性的脂肪來，乍然看見他的人，簡直認爲他有兩個下巴。在一起，兩隻眼睛一瞪出來，像牛眼那麼大，談起話來，圓圓的帶出笑聲，一口裏的話直如那新吸了沒正軌的泥漿一般，滑滑漉漉往外流，說話是無條理的。

趙三老頭坐在縣長身旁，縣長給他談，他們正在商議整頓溝壕的事。

「你們商議好了麼？」趙三老頭問。

「嘿嘿嘿嘿，商議了個大概吧。……」縣長一面說着，一面就給趙三老頭遞過一枝香煙來。

這時，王大爺已迎過臉來，說：

「我們商議的是這麼做，縣長很幫忙，他下令給人民挖交通壕，把黃山關外面的平地一直到鐵路邊，都改造成許多交通溝，以後我們出擊可以自由出入，這山裏就是我們的根據地。……」

趙三老頭哦了一聲，熱聲上幾根鼻筋跳了幾下，說：

「叫百姓們挖溝自然好，我們不要忘掉我們也是百姓嘛，以後我們打游擊戰也應和百姓們有密切連絡才行呀，別挖戰壕的事，我們也應該全體出動，幫助百姓挖，不要太苦了百姓們。」

王大爺聽了，眼睛有些發怔，探探吸一口煙，把吸進肺去的煙絲徐從鼻孔中噴出，最後稍一猶豫，睜大了眼說：

「趙三，我們這隊裏人數不多，若照你說的那麼做，我們可還怎麼下操呀！可說我們是隊伍，總是和百姓不一樣呀！還有……」

趙三老頭一聽到這裏，有些忍耐不住了，瞪起眼睛說：

「我們那一個不是百姓出身？那一點和百姓不一樣？你說！你說！你說你不是百姓麼？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是爲了打林老鬼子的？雖說現在是拿着槍，若有閒空就應拿起鐮刀，那才能和百姓們弄在一起，光陰我們這一點人，是打不出敵人去的。……」

王大爺不便再與他爭辯，知道趙三老頭那股執拗性子一上來，要抱極端的，王大爺便轉過頭，說下來。其他的人們仍在咕咕咕不知談着一些什麼話。

那胖子縣長，兩個圓大的眼睛直楞楞緊着趙三老頭，然後又看一會王大爺，覺得這個場面無法調停，便喚人倒茶，點煙，剛換過面前沉悶的空氣。

這個會議的決定，還是依了王大爺的意見。最後又探詢趙三老頭的一點提議，分派軍隊隊員去監工，就這樣把這個會結束了。

過幾，王大爺問金明小胖子：

「這三老頭得選誰呀？」

金明小胖子見王大爺對趙三老頭出了懷疑，便暗暗會更加些枝葉，讓王大爺疑。趙三老頭這人，不好。金明滿的舉件，就是他爲史進料理底護圍場的事，若不是他底護史進件，偷運糧食的那一夜，金家歸放債就槍，就險些把住那女好的，以後幾次襲殺，人也不會失敗呀。聽着他又說，趙三老頭一定有些別的野心，他做事越古怪了，什麼事總是給人做對頭，……

王大爺聽了金明小胖子的話，心裏很生氣，告訴小胡子和另外的人，以後對趙三老頭的行動，要特別注意。……

## 二二

寨子山外面大平原裏，早已被那碧綠的麥叢覆蓋了。釜河曲折的水帶，光閃耀目，彎仆在大地的胸懷中，村落，樹木，都是蔭蔭濃綠，異常茂盛，……從黃山關口一直到鐵路附近的土橋子，大地上半人高的麥叢中，到處都隱藏着穿粗棉布衣服的農民們挖溝掘壕，遠遠黃山關附近的崖壁上，也有些石匠們敲着錘子，喝着吶聲鑿山……

游擊隊裏的人們，大部分被分派出來監工。縣長爲了討王大爺的好兒，也派出了一些保安隊來，幫助他們在各處巡邏。趙三老頭還是同了他那些伙子們，出了黃山關，揹着那老步槍，在被指定的地

滿來回游走着。

趙三老頭的大兒子銀存說：

「我得到一個消息，不知你們知道不知道？」

趙三老頭回頭先問：「什麼消息？你還聽有什麼好消息麼？」

接着，其餘的人，李小跛，周七，張春山，金存，李小泉幾個人，也都把身子伸過來，問什麼消息。那黑麻子銀存說：

「我聽人說，日本人近來在火車站附近的村子裏，挨門挨戶搜糧食，大概有意給我們餓死對策，聽說小麥一熟，還要搜小麥呢。這麼一來，他們把糧食收羅乾淨，我們在叻裏沒有糧食吃，餓也餓死，這個方法多麼毒辣呀，我們得趁早些防備他這一着哇！」

大家聽了銀存的話，都有些驚意，覺得敵人用這麼毒辣的法子困餓他們，他們槍械又不好，有什麼辦法對抗呢？這時，只見趙三老頭翻臉來說：

「還有什麼怕的？只要我們在孩子一熟時，同老百姓打成一片，早些把這一帶的麥子收盡出來，就可以吃一年的。」

周七說：「趙三說的話自然對，就是王六說那末沒頭腦不聽話對。糧食收盡出來，糧食更比糧食還大，所以恐怕把敵人打散了。當不上司令。」

「哦，……」趙三老頭彷彿明白了一件事似的，說：「怪不得那胖縣長也巴結他。」

李小跛斜起眼睛，在旁邊嘆了一口氣說：

「趙三爺，我聽金明小胖子說，你給王大爺有點不對勁，王大爺那個人是個反臉不認人的，真無常的人，我還是勸趙三爺不要給他做對，我們這一夥子人，聚在一起都是同病相憐的，若再鬧些小款款子，以後怎麼打日本鬼子呀？……」

這幾句話却惹得趙三老頭十分不高興，他想，這李小跛只會做合事佬，四方八面不得罪，圓滑得像顆珠子似的，真的日本人逼上了死路，他豈不也要跟日本人講合。想着，就更有氣，瞪直了眼睛，眼邊上的青筋暴起來，嘴唇上幾根鬍子氣得也抖着，說：

「我真不知你臉這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也要我跟着那王大爺做合去？那你也就升高了。……」

李小跛看着趙三老頭氣色不對，便趕忙笑着，露出那一排黃牙說：

「不是，不是，趙三爺，你別氣，我的意思只想我們一家和睦，決沒別的心。趙三爺，你千萬別誤會我的意思。……」

三老頭聽得這話，心腔中的氣仍沒平息，但也不再說什麼話，只從鼻孔裏哼一聲，眼望着地下

走路。

誰則前面已是一條大車路，只望見一些農夫們用布包了頭，赤着兩腳，錫着鋤頭挖掘着這條車路，要把這條車路完全改變成一條溝渠。曠野裏碧綠的麥叢被風兒吹得翻滾着波浪，咕咕作響。到處都傳來鏟聲，有成千成萬的人民分佈在大地禾草叢中工作。……

趙三老頭他們這一批伙子們，到這裏便分散了，有的一個人一起，有的兩個人一起。銀存性情軟弱，李小跛性情溫和，銀存很需要這樣的人在一處，才能得到安慰，所以銀存與李小跛很要好，兩個人也便在一起向着麥田一條小徑散步，銀存說：

「我爹爹現在與田時完全變成兩個人了，以前他是挺老實的，什麼事都放到種田耕地上去，總子沒有現在這麼壞。現在他變得這麼暴躁，盤扭，說話總是得罪人，今兒又給你這麼難看。……」

李小跛是個聰明人，知道銀存這話的意思，不等他說完，便說：

「這有什麼，你別把這點小事放在心上，我是一點都沒放在心上的。趙三爺的脾氣我很清楚，他是个直正人，以前種莊稼，天天兒在大陽底下晒，割穀下種，幹那行子事，性情是露不出的。如今一幹這帶人打仗的事，接近人多了，他的性子就露出來，我管他的性子是沒改變的，還是以前種莊稼時那個趙三爺。」

「他這副性子，容易得罪人，他把金明小胖子得罪了，最近他又要去得罪……這話可別再講，還了得麼。」





李小波說：

「小波哥兒，別生氣，放一槍有什麼關係，並沒鬧出什麼事情來。以後小泉不要再放槍就是了。」

李小泉素日本也有些害怕他哥哥，今兒他受了哥哥的責罵，不知怎的，却落下眼淚來，嗚嗚咽咽的哭着，倔強的說：

「你你你怎麼知知道是我放的？那那那那是張張張張春山放的呀！……嗚嗚，嗚嗚，嗚嗚。」

李小波見自己冤屈了他，便不做聲，却仍是繃緊眉頭，斜着眼睛望着李小泉，最後只說一句：

「不是你放的，你哭什麼？你再哭還要挨打的呀！」

「你憑什什什什麼打打打人呀？」李小泉說着，跳起來，本來揉眼皮的巴掌也落下來不揉了，也不哭了，只怒瞪出兩隻淚眼表示反抗，不受他哥哥的欺壓。

銀存見兩個人要打架，趕快拉着李小波往回踏走去，並且勸了李小泉一句快點找張春山去罷，說着便和李小波走遠了，背影消失在翻動的麥叢中。

這裏只剩下結巴嘴李小泉，因受了委屈，又揉着眼皮哭起來。哭了一會，聽見背後麥叢中嗚嗚作響，回頭看時，是禿子金存走來。問李小泉爲什麼哭？李小泉結巴着嘴把原因講給他聽，金存聽了

，便笑着說：

「不要緊的，罵幾句怕什麼？又沒打你，疼。罵又罵不疼。走吧，跟我到前面河邊浴上吧，那邊有船過來了，看看那船上有沒有漢奸。……」

癩痢頭金存說着，拉起了李小泉的手，便一賭往釜水河兒上走去了。

這挖溝掘壕的事，一直繼續了一個多月，麥子都黃熟了，在這期間，不用說，游擊隊們的工作，每日都是分散在曠野去監工，放哨，預防敵人過來襲擊，自然也有些偷懶的，趁着分散無人管，便偷偷坐了小帆船，回青山港去，找間安靜的草屋睡大覺。周七這漢子也總在這期間得了機會與那銀存小媳婦會面，談話，兩個人已經變得熟拘無束，十分熟習了，那小媳婦說：

「你們男人家，嘴頭兒上光會說甜的，不知你們心眼兒裏是黑是白。這事若被那王八羔子和那王八爺知道了，你自是沒開眼，我可就苦了。」說着，她那眼圈兒便紅起來，黑眼珠包滿了淚水，抽泣着了。

周七看她這樣子，知道她是要求他什麼，便趕緊安慰她道：

「我姓周的可不是像別的男人們，口甜心苦。我真個看上了你，才這麼對你好，這事真個被你鑽存成是那老頭知道了，有我姓周的一日，決不讓你吃苦頭，我情願把我這心肝掏給你，到底我是真是假，你不信，我就真挖了。」周七說着，當真從小媳婦做針線的小篋裏拿了一把鋼剪來，要挖

自己的胸口。小媳婦忙攔住了，拭着淚說：

「你真挖了心，我也不活了。」

周七才把鋼剪放回小篋籠裏去。

那小媳婦還是哭着，低着頭說：

「女人生來是受罪的，不能像男人那麼隨便。如今你看上我好，我是因為年輕呀，等我年紀一大頭髮白了，變成老婆子，你說不定要把我丟下墓坑去哩。」

「唉，」周七嘆一口氣說：「銀嫂子，你再說這傷心話，我當真要把胸口了。」說着，周七又把鋼剪拿在手裏，對準他自己的胸口。

小媳婦奪過鋼剪來說：「我的話怎麼傷心？不是真的麼？你還不是全圖我年輕麼？」

周七說：「我既給你發了誓，就願給你結白髮姻緣，就是你變成老婆子。白了頭髮，那時我也變成白髮老頭子麼？我怎麼能把丟下墓坑呢！……」

這話說的那小媳婦噙一脣笑了，抬起了頭望着周七，看他的面龐兒光溜溜的，沒一顆麻子，兩個大眼睛，又圓又亮，高鼻子濃眉的，越看越中意，不由得投進他的懷裏去，把她的小白臉用力往周七臉上磨起來。最後她又嘆一口氣說：

「從我離開家到他們趙家門戶來，家裏爹娘沒有一點消息。我最想我的親娘呀。」

「想親娘，只有等把日本鬼子趕走了，回家去看。」

「那時候，回家去看，不知家裏房子變成了灰沒有？老爹老娘們的骨頭變成了土沒有？」說着，她又嘆出一口長氣，傷起心來了。

「銀嫂子，你別傷心，日本鬼子打出去不是難事，只要我們百姓們都齊起心來，就行了。你爹娘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日本鬼子不會傷害的。」

「到那時，若真的給你好起來，我爹娘也不依呀！這可怎麼辦？」小媳婦又繃起眉頭說。

「哎呀，你心想的太遠了，又怕公公丈夫，又怕家裏爹娘的，這麼一來，你是對我沒意思了，你是哄騙我了。」周七也故意說起反面話來，試探小媳婦的心。

小媳婦一聽得這話，眼圈兒又紅起來，眼淚立刻溼透了眼眶子，禁不住一顆一顆往下滾，哽咽着說：

「人家身子都給了你，你還說人家哄騙你呢。你却不知道人家心裏多少頭緒呀。爲了你，我天天背地裏哭，看見那黑麻子氣就填滿了胸，你還叫我怎麼辦呀！你一時又不想法兒把我帶出遠遠的去，天天還守在這裏，以後我真個不知怎麼結局呀。」

說着，她又是哭，用條粉紅手帕子拭着眼淚。

這時，周七忽然低聲說：「外面有人說話，我走了。」

銀存小媳婦也被嚇得不哭了，拭乾了淚，抬頭已不見周七的影子了。

一會，便聽見有人談着話進進來，走到門外面，便用手節噹噹的敲着門板子，叫着：

「趙三爺，趙三爺……」

銀存小媳婦走出來，看見是兩個跨了短槍的人，那兩個人一看見小媳婦，便問趙三爺在家沒有，王大爺喚他去呢。小媳婦說不在家，沒有回來呢。那兩個人才走了。小媳婦一個人孤單的回到房來，坐在炕上低着頭，暗暗流着淚眼做針線。

他們住的是百姓家一個荒涼的破院，院子的圍牆大部都倒塌了，兩間破土房，出門便望見山頭，山谷，陰蒼的樹林和野草。這土房的四週也有些榆柳樹遮着，但是從大路上過人，從這破土房的窗格眼裏就可望得很清楚。小媳婦便時常把眼睛送到窗格眼裏向外望，看看那漢子周七可走了沒有，是不是還背着人在外面柳樹底下繞圈子。……望了半日，也沒望見周七的影子，却忽然看見他那討厭的黑麻子丈夫銀存，從那柳樹下越過圍牆的缺口進來了，一走進這院子，便震着破喉嚨似地叫着：

「剛才我怎麼看見兩個跨短槍的男漢子，從這院裏走出去？他們來幹什麼的？」

小媳婦在房裏聽他這話，問得怪氣人的，便低下頭去又做針線，裝做沒聽見。銀存見土房中沒人，有些生氣，一脚把房門踹開，只聽那房門嗚嗚一聲，震得屋樑的灰塵也剝剝往下落，這倒嚇了小媳婦一跳，看見銀存氣熊熊的走進來，綳緊黑臉，繃着眉，怒目注視着坐在炕上做針線的小媳婦。

，吼道：

「你是獅子麼？怎麼沒聽見我的話？我問你哩，剛才那兩個漢子進來幹什麼的？」

小媳婦望了一下銀存，又低下頭去說：

「他們是來找爹的呀。」

「他們是做什麼的，找爹幹什麼？」

「他們說是王大爺找，叫他們來的。」

銀存這才明白是王大爺派來的人，他們明知道趙三爺出去監工，爲什麼還跑進人家房子裏來找，說不定他們這漢子有什麼私心，裝做找趙三爺，進人家房子來亂撞。銀存想着，不禁生氣了，臉上的麻子有些發紫，又問小媳婦道：

「他們進門裏來沒有？」

小媳婦說：「沒有，只敲敲門，問了問，我告訴他們說不在屋裏，他們就走了。」

銀存忽發現小媳婦的眼睛紅紅的，淚水還沒乾，便又問她：

「好好兒的，怎麼又哭起來？誰又委屈了你？」

小媳婦把遮在白額上的頭髮簾兒掠一下，說：

「一時想起了我親娘，就落了一陣子淚，誰也沒有委屈我，你放心。」

「想我娘，也沒有法子，只有等着把日本人打出去，才能看見。」

小媳婦沒聲，既着頭只是做針線。

銀花見她不高興，自己心裏也難受起來，立刻就神經質的想到是因為他臉上有麻斑，臉孔生得醜，才惹得她悶是不願與他談句話，低着頭不望他一下兒，他深深對着空中真出一口氣，也沈默着不說話了。但是這怎麼忍耐得住呢？又回過頭去望着他的小媳婦，看她在替他納襪底子，便說：

「以後天熱了，納襪底子做什麼，又穿不着，不如給我做件汗衫兒。」

小媳婦瞪了瞪眼睛，又低下頭鼓着嘴說：

「做汗衫兒可得有布呀，天巧的媳婦也做不出沒布的衣裳哪！」說着，又鼓起小嘴唇來。

銀存見句句話總是碰釘子，若真發作起來，把她打一頓，在這兵慌馬亂逃難的時節，又沒別人安慰，也怪可憐的。他自己便只好忍了這口氣，回身走出去散散心，剛提起脚走了兩步，只聽外面有兩步聲走來，拉開門看，正是他爹爹那老頭子，嘴唇上那幾根弱鬚被氣得抖着，臉子拉得很长，骨頭和筋都暴露出來，銀存說剛才兩個騎短槍的來找他，是王火爺找他有事，可找到他沒有？他大聲說道：

「叫個找我的，派那誰誰的人各處尋，像拿犯人似的，還有找不到的？」

「他找像有什麼事尋？」

三老頭額上的青筋跳着，提了提褲筒坐在堂屋一張板凳上，出了一口長氣說：

「那裏還有什麼好事商量？那老混頭一心一意要當司令，他要我給他墊腳，做他下面的什麼隊長，當他的奴才，他又買通了縣長，縣長也勸我說，有了這司令的名目，以後還要加多人和槍枝呢，並且還有餉領。我問餉從那兒來，那縣長說上頭發，縱然上頭不發，從地面上統籌。……」說到這裏，三老頭喉頭哽了一下，便咳嗽起來，吐出一口痰。

「有餉發，那不是很好麼？」銀存說。

「有餉發好什麼？餉還不是老百姓的血麼？橫豎咱們又不是來當兵，當隊長的，……咱們是來保家鄉的，要餉幹什麼！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咱們不想做官，還是回家爲民的。我給那縣長和王大爺說，真正打敵人，收買家鄉，並不在乎司令不司令，只要我們深入百姓羣裏去，也耕田種地，收割穀糧，日本鬼子過來給他打，串了就種地，這……着又有飯吃的，又可打敵人。若當起司令來，坐在那裏等着發餉，沒有餉又要從地面上抽，那不行……還打什麼游擊，保什麼家鄉呢？……」說着，他那幾根黃鬍鬚又抽起來。

銀存怕挨罵，不敢再說什麼了。

這時，癩痢頭金存跑回來，一跳潰破院子，便叫着：

「爹，王大爺叫你去哩，聽說是商議剿麥子的事，日本人要過來搶麥子，我們這商議怎麼辦呢。」



這三老頭站起來，點起旱煙袋吸着，走出塌倒的院牆，奔向大路去了。

這寂寞的土房子裏，剩下銀存夫妻和金存三個人，銀存問金存道：

「爹爹又給王大爺吵了嘴，你可知道？」

金存那扁形的寬醜臉一橫，裂着嘴辱說：

「我怎麼不知道？他們商議事情，我也在旁邊呢。」

「王大爺的司令什麼時候當呀？」

「因為爹爹不同意，還有好些伙子們也反對王大爺這辦法，都對爹爹好，他們都說，王大爺若當司令，他們不幹了，叫他一個人當司令。這麼一來，王大爺的司令就當不成了。」說着，金存瞪出兩眼，大隻眼吐了一下舌頭，却裂着厚嘴唇笑了。

「王大爺當了司令，又有餉發，不挺好麼？爲什麼大家都不樂意呢？」銀存又偏過頭來問。

金存又笑了，說道：「哥哥，你還不知道王大爺是想用我們這些人當他的奴才麼！等他當了司令，升了大官，還發我們麼？我們現在這支游擊隊，在外面很有聲譽，王大爺就用這一點想升官。其實這幾次打敵人，還不是我們出的力麼？他王大爺打下過一根日本毛麼？……」

這句話却使低頭坐在炕沿兒納襪底子的銀存嫂嗤一聲笑了，她抬起頭來也斜着眼對視了金存半天。

一下，笑着說：

「金兒，你說的很對，若是他真的當了司令，比縣長還大，等我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家，他還是那一帶村子的霸王了，我們還不受他一輩子欺侮麼？就是不叫他當司令！」她說着，把穿着線兒的鋼針帶上頭髮去纏髻，又低下頭納襪底。

銀存聽得她這話，知道是有意與他做對，心頭不免有些火氣冒上來，用眼睛瞪瞪他媳婦，說：「女人家，少管閑事，還有你什麼插嘴的！」

小媳婦只聽着不做聲，仍低着頭用鋼針穿着襪底，嘴角却歪着，露出輕蔑的表情，只聽得她吃吃拉着穿過襪底的雙股子線兒，一會，又舉起針往頭髮裏纏髻，……銀存遠在一旁瞪大眼睛瞪着她。

龍騰子癩痢金存，裂着嘴又笑了。

## 一四

氣候逐漸變暖起來，太陽整日蒸曬着曠野，山岳，河流，已把那麥子晒得透黃，麥粒沉甸甸的，有的存在地下了。

連黃山隴，一直到鐵路附近，這一帶大平原的溝壕也已掘好，橫豎曲折，遍地都是深渠，像大地的脈網一般，溝渠隊長伙子們便貫穿在這溝渠中，只聽得有人哼唱，却望不見人影子。這一帶的村子

裏，居民們有些逃走了，有些雖然沒有全都逃走，剩下的也是殘廢衰老，沒有什麼用的人，壯年人更少了。所以這一帶的麥子雖已熟透，却還沒人收割。游擊隊裏頭目們商議的結果，全體裝做農民，同當地的百姓們去割麥，又請縣長設法弄來幾十輛大牛車，麥子割下來，就用牛車往葉子山運，還有幾十隻劉子從水陽幫着往上划。游擊隊裏的伙子們，每個人都帶了炸彈，槍枝，若遇到敵人就給他們對打一會，還不到，就割麥子。……

什麼都準備妥當了，伙子們有的帶了長槍，有的帶了短槍，有的腰間揣了炸彈，……同着那幾十輛大牛車，和幾十隻釜水中的劉子出山了。周七裝做肚子疼，懶懶的在後面遲延着，說好了就趕上去的，等大家都走過後，他又偷偷溜到銀嫂子這裏來說：

「我又出去打鬼子了，這一次是割麥子，日本鬼子若過來就打日本鬼子，這一出去，又不知多少日子呢，不管是死是活，你都別難受，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你就好去看你親娘去了。」

小媳婦一聽得這話，眼睛中不禁又濕了，說：

「你若當真被日本人打死了，我也就上火燒了。」

周七却笑了，說：

「當真的麼，銀嫂子，你還會放槍麼？」

銀嫂子也笑了，說：

「我不會放槍，針也可以扎死鬼子的。」

周七又笑起來，他從來沒聽銀嫂子說過這般有趣的話，覺得一根針怎麼會扎死日本鬼子呢，笑的更狠了。

小媳婦見他不信。就說給他一個鋼針扎死人的故事，她說：以前有個女兒，她的情人惡毒人害死了，她就對那害死她情人的人懷了復仇的心。有一日，那仇人來和她求愛，她也表示給他好，仇人要求同她睡覺，她也不拒絕，正當那仇人把衣服脫光時，她從頭髮裏拔出一根長針來，對着仇人的心窩猛一刺，那根鋼針一下就刺入了心窩，把他的心肝刺中，那仇人只哎喲幾聲，就死了。

周七聽得這個故事，不禁又笑起來，對着小媳婦的臉親了親，便高高興興的說：

「好，我要是死了，你替我報仇，我的魂靈就夜夜給你討夢。」

說着，又笑了笑，便走出小媳婦的房門，也出山去了。

釜水從黃山關流出來，因曾落了幾次春雨，河水漲了，河水是混混沌沌的，呈着黃褐色，在曠野中伸展着身子，像條活蛇一般流動着。……

幾十輛大牛車，分散在那段深渠中，幾十隻木划子停棹在河岸各處，當周七坐着一隻小划子順着河水的急流，由青山港一直瀉出黃山關口大平原裏時，上了岸。已望見黃浪浪的麥田中散遍割麥子的人了。周七一面揹着老步槍走上來，一面唱着那歌打柴：

一朝天子一朝臣，

聽我表表孝母的人；

山東有個肥城縣，

離城十里郭家村，

姓郭名舉張氏母，

此人三十打二春。

.....

周七明到這裏，忽望見前面一片黃浪麥田中跳起一個人對他打招呼。並且問道：

「周七，肚子好了沒有？」

周七仔細看時，原是李小跛那跛子腿，嘴裏露出來的一排黃暴牙，蓬蓬閃光，眼睛笑得只露兩條

細線兒。

周七答應着肚子好了，問李小跛和誰在那裏？李小跛回答說只他一個人，同着幾個百姓割麥子。

周七問那幾伙子們往那兒去了？李小跛說：

「他們都上籠頭就消去了。我因腿脚不好，所以留在這裏同幾位老鄉割麥子。」

周七走近時，只見籠頭裏割下的成捆成捆的麥子，堆在地頭，三四個老鄉還在彎着腰，持了月牙斧鏟刀割，一個老鄉往深處中一輛大牛車上裝麥捆，牛車裝滿，便有人趕着往葉子山裏拖去了，另外便又過來一輛大牛車停在深處中又裝，人手雖少，工作却極緊張。

周七問李小鼓：「伙子們往那裏去了！可怎麼去找他們呀？」

李小鼓笑着說：「你顧着溝沿兒往前走，過了那幾起子割麥的人，再往前走，就看見他們了。」

周七聽了，顧了溝沿兒往前走，又繼續唱起那郭舉打柴的曲子來：

郭舉上山把柴打，

老娘病在炕頭上，

郭舉打柴回家轉嚙，

老娘想吃熱燒餅，

一面唱着，一面走着，他那高大的背影便漸漸消失在遠處麥田中了。

割麥子的人們，分了七八趟，只望見每一起的人都跟緊着，牛車在深桑中來來往往，河水中的木船，也滿載着黃綠綠的麥穗子逆着河水往上划。

趙三老頭引着他那伙子們四處放哨，在距離鐵路土壕子很近的每個村子裏，都佈了滿絡網，一有動靜，就趕快往這裏飛傳。好叫牛車船隻和沒帶槍的農子們先在山裏逃。

周七唱着曲子，快走近趙三老頭他們放哨的那幫人時，知道已進入危險地區，便不敢再唱了。在一個破土堡子裏，早有一個人出來給他打招呼，周七看出是張春山那破皮臉。周七走到那裏，張春山說：

「仆下，仆下，剛才有一隊日本騎兵過去。」

周七仆下身子，問張春山：

「趙三爺他們在那裏呀？」

「就在前面那棵老柳樹下頭。那裏有銀存，金存，他們父子們都在那裏。」張春山答。

周七抬頭望望前面那棵老柳樹，又仆下說：

「這裏還有別人沒有？」

「有，這四處都是咱的人。」

一陣風吹來，四處乾透的麥發出噹噹嘩嘩的聲音。接着又寂寞下來，只有幾隻鴿子咕咕飛過去，落在遠處的荒地裏。天空無一絲雲影，太陽蒸晒得大地龜裂開縫子，沉靜，荒涼，恐怖，……

一會，那棵老柳樹下面忽然騰起胆小的銀存來，朝看張春山周七他們兩個人這裏跑來，被嚇得面無血色，混身抖着，跑到這裏，趕快又仆下身子小聲說：

「又過來了，怎麼辦呢？快去這個訊兒叫牛車們往山裏趕吧！」

「趙三爺呢？」張春山問。

「他才是個大胆鬼，騎兵過來了，他還不叫跑，不叫慌張呢。那怎麼行呀？若是真被他們看見，那還不把我們都打死麼？」

周七見他胆子都嚇攤了，若再待下去日本騎兵過來圍了火，他恐怕走不動了，便小聲說：

「你先回去吧，好告訴他們早點準備。」

銀存臉上的黑麻斑立刻露出感激周七的顏色。爬起身子剛要走時，却聽得像湯鍋中炸包穀花似的噹一聲，銀存立刻跌倒了，張春山驚慌起來，小聲叫道：

「哎呀，了不得，銀存中了子彈。」

周七也嚇一跳，回身看時，只見銀存的胸脯露出個茶杯口般大小的血洞，喃喃往外冒出血。周七俯首着抬頭看時，前面大路上跑來一隊黑鬍鬚的騎兵，像飛起一般向這裏跑。張春山看見銀存死了



，又發現前面這麼許多騎兵，沒了主意，便哭起來。周七推他一下，叫他不要哭，便把老步槍伸出去，扭在一處隆起的水溝埂上，瞄準便發的一響，只見那整齊的隊列中有一匹馬蹶起來，騎馬的人倒下，隊形立刻散亂了。接着便是一排輕騎衝過來，那棵老柳樹下和四處隱伏的伙子們一也都嘩嘩的打起來。

剛才哭起來的張春山，聽見了槍聲，知道事已如此，死就死吧，現在逃也沒法逃了，也止了哭，把老步槍伸出去，瞄着前面亂跳亂跳的馬匹們射擊，因為爆火點是從周七這裏發起的，敵人早已注意了這裏的目標，一些子彈如雨般掃過來，把這一帶鄰近的麥子都掃得掃起身子，嘩嘩的冒起煙，大地立刻被燒的恐怖壓下來，四處的槍聲混亂到萬分。張春山見敵人的子彈都密集到這裏來，心裏更有些害怕，低聲對周七說：

『快換個地方吧，敵人發現我們了。』

周七是個大胆牛，搖搖頭說：『在亂槍裏移動地方，最容易中流彈，還是不在這裏別動吧。』但是四週的子彈裏聽得令人恐怖，張春山的耳朵怎麼經得起那些聲音的威脅呢？他見周七不動，自己也就不敢移動，不由得在混雜的槍聲中又哭起來。他聽得四週的子彈落來更密，更響，他緊仆在地，恨不得把身子貼進地皮裏面去。連頭也不敢抬起一下了。只是喊着：

『周七，快移動，這裏可真待不的了！』

他見周七總不應，便抬頭一看，只見周七的頭顱已碎了，大概是中了爆炸彈，腦漿迸裂了一地。張春山坡嚇得更慌了，後面一個死人銀存，前面一個死人周七，他兩個都死了，只剩他一個人，頭上的子彈還似落雨一般稠密的哀號，那棵大柳樹下趙三並他們又同他失了連繫，這怎麼不使張春山更害怕呢？他不顧一切的向着後面上溝子裏衝過去，好不容易跑到那溝渠，也不管那溝深淺，一下就跳下去，順着溝拚命的往回飛跑。……

這裏割麥子的老百姓與伙子們，一聽得遠處密集的槍聲傳來，都知道有了敵人，早已收起了鋤刀。隱伏進溝裏，向着葉子山逃了。那成行結隊的大牛車們，與釜水中的幾十隻木划子，不用說也都加足了馬力，向着山裏趕，向着山中划，一直鬧到暮色愈茫，一彎明月掛在牛空了，平原裏的槍聲才逐漸停息，車輛划子，人，也都平安的進了山。

趙三老頭和金存禿子，同着另外幾個伙子們，也都進了葉子山，到了香山港附近，他們駐紮的小村子裏集合，點點人數，缺了周七，銀存，張春山和另外幾個伙子。……

一會，有人來報說，張春山回來了。趙三老頭忙迎上去，只見黑漆漆的滿個人影子，張春山同着另外幾個伙子回來了，在月色下看見張春山微跛着一隻腳，顯出十分疲乏的樣子。他一走近大草架，便又哭了，叫着：

「完了，完了，銀存和周七都被打死了，我也差點兒沒有被要了命。嗚嗚，嗚嗚，……」

張泰山說着，哭得像孩子一般，用手背揉起眼皮來。大家一得到銀存與周七的消息，每個人的腦子裏都蒙上一層暗雲，趙三老頭雖然還沒弄清楚這兩個人是怎麼死的，但看着那副悲傷的樣子，銀存和周七死是一定的了。他的眼皮裏也禁不住在黑暗中滾下幾顆淚珠。最後明明他們的兩個人的死經過，趙三老頭的眼皮中熱辣的湧出更多的眼淚來。

像一隻泥菩薩般盤腿坐在土房子裏炕頭上的銀存小媳婦，備着針線，嘴裏不住的默禱念佛，靜候着殺敵人得勝的消息回來，她好回家去看她的親娘。誰知金存弄子氣喘喘的跑回來，報告她一件惡劣的消息呢？金存把銀存和周七死的消息告訴了她，她簡直不相信這是真事，像做夢一般，起初並不哀傷，彷彿這件事是玩戲。他清清楚楚記得周七和她告別時，那一段談到死的事，和他對周七講的那個鋼針復仇的故事，這些事本是開玩笑的，怎麼就會真被敵人打死呢？

一會，趙三老頭也回來了，坐在堂屋裏沉思着，臉更顯得枯瘦無血色，看他的眼睛也是哭過的，一盞淡弱的糊油燈，充滿着憂鬱，悲涼，暗淡的氣氛。從這許多情景中，銀存小媳婦證實周七和銀存確實死了時，她自然又是一陣悲痛，哽哽啞啞直扑在炕頭上哭了一通宵。……第二天，還爬在炕頭上不停的哭。……

小媳婦素日雖與銀存的情感不好，聽得銀存死的消息，心裏也不免難受，但她主要的還是爲周七痛哭，把兩個眼睛哭得似桃子一般紅腫。趙三老頭和金存，還以爲她爲銀存的死痛哭，過來安慰着。

「不要哭吧，死了就算了，哭也沒有法子挽回的，把你的身子哭病了更不好了。」趙三老頭說。  
「嫂嫂，你別哭啦，死的不是他一個呀，還有周七，還有別的人，我們人死的雖不少，日本人死的更多呀。」金存亮子說。

小媳婦忽然用粉紅手帕子拭乾了淚，睜着那兩個桃紅眼睛說：

「爹爹，他們死了，我可以上火線嗎？」小媳婦說着這句話，便想起那劍針復仇的故事來，便又用手帕子揀着眼睛哭起來。

趙三老頭聽得小媳婦問他這句話，覺得她問得有意思，便用手抹着上嘴脣那幾根黃鬍鬚說：

「女人家，又走不動路，槍也不會放，怎麼能上火線？」

小媳婦又把擦眼睛的粉紅手帕落下來，望着趙三老頭說：

「爹爹，我不信我們女人家就不能上火線？他們死了，我又不能回家去看爹娘，我怎麼能守住這空房呢？不如也上去給敵人拚個死活算啦。」說着，她又把那鋼針復仇的故事，講了一遍給趙三老頭聽。

趙三老頭點了點頭，望着那有幾根黑鬍鬚才的嘴笑着說：

「好，我們都去上火線。……」

金存亮死後，小媳婦再也做不下那針線活去，心裏像個亂雞窩，無頭無緒的整日翻轉。

麥子割收以後，都用大牛車和木架子運過燕子山裏來，曠野被收得光禿，一望便可望到很遠去。遠遠那上端裡的大車通過時，在黃山崗外面，也隱約可以聽得「噠」的聲音。

游擊隊裏的伙子們，爲了籌備糧食與燃料，每日除了撿打麥穗子，就是伐木柴，趙三老頭天天沉默着，同他兒子金存從深山裏伐大木拖回來，連飯也都忘了吃，每當吃飯時，往往缺了趙三老頭和金存禿子。王大爺雖然有些討厭他，但看見他這般勤苦。心中也受感動，便到森林裏問他：

「趙三，你怎麼連飯都不吃了？」

趙三老頭回頭看見是王大爺，便說：

「我那些伙子們，能幹的一個一個都打敵人死了，我們把敵人打不出去，還有什麼臉兒吃飯呢？光知道吃飯，不知道打鬼子的人，怎麼對住那些死的伙子們呀！」

王大爺聽了他的話，雖覺得有些酸溜溜的滋味兒，但心裏受他這話的感動，異常難過。

這裏，銀存的小媳婦，整日整夜思慮着用鋼針復仇的事，怎麼才得實現？這個問題天天焦着她的心，那潔白光潤的臉子削瘦了，烏黑的眼睛也陷落了，頭髮脫落得稀疎黃弱，儼如生了一場大病。她常常問金存叔子說：

「火線離這有多少遠？什麼地方有日本人？走那條道兒？」

金存也不在意的和她談，把她問的話仔細回答了。天天圍着嫂嫂談話解悶，免除她傷心。——

日子過得很快，落了幾場雨，葉子山外面大平原中的高粱，金穀，豆子，一切植物，很快的又長得遍遍騰騰了。

這一日，金存禿子和張春山屈着另外幾個伙子，出去破壞鐵路，沿着那釜河沙套一直走到鐵道，爬上鐵軌，便把炸藥塞進鐵軌縫兒去。遠處又隔幾百步，裝了炸彈，幾個伙子便都跑出來，隱藏在高粱和金穀叢中。一會，聽得火車過來，先是觸犯了炸彈，轟轟響響，接着那炸藥也響了，只崩得鐵軌和火車皮滿天空飛，那火車頭錯下鐵軌，鑽進地裏去，後面載着一車日本兵，翻在地下，大部都撞死了。一陣濃煙騰起空中，似烏雲一般漂浮着，這爆炸的聲音比雷還響，把附近的村子都驚動了。

幾個伙子聽得響聲，又爬着土擋子看見火車翻在地下，都跑回葉子山裏來，告訴後面伙子們勝利的消息。金存禿子也回來告訴嫂嫂，誰知一跳進房裏却不見嫂嫂坐在炕上，房裏空空的，嫂嫂的針線籠兒仍擺在炕上。他想，嫂嫂或許是出去小解了。等了一會，仍不見嫂嫂回來，心裏便起了疑惑，走出房來各處尋遍了，也尋不見嫂嫂的影子。金存以前從來沒見嫂嫂出去過這麼大時候，今天怎麼這半日不回來，到那裏去了？跑去找爹爹問，趙三老頭也說不知道，也奇怪起來，到處尋問不見，這時，伙子羣中有一個跑過來說，他曾看見一個小媳婦，手裏挾了一個小紅包袱，向着出山的方向走去了。

接着李小泉那結巴嘴也瞪圓兩個小眼睛跑過來說：

「我我我我我……我在路上看看看看……看見她，挾着一二二二一個小紅紅紅包袱，三不不不不

「……不知道上上上……！上那裏去啦。……！」

「是在那條路上走的？」趙三老頭問。

「是是是是大路上走走走！……走。」

李小跋也拐着一條短腿，一歪一斜跑過來，聽了這消息，說大家出去「找找吧」。

大家分頭出去，找了半日，也沒找到。趙三老頭想到這媳婦對他講的那個鑲針報仇的故事，又想到她說要上火線去殺敵人的話，心中便明白了一大半。想她出去，一定是替銀存復仇去了。其餘的漢子們沒一個人知道底細，都覺得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其實連趙三老頭的想法也錯了，他也不知道那小媳婦心中之謎，她的出走，是爲了周七的。……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渝）

東方英文藝叢書之七

地 曆

版 不  
編 准  
所 翻  
有 印

實 價 元

著 者 田

編 輯 者 葉 家

田 仲 濟

出 版 者 王 曉 齋

發 行 所 東 方 書 社

重慶：七星崗金湯街十二號

成都：祠堂街十七號

印 刷 者 東 方 印 刷 所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字第一〇八三號